《心燈録》

道德网站制作

www.daode.org

目　　录

《心灯录》.....1

序.....20

《心灯录》卷一.....24

佛与众生同一心灯.....25

人人有此我.....33

惟有一我.....37

临济独承拈花之旨.....41

十法界内只有一我.....44

千经万论只明此我.....55

万法皆妄　此我为真.....65

世尊出世　唯为此我.....71

习气销尽　此我独存.....79

诸法之幻　唯我为真.....83

觉悟此我名曰佛.....92
如如不动　坐享家园.....96
见性即见此我.....103
此我是诸佛之母.....110
不二法门即是此我.....117
此我入火不焚、入水不溺.....123
谁教你拖这死尸来.....126
灵山拈花　直示此我.....130
千七百则公案与拈花无别.....137
说法四十九年只为拈花一旨.....144
善知识开示贵正面说透.....156
七佛出世直明此我.....160
此我实相无相.....173
拈花一脉皆是全提.....181
当下之念乃是正念.....186

此我是万善之总名.....194
一呼一诺径登祖位.....200
法身即此我.....205
此我昭昭灵灵如日月.....207
入此法门　端从成佛.....217
此我能超能堕.....226
无事便是.....230
《心灯录》卷二.....233
无生无灭　乃为此我.....234
如痴如钝　疾证菩提.....238
此我非浅非深.....242
此我明明白白.....245
悟后冷坐乃习此我.....247
不用求真　惟要息见.....250
此我无见无相无识.....253

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即是此我.....257
此我本是三身.....265
斯道非浅非深.....267
此我无对待.....271
此我纵横自由.....273
十法界皆此我神通所造.....279
此我当下便见.....282
此我不著相不落空.....288
报化皆幻相　唯我是真佛.....298
良马见鞭影面行.....307
世尊紫磨金身乃此我建立化门.....311
参语句贵在当下超入如来境地.....318
如来禅、祖师禅无非明此我.....325
参禅最易入道.....330
金刚般若外绝纤尘.....336

破戒比丘不入地狱.....340
此我大如太虚.....342
不汝还者　非汝而谁.....348
一纸之隔.....353
此我先天地　无形本寂寥.....358
切忌向外求法.....363
但向己求　莫向他觅.....369
智者只明无学地.....373
吾有一躯佛　世人皆不识.....376
诸佛法印　匪从人得.....379
本来无一物.....386
识自本心　见自本性.....390
自心是佛　更莫狐疑.....399
此我乃心　性命之总持.....402
此我乃天地间一活宝.....405

即我即佛.....411
道不用修　但莫污染.....417
道在日用.....422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429
此我具神变　鬼神觑不见.....433
三唤三应公案.....440
此我乃天下第一义.....443
佛是无见无闻无觉无知之此我.....447
生死事大　无常迅速.....451
无相之我乃佛祖相传之正法.....454
《心灯录》卷三.....458
不明此我无所谓机用.....459
即此用　离此用.....463
大冶精金　应无变色.....468
直须悄然.....475

此我独存　非因所置.....479
黄金为世界　白银为壁落.....492
不会如金　会者如矢.....496
佛与众生同一天真佛.....502
此我本无名.....506
识得此我　纵横自在.....508
本自圆满　不假修证.....514
当下知有　便是主人翁.....520
开口便错　举念即乖.....523
不为鬼神觑见，乃此我本位.....526
参言句只可以度上智上上智人.....529
天地内外只有此我.....533
只要明此我　便是菩萨行.....536
一味禅.....538
从生至死　只是此我.....543

识取自家宝藏.....547
一回入草去　蓦鼻拽将来.....550
莫妄想.....552
惟此一事实　余二则非真.....555
道在目前.....560
泥牛入海.....563
日用事无别　惟吾自偶偕.....568
护生须用杀　杀尽始安居.....575
铁船水上浮.....579
饥来吃饭困来睡.....584
皮肤脱落尽　惟有一真实.....590
石上栽花.....594
高高山顶立　深深海底行.....597
自心是佛　不属渐次.....601
为像安名.....605

骑牛觅牛.....609
平常心是道.....613
庭前柏树子.....616
狗子佛性.....625
佛之一之　我不喜闻.....630
青州布衫.....634
金针在我.....641
一口针　三尽线.....645
百尽竿头须进步　十方世界现全身.....650
学道之人不识真　只为从来认识神.....653
东家用驴　丁家作马.....659
子湖狗.....662
画蛇添足.....664
一翳在眼　空华乱坠.....667
无心是道.....670

千里知音.....677
沩山水牯牛.....680
法身无相　法眼无瑕.....683
大事未明　如丧考妣.....688
《心灯录》卷四.....691
月似弯弓　少雨多风.....692
大千坏　此我也坏.....695
从缘悟达　永无退失.....698
放不下　担取去.....701
天龙一指禅.....705
识得此我　立处皆真.....708
但得本　不愁末.....712
我有一机 瞬目视伊.....716
佛法无多子.....722
临济儿孙满天下.....726

我本无相　所以独尊.....735
惟此直指　单提正印.....739
见自本心　识自本性.....747
向外所求皆是文字名相.....752
无位真人.....758
一念缘起无生　超出三乘权学.....763
识取弄影的人.....769
婆心高过须弥山.....772
一无所求便是放身命秘密处.....775
不贵诸佛　不轻众生.....782
心心不异　念念不忘.....786
六道神光.....788
异类中行履.....790
方便即是多事.....797
悬崖撒手　自肯承当.....802

念念不忘此我.....807
无事便是佛.....811
学道大病在一执字.....817
三玄三要.....819
但看棚头弄傀儡　抽牵全藉里头人.....827
一喝通五教.....835
识得便休.....838
明得三玄九要　堪为佛祖之师.....844
妙解岂容无著问　沤和争岁截流机.....850
三要印开朱点窄　未容拟议主宾分.....856
悟此玄要　成佛有期.....870
出门便是草.....874
我实无一法与人.....878
骂佛祖　度众生.....888
洞山五位君臣.....892

认奴作郎.....904
学者恒沙无一悟　过在寻他舌头路.....909
《心灯录》卷五.....912
凡圣两忘　情尽体露.....913
一裘才挂体　万法悉皆如.....917
真有生天地万物.....927
德山托钵公案.....930
呵骂露此我.....934
饥来吃草　渴来饮水.....937
显己则生　显照则死.....939
禾山解打鼓.....944
主人公惺惺著.....948
无眼无见才是正法眼.....953
麻三斤.....957
仍旧去.....960

佛法本来无事.....964
斯道贵直指为第一.....968
牙齿一具骨　耳朵两片皮.....971
泥牛水上行.....974
自心悟即佛成.....979
教外别传.....983
只这个.....989
佛果语录.....991
含元殿里问长安.....1000
斯道只要识得此我.....1009
此我本是佛祖之师.....1016
斯道要绝学无为.....1023
十法界皆是此我变相.....1027
能观自在即是菩萨.....1029
木人见花鸟.....1031

障碍即是究竟.....1034
端坐成佛.....1037
本地风光.....1040
用心不是求道.....1043
佛国净土乃一大梦幻戏场.....1046
为善者日近于道.....1048
活句与死句.....1052
心死性活.....1056
参禅要参活句.....1059
逢缘荐得相应疾.....1064
不说明好.....1070
真如不守自性.....1073
何谓大法.....1078
明得此我　便为尊贵.....1080
识取自家威音王.....1082

《心灯录》卷六.....1086
佛法无你用力处.....1087
此我有昏聩时吗.....1089
本地光明不昧.....1092
佛与众生皆是梦幻.....1095
无情说法与有情说法.....1097
孤明乃佛祖秘密要诀.....1105
此我乃明明白白一上道理.....1112
此我非我相.....1120
知解门开　悟门闭塞.....1127
静坐观心.....1130
佛与众生同在本性真如中.....1132
真我无事.....1135
执禅定之病.....1140
印空印水印泥三印.....1143

六祖不重禅定.....1149
凡情圣解一切皆空.....1153
凡情易遣　圣解难移.....1157
此我非阿陀那识.....1162
有心便是凡　无心便是佛.....1166
修行之要：绝学无为.....1170
不埋没此我乃为佛祖.....1173
心外有法是外道.....1181
修有为皆是埋没此我.....1184
三教不同源.....1187
先佛遗训.....1189
担板汉.....1195
拟心求佛好羞惭.....1205
变相即是真如.....1209
此我本安本立.....1213

引经据典　失却黄金.....1218
佛言祖语是冤家.....1220
我与佛祖不别.....1226
只要知有便是.....1229
《心灯录》跋.....1234
跋一.....1235
跋二.....1240

序

夏日午，余梦陟嵩狱之巅，见老翁坐蟠松之顶。眉长三寸许，分披两鬓角，开目黑白分明。谓余曰：“子何来迟也？”余笑应曰：“未与翁期，何以云迟？”翁亦笑。顷，正色谓余曰：“心灯可作矣。”余应之曰：“世有五灯，已传于世，又闻有《心灯录》

之名，而未见其书。今云心灯可作，惟翁示之。”翁曰：“劫有迁流，道有隐显，在人立言，以为砥柱。世即有《心灯录》亦往矣，未必能救今日之弊也。数当子作，毋辞。”余曰：“迁流砥柱，乃余素志，何敢云辞？但异道邪辞，浅见薄识，锢蔽人心，岁时已久。今执笔立言，破其所非，则犯忌讳，生

彼之嗔，殊可怜悯！”翁曰：“欲明斯道，当极力掀翻。若以忌讳为言，则何能大彰明著，而回万世之真心？我知子有权书，然未尽言其所自，而使人人立于光天化日下，不致有异说也。当作心灯，不须文，只要直说，维持斯道，维持世教。珍重珍重，毋怠毋怠。”言已，伸右臂，长丈余，掌余面而觉。时康

熙乙未五十四年夏五月五日也。上元湛愚老人记梦。

《心燈録》卷一

佛与众生同一心灯

客问于余曰:“子录名心灯，何以谓之心灯也？”答曰:“心者，我也，即常住真心也。十方如来与大地一切众生，总在此常住真心中行住坐卧，自无始至今当下，并无一刻能离。惟悟者则为如来，迷者则为众生，非有甚奇异也。既有此常住本体，则自然有无量

光明无量作用，皆从此常住真心发现。自然而然，不用修学。本有此心，本有此灯，悟者不增，迷者不减。然一迷一悟，则有如来众生之不同，可不畏耶”可不亟亟以求悟耶？”

心即我也，我即心也，非我有此心也。我有此心，则心与我有二矣。人当起念时，

认以为心。要知念有生灭，常住真心岂有生灭？既常住真心无有生灭，则其光明普照亦无有生灭。自无始至今，照见诸佛成佛，照见一切众生轮转。此能照之心，人人皆具，非今衰古盛，智有愚无。余作心灯，特以表众人之具足者尔。人皆不信自家心灯光明，惟恨散乱昏沉两魔滋扰。然当散乱昏沉之时，

你能知散乱昏沉，你又恨，这不是心灯是什么？能于此识得，则心灯何尝一刻离汝，乃汝自迷之也。

人皆信诸佛具心灯，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不信自家心灯亦照三千大千世界。且不必远举，即以日用论，那一事混得过你，自开目、掀被、穿衣、澡面孔、嚼杨木，问晴、问阴、

应酬往来、朝饭暮饮、至于晏息，是谁之力，乃能如此。要知此即心也，即心之灯也。合而言之，即我也。设名之，曰心灯也。能悟此我，则彼三千大千之境之事，安能出我毛孔？今人说到心灯，盖谓心有光明，都推向佛边，甘心自居昏暗，殊可悲悯，竟不知自家时时在光明中。桃之红、李之白，你何曾

错认？夜之黑、昼之明，你何曾误言？至于目见耳闻凡一切无不安妥，若不是佛，谁能为此，而竟甘心自弃，何也？

佛与众生，同此一我，同此一心，同此一灯。不可说佛能圆满，而众生不能圆满。要知皆同一圆满，只在承当不承当而已。悟则不能不承当，迷则不敢承当。上智能自悟

去，其余则赖善知识发明。发明只在当下一言两语，便见端的，何必尽日絮叨。

斯道本来现成，不用求，不用学，无你用心处。一有用心处，则远之又远矣，愈用心愈远，若当下一歇便是。只想正歇之时，诸念皆空。当此诸念皆空之时，有一明明不空者，而知诸念之空，这是个什么？可以大

悟矣。

人人有此我

昔世尊下降王宫而曰：天上天下，惟吾独尊。乃是指出吾字。吾者，我也。人人皆有此我，皆可独尊。独之云者、我乃心王，我乃诸法之王，我乃八万四知陀罗尼大总持。凡一切法，皆出自心王，皆出自我，故我为独尊也。非世尊独谓自家独尊于天上天下也。

下降即指出我乃心法之王，要人向我求、我悟，不向一切法求、一切心求。故后发明心法双忘，乃能独契。人能于此悟得，始知现成之不可错用心也。

天上天下还有什么至宝高于我者否？灵于我者否？光明于我者否？智慧辩才神通过于我者否？岂不无比无俦，独尊独贵，且是

本来现成，不烦汝修，不要求，只要悟，遇善知识当下便可发明，便可悟去，不过明此一我而已，有何难哉？而求此者如登天之难，甚至十年二三十年还矻矻自蔽。此何故也？诸方无善知识故也。以盲引盲，何日得了？悲夫！

自无始以来，只有一我，生天生地，生

万物，生佛生众生。并无物能生此我者，故此我无所从来。既无所来，则无所去，在古在今，镇然一我而已。人能一悟此我，则入为恒河沙佛中之一佛，岂不快哉?

惟有一我

自世尊云惟吾独尊以后，惟临济公大声疾呼曰：“说法道人、听法道人、无依道人、无事道人。”至于今日，我独出而告人曰：“惟有一我。”试问诸君子，是同是别？经又云：“不汝还者，非汝而谁？”志公云：“只者而今谁动口？”古德云：“只这心心

心是佛。”学者问大珠：“如何是佛？”答曰：“清谈对面者是。”又古德云：“你即是佛。”马祖云：“即心即佛。”仰山云：“只有慧寂。”又古德云：“百年三万六千朝，反复元来是这汉。”经教语句，分明指出者甚众，兹略举数则，可以信此我无疑矣。

自惟吾独尊一语后，述而表章于世者，

寥寥无几。被云门打后，竟无有言之者。云门之意，盖谓人人皆有此我，何以独尊？有独尊者，则天下不太平矣。此是报佛深恩。然能明此独尊者，自然太平，何必劳云门之打？只因此一打后，学者绝口总不提起，竟将此迅疾慈航、一刻千里者，推向开去，盲却多少眼目。为报佛恩乎？为背佛恩乎？四

十九年所说陀罗尼无算，吾人于今日当择其直指者，直示后学，始是担荷斯道。俟其有所入，方可鞭策加逼。不可一味任性乱统，才是先佛慈悲。余于云门独有憾，不识有谅余者否?

临济独承拈花之旨

余常想世尊四十九年所说之法，真可谓婆心极矣。惟有独尊一语，惟临济公能继之。直指与人，当下即佛，孰有能似之者乎？而后人绝口不言，余不能解其何故也。试问千七百语句，有能如此直指者否？或曰：后代反说、侧说，或远引，或近譬，要引人起疑

自悟，非可一概直指。惟此等说一出，将明明白白光天化日之下，弄成一个风云世界。初祖西来直指之意为何？乃竟置世尊之言于东流耶。

临济公说法道人、听法道人、无依道人、无事道人、是诸佛之母等语，一说再说，又说又说，反复叮咛，而后代亦绝口不言者，

余更不解其为何故也。难道直指反不足重，而旁敲侧引为足重耶？震旦在达摩前，都是渐修渐悟之学。后西来直指，才有大乘之器。初祖之言具在，试问能愈于独尊之直指乎？能愈于说法道人之直指乎？善学者可以参而悟矣。

十法界内只有一我

十法界内，只有一我。因有此我，才造出十法界来。所以此我乃万物之祖，并无有主此我者。黄檗公云：“只此一心法，更无别法。悟此心法，则万法皆为我驱使，顺之、逆之、左之、右之，十法界内任我游行。”大矣哉，此我也，其名甚多，其号甚繁。即

以《楞严》论，惟我始能当大佛顶三字，惟我才谓之密因，在我上修证才谓之修证，惟我本来大定，惟我本来了义，不须用了，惟我乃正三摩提，惟我乃性觉妙明、本觉明妙，惟我乃常住真心，惟我乃含裹十方。不识此我而攀缘识神者，入五十阴魔。不能全识此我，而因法以渐修者，入四十五圣位。要知

当下一悟此我，即跨过四十五圣位，而况彼阴魔敢当吾意哉！

以《楞伽》论，我即楞伽宝山，天下至贵之宝，皆在此历历孤明之我、煊赫虚空之我、本来无一物之我之内生出。此我本有无师智，本有自然智，本有自觉圣智，本有一切智，本有八万四千陀罗尼智，本有大圆镜

智，本有平等性智，本有妙观察智，本有成所作智，本有百八问答如倒瓶注水，本有虚无罔象微细精想识藏，即真如来藏。以《般若》论，我本无二，我本无碍，本具一切大智大慧，不用修习，本能照察一切，满三千大千世界之物之境，俱不能逃其所照。

以《法华》论，即我即法，即我即华。

惟此我乃佛大事因缘，惟此我乃至真至实，其余皆非，惟此我入火宅而不焚，惟此我乃能扫除粪草，惟此我即大白牛车，惟此我乃可蒙佛受记。其不识我而纷纷退席者五千人，皆流落异方，深可怜悯。以《华严》论，此我即法身，法身纯真，立法界纯真，发一切想纯真，得报身化身纯真，具三十二相八十

种好纯真，金莲花座、殿阁楼台及一切华、一切云、一切香、一切庄严纯真，发一切愿行具差别智纯真。以《金刚》论，此我本无所住，本生其心，本离一切相，本清净，本住实相，本无来去，本如如不动，本是一位勿形段金刚大士，本是一无位真人。

以《圆觉》论，此我本圆觉，本能建立

一切，本能随顺觉性，本能答十二菩萨所问，本能悉三等层次或先或后轮转所修，本能知三千大千世界、佛国净土、天堂地狱、乱起乱灭。以《大集》论，此我入染不染，入净不净，集一切法，无不融通，如太虚包含万象而终古自若也。以《宝积》论，此我无法不积，则无善不积。无善不积，则无宝不积。

六根、六识、六尘无不泯合为一，而善法充满，布施无有穷尽，孰有能如此我者乎？以《涅槃》论，此我则涅而不生，槃而不灭，包藏一切法，咸安于秘密，孰能窥其朕兆乎？以《净名》论，此我在在无非道场。喜怒哀乐于性情，行住坐卧于日用。我即道场，道场即我。兹略举数经，推诸大藏，一经一句

一字一义，无不是我之所为也。则是我也，安可忽乎哉?

或曰《金刚》无我相，老人极力言我，毋乃与经义相违乎？答曰：我本无相，经云我相，乃教人不可以我著相也。《金刚》教人不可以此身为我而执著之。此身属幻非真，有生有死。此我则真而非幻，故不生不灭。《圆

觉》云：诸幻皆灭，非幻不灭是也。又云：证、悟、了、觉，此四相在心上论。人、我、众生、寿者，此四相在身上论。外不可著此幻身之四相，内不可著此幻心之四相。我之极力言我者，乃无相之我，本来之故我也。若著此身而为我，则人与众生寿者相因而著矣。若因证而言我，则悟与了觉相因而著矣。

要知此我本来无证、无悟、无了、无觉、无身、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所以六祖云：本来无一物。果能悟得本来无一物，此我才觌面，才谓之真我，非彼幻身幻心之假我也。

千经万论只明此我

经教千途异说，不过明此一我。能明此一我，则千途异说，皆归于我，皆出于我。此我乃如来众生皆有之我，所谓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法即此我也。既云无有高下，则无相可著矣。问曰:《心经》之义可得闻乎?曰：可。《心经》云者心即我也。如云我之心，

加一之字，则二之矣。经，即我之言也。首言观自在三字，的是世尊传心要诀，非他经可比，妙不容言，真所谓一超直入，不必另有所说。人能悟此，诸经皆通，此是西来经教第一了义。自者，我也。自有生以来，此我不在腔子内久矣。总在一切嗜欲，或东或西，熙熙攘攘，造诸恶业，堕落三途，或回

心向善，造诸善业，生彼天上，或回心向道，执法无生，此皆不知有我者也。世尊怜悯众生，为吾人提出一自字，犹如寒后春雷，扶桑红日，使吾人于九渊之下，跃出于九天之上，得知此我，何幸如之？今既知有此我矣，不过为往昔习气所染，今时时以我观我，常常在此而不在彼往昔所游之地，则自然成佛

无疑。即今日能观，已是菩萨，何况将来，故曰观自在菩萨。今日能观即是我之智慧。般若即是智慧，梵音也。只要观自在功夫绵密，即是我之妙行。全要深久，时节若至，自然登于道岸，故曰波罗蜜多。而照见五蕴非真，皆是空妄。向也我被五蕴锢蔽，生一切苦厄，深可怜悯。今皆度却，毫无障碍，

复还此我，此我即舍利子也。舍者，家也，即此身也。身者，我之家也。我居此身中，为五蕴所蔽时时障碍，念念障碍，事事障碍，处处障碍，盖为自有生以来攀缘五蕴故也。要知这我本来无往不通，无往不彻，无往不利，直与十方诸佛毫无有异，故世尊直呼我之名曰舍利子，子即我也。遂曰：汝向也著

于色相，岂知色本空也，乃为一切著色相之凡夫说。又曰：汝向也因离色而著于空相，岂知空犹色也。乃为一切著空相之小乘说。凡夫与小乘皆不知有我，故著色著空。殊不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彼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遂又再呼我之名曰，此舍中无往不利之我，是诸法中真空之实相，不因诸法之生

而生，不因诸法之灭而灭，不因诸法之垢而垢，不因诸法之净而净，不因诸法之增而增，不因诸法之减而减。是故此我即真空，真空即此我。其真空中并无色受想行识，以至无智亦无得。吾人皆欲有所得，殊不知一有所得，则此我为所得者蔽之矣。今以无所得故，而真我独存，至此遂证菩提萨埵，人法双忘

也。何以至此人法双忘？盖能依观自在，得无挂碍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至于涅槃，复还此一我，有何难哉？即三世诸佛，皆依此观自在得无上正等正觉菩提。而今才晓得观自在这条修行的大路，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咒，密语也。前经文乃显语也。显语所以明理，密语所以

通神。显语明理可以思议，密语通神不可思议。以思议而明此我，还属知解边，知解到妙处，还在法身边，惟咒则不可思议。当观自在之时，稍有思议，即将此咒念一遍毕，即入法身正位矣，还有甚苦不除？此法真实不虚，非同他法可比也。若五蕴不除即不是，一切众生即至能具神通，俱属魔外。惟此咒

最神最大，能驱五蕴之精细，使此我立于光天化日之下，故曰大神大明。盖为此咒无有加于此上者，无有能等于此者也。我今为子极力揭破，此咒即此我也，此我即此咒也，我者乃生此咒者也，咒者乃开示悟入此我者也。此乃先佛所训，慎之宝之。

万法皆妄　此我为真

自者，我也。古德不肯说破，要你用力寻究，或五年十年，使你自家悟去。只因你用力之久，劳而且苦，一有所悟，则担荷有力矣。若当下为你说破，反视为寻常，是故不说。三峰设七日打七之法，要人即悟，诸方起疑，那有如此迅速之理。三峰云：七日

得悟，犹是夯汉，若有上等人来，我教他当下即悟，唤作刹那际三昧。此是先佛所训，非是妄言。此三峰能见世尊之心，并诸佛诸祖之心，乃能立教度生如此之妙。余今更有所见，不论上等中等下等人来，只立刻便教他悟去。今人将悟字看大了，要知能悟此我者，才是悟。若悟得别等道理，都属知解，

不是真悟。而今全凭开示他悟得此我，在举念动口之时是谁，逼他瞥见一班。即教他时时观此我在这行往坐卧腔子里，不在向日众生攀缘堆里。工夫久若不成就便是我诳你，我必堕地狱，万不可信诸方野狐精咬文嚼字，谤此法门。此是世尊垂训，入我中国最为第一。此法已失传久矣。我今拈出，屡为诸方

起谤，真可流涕。

此自字，全凭善知识开示，学人方能悟入。开示者，开示他一切皆妄，惟此我为真。悟入者，悟入他一切皆空，惟此我为实。明此我，最要保任。保任，最要观此我在这里，不可放他走作攀缘。不但世间一切法，即诸佛所说诸陀罗尼，如闻得只作清风度耳。惟

观此我，则渐渐入于人位，是佛境界，过去诸佛都从此门入。观我久久，则惟有我，而忘却观。再久则忘乎自，而只有在。再久则在亦忘矣，而只历历孤明。此际也，五蕴安得不空，苦厄安得不度乎？下手处若不在观上用工，而去普照诸法，则是知解我，非真空我。欲名之舍利子，安能也？惟能观，才

是行深般若，才入菩提萨埵，才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世尊出世　唯为此我

世尊出世，为一大事因缘。一大事即此我，乃古今之一大事也。又曰：“惟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惟有此我最真最实，其余皆非。彼五千人执定诸法而不悟此我，是以散去。能悟此我，则火宅即刻清凉，亡子何尝出户，与诸佛同驾白牛车，共龙女齐登

宝莲座。则此我亦大矣哉，而学者舍此他求何为耶？此我坚固而恒久，故曰金。不为万物所屈，故曰刚。金刚两字，正所以明此我也，要知金刚我能离一切相。若以声音求我，色相求我，则是求邪道，不能见如来。可见如来即我，我即如来。世尊如此说明，人还不信，何也？世人有所住而生其心，乃著相

之我，吾人无所住而生其心，乃不著相之我。此众生与佛之不同。今一超便入佛地，何难也？又云：“信心清净，则生实相。”信心即信我也，能信此我本来清净，则我真实之相开廓，无边无量，无有穷尽，非本无实相，而今日乃生之也。余权书论此甚悉。

此我，只要离声音色相，至于寂然，则

是如来，而如如不动矣。如如两字妙绝无伦，诸佛诸祖皆不能说到这里，然又非世尊杜撰。盖此我本来原是如如不动，惟世尊到此我极处，乃能说出。我常念此二字千遍万遍，至将念未念之际，而忘乎其念不动之时，十方如来在我掌握，十方众生在我当下，不可思、不可议、不可形容之妙，此我真可谓独尊矣。

回思一切经教及历代善知识，形容此我，发明此我，安能及此两字。我往昔将上如字作本体我，下如字作工夫我，以下如字保任上如字。又以下如字做本体我，上如字作工夫我。以上如字保任下如字。后有所悟，将本体工夫一齐离却，惟有一我。乃浑忘其为上如下如，只觉其一如而如如焉。并忘其觉其

一如而如如焉。则此我为何如之我乎？我之极处乃如此，学者欲成佛，可不究竟乎？

只要识得此我，将八万四千陀罗尼都推向东洋去。然陀罗尼都是求我之法，皆为正法，皆乃渐修渐悟门头事，不是直指之法。若不以我为主，而妄执一法，纵你修成，总是天魔外道，将来总归乌有。经云：将三千

大千世界珍宝布施与人，如此功德为甚多否？曰：甚多。若将此我开示与人，其功德胜彼功德百千万亿倍不可说不可说数。世尊说至此，盖无辞可以尊此我也，惟反覆极力称赞，要人知此我而修之。我今极力开示，而人不我信，岂不令人痛哭。不信者为谁，此我也。此我不异，而不信与痛哭者则有异，

岂不哀哉?

习气销尽　此我独存

撒手悬崖，法不能锢我矣。自肯承当，我能独立矣。绝我承当之名，得我之实，则大觉而苏矣。苏即觉也。既苏矣，而犹受人欺瞒乎？盖时节因缘，不能直指故，说陀罗尼销人习气。习气销尽，此我独存，故不能不悬崖撒手，此我遂跳出法笼。经云：应无

所住而生其心。此则直指也。无所住即不住于一切法也，生其心即生此独存之我也。能时时独存，即而生之妙义也。生之久久，即此独存之我，亦泯然而无迹可窥，此则金刚之妙义也。此我顾不尊也乎？犹有加于此上者乎？转轮圣王具三十二相，功勋所至。此我本来具足圆满功勋，才是此我之尊。所以

洞曹有诞生王子之说，不借功勋而尊佛祖，所以为吾人直指也。

自著衣持钵，入城乞食，至洗足趺坐，已明明将此我于日用平常中尽情和盘托出。后开示，只言度生布施两义，总是要人不可著相，则此我自然空空洞洞，光耀宇宙，何烦劳苦修证，何其简易明白？至此说经已毕，

后则极力赞叹此我极尊极妙。要知此我只要离一切相，则自然如如不动，而大事毕矣。

诸法之幻　唯我为真

《圆觉》云：诸幻皆灭，非幻不灭。盖谓天地万物无不是幻，既是幻则不能不灭。惟此我至真至实，非幻也。经前后说尽诸幻，要人于诸幻中，看明此非幻之我。明此非幻之我，则能看一切佛国、魔宫、天堂、地狱乱起乱灭之幻。近而看此一身于日用中从朝

至暮语默动静、行住坐卧移晷历时何莫非幻？而此我则端然在座，未尝有须臾之离，未尝为幻景幻物有须臾之欺瞒也。佛有此我，能如是。众生亦有此我，亦能如是。何以迷于幻而甘受此众生之名，得无愧耶？

诸经无不直指，独《楞严》更明白，至八还云：不汝还者，非汝而谁？盖言彼可还

者皆已还去，今还不去者惟有此我。一明此我，则性觉妙明、本觉明妙、常住真心以至大佛顶皆是此我之尊号尊称。然不过人人所有之我而已。因富楼那问大地山河从何而生，世尊遂序出根源云，当日未有大地之先，只有这我一片真空。真空即真我也。盖此我无有形相故曰空。然此空即是我，又至实至真，

故曰真空。此真空之我，求其来处并无来处，亦并无生处。若有来处，则有方所。若有生处，则不能号为至尊。普照三千大世界，惟此一真我而已。然此我非一，若说是一，则今日何得有此不可说不可说之数之人？若说是万，则何得又云本同一体。要于此细参。分分明明。万还他万。一还他一，一即是万，

万即是一。然又不可一混于万，万混于一，清清楚楚，才能放心。当此混同真空之时，并无佛与众生之名，亦并无佛与众生。大家都在这无声无臭之中、如如不动之际，大好一寂灭道场，岂不乐哉？岂不快哉？无奈大家都迷而不肯安分，无福受用此大好道场。都在那寂灭之中若有所感，一动一动的发出

一微芒纤细之觉。此觉非等觉妙觉大觉圆觉，乃本我本觉中稍有一点趋向者，然已将离乎本觉矣。积觉生明，明者明明有此一觉也，非有他物可以明之也。积明生空，因明久则若似乎有目而可前望者，然望去则惟空而已。此际真空已变为顽空，盖因明之故也。生死之根基于此。因望而见有空，然空中毫无一

物，惟见一片昏昧而已。此乃大家之我不安本分、迷而攀缘之相也，所谓觉、明、空、昧是也。由此愈不安分，则发念乱想，即乱想亦不过空昧。久之则因想生气，气盛力大则成风，风有来往进退，进则为阳，退则为阴，吹来吹去遂吹出一物，渐渐坚实而为金，即此天也。风与金摩则生光明，谓之曰火。

火上烧金则生水，水下降而有渣滓，则成土，土与水交则生木。此世尊所论五行，天地山河人物所由生也，世亦有知之者乎。大家念想乘此五行，攀缘四大，遂有此身。至于今日，乃忘却都是此我在觉明空昧以前不肯安分，遂流落不堪如此。其成就过去诸佛，不过先吾人而发悟，得以早还故里。其始在觉

明空昧时，与吾人一体有何奇异？人能明此经文，则不能不悟此我。而何以自世尊开示后再无人继起，埋没世尊指人归家之路。灵利人一悟，当下即可超出觉明以前，端坐受用，哪有这许多修证之事，絮叨可厌。

觉悟此我名曰佛

前节万一两字要分明清楚，此我才彻而不疑。所谓万者乃起念以后事也，不能不谓之万。起佛念则佛，起菩萨、声闻、缘觉念，则菩萨、声闻、缘觉，起人、天、阿修罗及三途之念，则不能不人天等等也，大家都在这里。若不起念，谁敢名他是佛是菩萨等等。

所谓一者，乃未起念以前事也。一即是万者，相虽有万，而无不是一之所形。万即是一者，理虽居一而无不是万之所托。然又不可相混者，在桃名红，在李名白，不可说红白虽异而其色则一也，呼之曰色而已。不必问其红白，可乎不可乎？盖此我说事说理、说境说物愈明白、愈清楚、愈安妥固是。然其无说

时，混合万物，浑沦天地至寂灭为乐之际，则始能毫无疑渗也。

此我自觉明空昧以后，得八万四千烦恼病，又能发八万四千陀罗尼药，以治烦恼之病。前已有恒河沙数之人并无一病，亦不须药。一悟此我，即安坐还觉明空昧以前，名之曰古佛。后因药治病，病愈弃药成佛去，

亦有恒河沙数。而今恋病不舍，恋药不舍，并不知有药，亦不知有病，而以病为乐者，亦有恒河沙数。常独坐观我之我，观一切修道未成之我，及一切众生之我，乱起乱灭，不知为些什么？皆可发一笑。

如如不动　坐享家园

吾人自觉明空昧以后，投入生死，而今要出生死，只要当下悟得此我，而不著相，便一超还至觉明以前，与如来觌面。若执一法修行，如三观、二十五轮转、二十五圆通、四十五圣位、十地、等觉、妙觉，则历若许化城，难于望见故里家园。要知家园景况，

原不离我当下。当下而能识得此我即是主人公，即能如如不动，即坐享家园矣。要知我本如如，只要相应。不要见说如如二字，便不敢担荷，便推向佛边。这如如两字，原是你在觉明以前住过的。不是教你去修成如如，只要仍旧便是。只要你细细揣度，凡不如者自然不如。二祖觅安心法，至屏息诸缘，又

不断灭。初祖即许之曰：“此是诸佛所传心印，甚勿疑也。”此即觉明空昧以前时也。佛有甚心印可传？不过教你在当下仍旧而已。世尊于诸经发出妙句，都是觉明空昧以前实相实义，如性觉妙明、本觉明妙、常住真心、如如不动、寂灭为乐等等难悉。诸祖亦有妙句，惟临济公历历孤明、德山公烜赫

虚空都是说出旧日历过的，要你在而今此刻当下识取，有甚难事？只因往日迷而不知，受苦至于今日。一知此我，便当下超入。再将此我保任，到无念时，则如如矣。岂不乐哉？

我历看古人妙句，惟如如不动四字，表出此我，妙绝无伦。惟历历孤明相及，其余

虽妙皆不及。只要静诵此四字，将此我从从容容、又不急、又不缓收拾在一毫毛头上，凝定而无涯，煞是现成而不可思议。然又是我细心得来。经云：明极即如来。其斯之谓乎。人能将此四字字字精而诵之，精而思之，管保三年五年坐此即成佛去，断不诳你。你何苦向繁缛处讲解教典，徒生知识，有何益

处?

世尊说此四字时，亦是时节因缘，合当流布三千大千世界，即是眉间白毫发光普照。不但悟此者成佛，即闻者亦结成佛之因。后云，说到如如早变了也。此语不可为他瞒过，盖因他看到如如、坐享如如才敢说这句话。他教人不可恋在字句上，徒然说到，要身心

实实受用如如之义方是。不可因他这话，便弃而不用心也。著眼著眼。

见性即见此我

《金刚经》要人离一切相见性，见性即见我也。《华严》要人发一切善想行愿成佛。成佛云者，盖为此我乃法身佛，有一切善想而成就报身佛、化身佛也。此我有三佛名，不具三佛，不是圆满之我。

《华严》乃纯真法界。知此我而不入《华

严》则是自屈，无大人风度，不能入诸佛座中，智慧辩才神通皆不能及，得无愧乎！要知此我原与诸佛相等，何以至此不及？盖诸佛明此我而究竟到圆满至极之地，不使有纤毫留碍，始安心自在。非是彼得少自足、见浅忘深之徒发自了见，有体而无用也。所谓涅槃心易会，差别智难知。学者不入《华严》，

难逃卑陋之讥。

《华严》是诸佛此我之海，诸佛聚会之地，其大如海。言十方如来相会如恒河沙数之多，然总是明得此我便可入会。试看会中庄严殊胜至不可思议，岂但人间绝无，即天上皆敛光退色，当参何以诸佛有如是庄严？盖彼人天迷而不知此我，攀缘积善，从劳苦

得来，受尽其报，终归乌有。惟有诸佛国及海会庄严，乃此我本来具足、本来圆满。得根本智，具根本庄严。得差别智，具差别庄严。能一悟而足，则根本差别皆彻，如龙女顿时成佛是也。其次者，既明此我，根本已得，何须愁差别不明？只要保任，则自有大彻在。总之，此我无所不具，无所不至。读

《华严》不可为他庄严压倒，生卑陋心，看轻此我。我之我、佛之我既无高下，则彼之庄严乃我屋中之闲家具尔，何足畏哉?

人读《华严经》，则骇然而莫知所适从，见五十三善知识，如无厌足王婆须密女则罔知其所措。彼不知我者不必论，即知我者于此亦不能不生疑心，何以故？盖此我有不可

思议妙处。明此我后，不是一味痴守。当他静时、动时、习气发作时，或好、或恶，著实要细心省察，还是顺他，还是逆他，还是摧折他，还是包容他，将此我生出之心等等差别一一勘透，则知五十三圣上及诸佛所说所行度生等等陀罗尼法，原来不出此我。则此我度生之法本来具足，能度种种众生则能

具种种庄严，岂不是具足庄严？思及此不亦乐乎？思及此能不为迷此我者一痛哭乎？！

此我是诸佛之母

诸佛皆出自我，我是诸佛之母，若无此我，焉得有诸佛？诸经皆出自我，我是诸经之师，若无此我，焉得有诸经？谓诸佛皆我弟子，谓诸经皆我弟子之所言。此决定义非权说也。何以读《华严经》便惊骇，视己如草芥，视佛如泰山，将此我作践不堪。此人

是自家奔入地狱，无有驱之者。犹语人曰：“吾人不可不有此谦德也。”余有老友两三人，皆如此。余常提撕之，反以我为怪异，悲夫！

余向也初见《维摩经》，狂喜异常，原来此我有如此智慧、如此辩才、如此神通。后见《华严》，如逃亡之子不知有家，为人说明

复归故里，见父母亲戚，喜不自胜，遂彻。此我至尊至贵，无比无俦，不能自禁，遇人便说，遂成流布。时亦自悔，欲权且秘密，然终不能忍。此是人人所公共之理，秘之密之何为也?

《华严》至善财游普贤一毛孔中，历尘劫亦不能尽。入弥勒百千万亿楼阁中，一楼

阁中有一弥勒、有一善财。维摩方丈室中，纳三万二千狮子座不窄不碍。此是何等道理，这样奇异，原来总是此我本具本有者。以此本具本有不可思议之我，而拘执于一知半解，便傲然以为自足，真可耻也。

《华严》所谓庄严，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生。阿耨，无上也，多罗，正等也，

三藐三，正觉也，菩提，万善之总持也，即此我也。此我犹有能上之者乎？此我等一切佛，等一切众生，无有高下。觉者能觉此我，始为正觉，能总持万善，故名菩提。《金刚经》云：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应如是住，如是降服其心。既发此无上之心，则知此无上之我。既知此无上之我，则当歇却一切而

住于此。彼一切心自然退听，不敢为崇，又安得有异心起而不伏耶？如是是字即指此我，即是我住于我，不起妄想，而一切心皆降服矣。此即是十方如来入道之门，何用他求也？后举度生布施两大事，总是此一我为之，而不著度生布施之相，《金刚》了义已毕，《华严》庄严已具，吾人皆有此我，思之思

之。

不二法门即是此我

经云：惟此一乘法，并无余法。何得有二乘三乘？盖因小器，于我亦窥见一斑，而信心不足，又求一法以修之。修之久久，则法重而我轻，障蔽此我，遂堕二三，非真有二三也。佛说《法华》诸经，呵叱此辈，而后世坠此者比比皆是，群遂尊之以为无上，

真可怜悯。《维摩》说不二法门，说神通，显示此我之大。诸小乘遂泣声震天地，求入大乘，还是有耻心者。何不直信此我，当下即是如来嫡派儿孙，承受祖父之业，曷为奔走异乡，枉受劳苦，自弃自小耶?

诸经所说妙义了义，皆是我出，皆是教人明此我而保任之，自然成就，不是有甚法

教汝守以尽此生也。因直指不肯自信，故以黄叶为黄金，暂止你习气之啼。惟有《心经》观自在三字，《金刚经》应如是住如是降服其心，最直截，最简易，一超便入，毋烦多言。而后人绝不提起，我不知其何以故也。诸经如大佛顶、真如、菩提、金刚一切等等名目，人一见都推向佛，乃佛之所有，乃佛之尊称，

丝毫不敢承认。殊不知因此我之尊，故以此等名目尊之。然此我本有此等名目之实义，故当此而相称，不是佛有而众生无也。只因迷而不知此我，则仰视此等名目在九天之上，置我于九渊之下，真可哀也。《楞严》云：声有生灭，能闻此声之性则无生灭。性即我之名也，我即性也。何以见性则骇然以为甚难，

今言见我则亦骇然以为甚难乎？声起谓之生，我因闻而知其生，我则未尝生也。声尽谓之灭，我因不闻而知其灭，我则未尝灭也。此我当下如是，自无始以来如是。由此而往将来将来、不可说不可说之将来将来无有穷尽，终是此我在此，叹数劫之迁流，慨人物之变化，何其巍然炯然，而无一毫迁变也。

至矣哉，此我也。世尊于闻声处指出此我，恁的分明，而犹欲攀缘他法，不肯承当，真可怜矣。

此我入火不焚、入水不溺

天下之物有能绵密、无有间断、不可分、不可别如此我者乎？有能长久坚固不坏如此我者乎？有能于大而无不包、于小而无不入如此我者乎？有能入火不焚、入水不溺如此我者乎？有能上等诸佛、下等众生如此我者乎？有能变化出生万物之相而独居无相如此

我者乎？有一物可以似此我者乎？总之，尽劫不能说尽此我之妙、此我之尊，而至近至易竟不过而一问，何也？

此我为谁？即今当下你能视、能闻、能言、能嗅、能执、能走者即是。此即是佛，不必胡疑。我若哄你，我定堕地狱。不可听诸方野狐精，教你抱语句混参，瞬息五年十

年虚度。总之诸方不曾有真见识，以讹传讹，互相授受欺瞒不少。我每闻其所说，令人恨煞，好好一轮明月，被他推入云雾之中。于密室授受，嘱其不可语人。遂习熟古人问答语句，开堂登座，数年后践蹋不堪，自觉无味，而竟至甘心老死，不亦哀哉！

谁教你拖这死尸来

人只知此身是我，因有形相可见，哪知此身有生有灭，而不知能运用此身者乃真我也。古德云：“谁教你拖这死尸来？”灵利人只此一句便悟去，又何须五年十年。总是开示者不得亲切，而悟入者不得其门，大家乱混一场散去。

每日从早至夕日用往来，或动或静，或喜或怒，总是此一我为之。此我即佛也。为什么只攀缘外物，而忘其为我，终日终年为声色所困？世尊教人开佛知见，今既知得此我，而时时开佛之知，开佛之见，则端然一佛，何乐如之。

当今之世，教人入道，且不必倡导一切

经教并一切善知识语句，当直指出此我，乃法王，乃大总持，使学者信了。然后将经教语句作证据，不过明此我而已，管保他一闻千悟，哪里费许多烦絮？今诸方自家不曾悟，遇人便将一无理路公案劈面摔来，要人仰看他是狮子儿，不可思议，真令人羞煞。学人迷闷而去，和尚亦胡混归方丈，彼此都不知

为些什么，竟是光天化日之下，一伙梦汉胡闹而已。

灵山拈花　直示此我

世尊时在灵山，大梵天王以金色波罗花献佛，舍身为床座，请佛为众生说法。世尊登座，拈花示众，其时人天百万，悉皆罔措，独有金色头陀，破颜微笑。世尊云：“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分付摩诃大迦叶。”所谓直指教外别传也。教内者，

一切经教也，都是有法有路有门，渐修渐悟，将来成就惟悟我。而在教外者，直指也，无法无路无门，只在当下指出此我，便是正法眼藏，便是不生不灭之妙心，便是无相之实相，不用修证，不用寻求。此我从来不曾出户，而能运用一切。今之能拈花者，非我而谁耶？大众之心都在高远奇妙处见佛，至此

显出一不高不远不奇不妙、至平至常、人人皆能之拈花，则莫知所措矣。惟金色公大悟此我已久，今见众罔措，不觉破颜一笑。笑者，笑其不知我也。哪知此笑之我，同拈花之我，与大众罔措之我，一时光明照耀遍三千大千世界。惟世尊金色公知之，而大众如在长夜。此一切经教中所未曾直指如此者也。

故曰：此教外别传也。别之云者乃不同于教也，非别异之别也。殊不知此正是世尊正传，直指当下，此我即是，更无别法。呜呼异哉！此我从觉明空味以后逃亡，至世尊拈花之时才显然出示于人，安得不令人痛哭耶？茫茫大地，混合十方，教你从哪里寻求？这大道根源原来此我即是，不动足已登彼岸，不用

修已登莲台。世尊之恩，教人从哪里报起?惟有度生而已。

世尊数十年以黄叶为黄金，以化城为暂息之地，亦可谓婆心极矣。至此则觌面示人，指出此我。一拈花、一微笑将一切经教玄奇妙义，都推向无何有之乡，而毫无用处。只要会得此拈花微笑者，便能驱使此一切妙义，

而此我独巍然自尊。此我即正法眼藏，即涅槃妙心。凡一切小乘天魔外道之法，为此眼一照，皆粉碎去，而此眼则深隐不露纤毫，十方如来也窥他不见，故曰藏。此我从来不生不灭，而不可思议，故曰妙心。此我无相，而亘古如斯，其为实相也大矣，故曰实相无相。用付金色公一人，而灵山百千万众皆不

知斯义，真令我不解。所谓太容易，翻教人易昏，此之谓耶。

千七百则公案与拈花无别

余向也悟拈花微笑之旨，不禁手舞足蹈。外而视天地万物，内而视心意知识，近而视眼耳鼻舌及身与手足奔执应酬一切日用，至静而一丝不挂，动与法界相应，何莫不是拈花微笑之旨？然不过此一我为之也。后来用拂子敲禅床，作圆光，一棒一喝，动口动手，

总是拈花一脉相传，何须用经教繁文？而直指之妙乃如此，学者可不于此具眼。

后代上堂，将拂子一拂云：与当日拈花是同是别？如能会得此我者，许他说同，乃世尊嫡派儿孙。若不会此我者，乃胡说乱道，竟据法王位，此辈必堕地狱。近年此辈处处皆是，亦尝扪心自悔而生一惭愧之心乎？抑

安然自以为是耶？哀哉！

千七百语句虽有差别，然总是拈花一义，总归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若离此，则邪魔外道。正法眼藏无眼，涅槃妙心无心，无心无眼，是谓真眼真心。我无眼乃具真眼，我无心乃具真心。真心普遍，真眼普照。普照则色色皆吾眼，普遍则物物皆吾心。非吾心

寄于物，吾眼寄于色也。乃即色即眼，即物即心，则可以悟即心即我，即眼即我矣。世尊拈花而言及心眼者，要人悟此我拈花，拈花即此我也。他日以青莲目从左视右、从右视左亦此义，而未得金色公一笑，不得表出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至今日始言别传者，盖时节因缘也。然四十九年内直指者甚多，

而人自不会耳。

拈花开示众人，此开示之直指也。一落言语，即成剩义。要人因拈花悟得此我，岂不痛快？无奈皆不能悟，遂发出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两句等以付迦叶。学者心粗，总不肯细想如何拈花示众而发出心眼等句？与拈花一义否？更进拈花一层否？相合否？不相

合否？果能细细追参，则拈花乃以事以相开示，正法等句以理开示。以事以相得悟者坚，以理得悟者恍惚。所以后代儿孙在事上悟者强。在理上悟者弱。在经教上悟者弱，在当下劈面语句上或境上悟者强。世尊于此事理双示。拈花与迦叶一笑后付法。又云正法等句者，不得不剖示其理为众也。后代能事理

双示者，则鲜有其人。而以事示众者，余亦未能得见。或有以理示人者，而论理又不能到极处。不但祖道已绝，而如来禅亦绝矣。悲夫。

说法四十九年只为拈花一旨

四十九年金口宣扬，总为此拈花一义。世尊无日不拈花，而今日拈花悟而笑者，惟迦叶一人。大众罔措生疑，与迦叶笑而悟者，是同是别？客曰：“别。”曰：“子云别固矣，今将大众之疑，迦叶之悟，都推却，是同是别？”客曰：“既无疑悟，则此我皆同。

疑与悟乃此我所发之念，有生有灭，非此我之镇日如斯也。”曰：“世尊拈花正为此我，一切实用，皆是此我用事。若无此我，则万事皆灰。今于拈花一事上指出，即是在事事上指出，悟者固是，疑者何为？”客曰：“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乃佛家极则事，何以在拈花上指出？拈花极平常事，何以传至今日作

祖祖相授煊赫今古之大事？”曰：“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正是此我。惟我乃正法眼，离我而言法眼者乃邪眼也。惟我乃妙心，离我而言妙心者乃邪心也。此我无动静，能用动用静。今世尊于拈花动处指出，正见此眼此心无处不在。若只于静处见则偏矣。故世尊随事随理而发明此我，正是极则事，彼正法

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正是解出此我之实义，乃如此如此。只要悟此我，则正法云云即此我。若只去讲求正法云云而不知我，如蒸沙作饭、画饼充饥，有何益处？只要悟此我，凡诸经殊胜美名，有一名则有我所发之一义，由一名而至于千万殊胜之名，都是此我所发之千义万义，所以此我乃诸佛之母。

然此我又最易于识，即此说话者是，即此拈花者是，即此微笑者是，即此大众罔措生疑者是。故曰一识此我，大事了毕，又曰识得便休。休之云者，乃我既得此极则事，彼世法佛法都无用处，随缘度日，成佛而已。子又问拈花乃极平常事，如何作祖祖相传一件极大之事？要知天下极大之事乃此我也。天

下哪件事不是我作出来，则天下哪一件事不是我？今在拈花一事上指出，即是在万事上指出。如后世吃茶去、吃粥去、洗钵盂穿衣吃饭、屙屎溺尿，都是拈花一脉，极平常人人都能，极奇异人人不会。推此眼、花即有一人于刹那顷游遍三千大千世界，拈东方宝刹与西方人见，拈南方宝刹与北方人见，过

百千万亿世界如历一微尘。与此拈花同一神通，同一性量，同一见，同一识，同一本体，同一作用，无有高下。云何谓拈花平常，而以诸经所说神通能为奇异耶？诸祖相传拈花一脉，其当下见此我时，即悟得无所不在，无所不具。古德云：但体本，莫愁末。惟我乃本，其余皆末。其上者当下悟得当下完具，

其次者历彼岁月，自然完具，只要此我为本，何得谓之平常耶？平常即是大道，何得轻视之耶？”

当拈花时而罔措者，都是诸菩萨及一切二乘，皆具神通，皆有功勋。皆不知此我是无功勋无神通，诞生王子，一出母胎便是天下之主。彼四位功勋为王者，无不俯伏称臣。

拈花乃指出此我乃诞生王子。后祖祖相传，皆传此诞生王子，不修功勋、不具神通而端居佛位。是名无功用佛，无名姓佛，无佛名佛。惟饥来吃饭困来眠，拈花示众而已。彼具神通有功勋者，安得不罔措也?

佛在给孤园四十九年说法，惟饥来吃饭、困来打眠一无事闲人。说法时亦无事闲人，

只教人不要热忙。不得已传人一陀罗尼也，是诱你到无事上，不是要你执法以尽此生也。今拈花示众，才是世尊度人本念。因说一切经教已久，不得已谓之教外别传。别传者，正传也。扫尽一切，独显此我，无事去即端坐成佛。此是先佛所训，我不妄言。若有人又将经教所言劝你，只当清风度耳，一个字

不可留滞心中。此是狮子儿，此是诞生王子，成佛必矣，何用多言?

世尊言此乃微妙法门，不立文字。天下犹有精微如我、奇妙如我者乎？一落文字便失此我微妙之义。能入此门则百千万亿三昧皆从此出。只要无事，从减事起，外减一切事，内减一切念，减得尽便是佛。众人是增，

故曰众生。

善知识开示贵正面说透

说法就是说此我，说此我贵正面说。正面说透而不能悟，然后迎其机侧说、反说、冷说、远说、近说、推开说、不即说、默说、喝说、打说、隐语说、显然说，然贵正面说，正面说，乃先佛所训，悟去恒河沙数。后来善知识迎人之机，遂有等等说法，悟去者亦

不少。若正面说，如怀让、马祖、黄檗、百丈、南泉、大珠、临济后至大慧杲，皆能正面说，如《六祖坛经》所说，故称为说法中之铮铮者。后代野狐精，窃似侧说冷说等句以为问答，总不知如何谓之迎机，说几转不能说，则曰：当自参去。如果要学人自参，不劳开示，此是善知识，则当唤他来与我洗

脚。不然，可惜闲饭养他。

惟正面说，开示来学，滔滔不绝，使众人或左或右，皆触其病，皆能开悟。侧说反说者，当一人之机也。当其所发之机而迎之，乃善知识之妙用也。一代有一代之妙句，当人之机以开其悟。惟近代不然，自不求悟，只习其陈言旧句，乱向来者摔去，便傲然自

命善知识，总不知羞耻，奈何奈何。

七佛出世直明此我

此我自无始至于今日，不知历过多少生死。或为人、或为物、或为男、或为女，总是此明明一我，昭然不昧。至于而今，知当下此刻明明一我，则知过去未来惟此一我。此我无相，自无始以来所受之身，皆是无相之我所发。一切如幻的泡影，凡一切形相并

此身皆如幻非实。即此心此识亦如幻非实。以如幻之心之识之身，造如幻之善之恶，得如幻之罪之福，而茫茫然迷此我于生死之中，至将来受无穷无尽之苦，不亦痴乎？能刻下自返此无相之我，而顿歇之，再不去行履往昔如幻之事，当下即佛，何用修证？虽往昔所造，有罪有福，皆空无所住，而任我逍遥。

彼罪福于往昔缘我而不能离者，盖我有心有识故也。今既知只有无相之我，则知幻之心识顿离，而罪福又何有哉？读毗婆尸佛一偈即可了毕，又何用多言哉？

尸弃佛云：起诸善法本是幻，造诸恶业亦是幻。起诸善、造诸恶，试问是谁起谁造？答曰：“我也。”试问为什么起，为什么造？

答曰：“因迷而不知此我也，故起造也。”然虽迷而起造，而起造皆幻，即所起造之境之事之物之业亦幻，与此我了不相干，只是受生死劳苦为可怜耳。哪知此幻皆由身心所出？人视此身为真为实，而不知同于聚沫暂时留滞耳。此心如风，人以为虚灵不昧，亦不过石火电光虚明不实，暂时留影耳。以如

幻之身心，起而造诸善恶，真所谓无根无实。能知此我真实，有相身心皆幻，则一切皆空，惟我独在，即与佛等，有何疑哉？

毗舍浮佛云：假借四大以为身。此一句明明说出此我，可以震醒千古。我本无相，今假借四大为身，若无此我，是谁假借此身？若非此我居其中，则此身安能行住坐卧？可

见此身非真，有我在焉。身既非真，则心生亦幻，何以故？盖因境有心，无心无境。前境若无，心于何有？何况罪福。即当起时，亦如灭也。只要识此真实之我、不生不灭之妙体，则身心罪福之境，即在当前，亦如住于虚空，有何忧乐？而众生执身心罪福为真实事，所以此我漂流苦海。深可怜悯。

拘留孙佛云：见此肉身无识，是佛假借之身。佛者，我也，了此如风之心如幻，是佛权变之幻。佛者，我也，非我不能见，非我不能了也。今此我了得身心在我，本性中空无所有，惟有此我而已矣，则斯人与诸佛何殊也？众生惟认身心是实，佛只说身心皆幻。身心是实则此我漂流，身心是幻则此我

常住。观身心皆幻，而况身心之外之所有不归于空得乎?

拘那含牟尼佛云：佛不见身知是佛。惟佛能见此身非实，故不见其有此身也。不见其有此身，则真知独存。此真知即我、即佛也。今果能实有此真知之我，即此是佛，而谓别有佛妄矣。惟真知之智者，能知罪福之

性皆空，而惟有此我，则坦然游戏生死之途，有何畏哉？此偈又加一知字，说此我更透。盖惟我能知，此知即我，不可作见闻觉知一例看，不可作所知愚看。所知愚，盖谓此知落所则愚，非知愚也。后永嘉云：“不可知知，惟知而已。”此知即我也。

迦叶佛云：一切众生性清净，从本无生

无可灭，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无罪福。如此等偈意义明了，一见便解，人多略过而不知也。何以故？盖此偈明了，则一切语句皆了。若此了彼不了，何以谓能了此偈也？此偈直指此我示人，更为明切。此我总被幻生之身心、幻化之罪福认为有生有灭，而污染此本来清净之我。日久岁深，遂受一切苦

厄，不能脱离。今一旦悟此我为真，彼皆是幻，则当下跃出樊笼，与佛无别，不过还他本来清净，则看此一偈足矣，又何须后来者烦唇舌耶?

释迦佛偈云：法本法无法。所传之法，即传此我也。然究此我之本源实无所谓法也，亦无所谓我之名也。然即此无法之法是亦法

矣，故曰无法之法亦法也。今付此无法之时，此无法之法中，生一切陀罗尼之法，以度众生。而究其一切法，又何曾有一法，不过惟有此我，假名之为法耳。即以法名此我亦可也。所谓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亦我之名也。只要将此七偈反覆细参，证明此我，仰瞻世尊拈花之时，明明以此我示众。此际有文字

否？有名相否？有拟议否？有隐密否？世尊之我明明拈，大众之我明明见，只有一金色公明明微笑，其笑为何？笑大众之明明一我，而多此一疑也。则金色公之我，与世尊拈花之我，水乳交融，而大众之我，遂在大门之外。

此我实相无相

问曰：“此我实相无相，世尊开示大众，当教人在离一切相，独知独觉，深隐秘密寂灭境中识此真我，而何以以手拈花？显然在人眼目中，不离身心幻化，为教外别传。”答曰：“善哉！斯问也。世尊初说法，教人去恶为善，乃为中下人说。教人离一切相，

见此无形无相之我，得返本还源之根本，而归于寂灭，乃谓上等人说。然此我即是本源，本来寂灭。无在无不在，动静一如，显微无间。大则包含十方，小则细入微尘。一片清虚，万相无碍。寂静而丝毫不减，喧扰而丝毫不增。动静两时而全体皆现，从来不曾隐藏，从来不曾显露。才是一现成之理，不烦

思议而可即得也。若只向无形无相中摸索，则又偏枯，而非全提。彼上上智人，只思一超即入，必不从命。所以教内只可引上中下三等，教外之传方可为佛祖之师。然此教外非世尊杜撰。若论本来之理，只有此一路，是本分传人之法。彼教内三等乃是世尊权法，为三等人不能即信，故善诱之，必归于此，

始是住手之地。盖因有许多根性委曲，乃有此上中下之繁说也。要知自无始至今，总是一真法界，并无分别。觉明空昧以前此我也，觉明空昧以后此我也，即今日万物纷纭亦此我也。自觉明至于今日，亦非此我故为造作，乃自然而然而势所必至如此，虽此我亦无如何也。何以故？由今日观过去以前，一代一

代究至无始，竟是该如此、该如彼一现成之数真世界，都在眼目之前，岂可指之为无定之幻？若是拈花乃显然之幻，不可以谓之正传，则是成过十方诸佛亦幻，堕落十方众生亦幻，诸佛之乐亦幻，众生之苦亦幻，都如梦如幻，何以谓之一真法界？谓之一真法界者，盖无往而不真也。无往而不真，则拈花

独谓之幻可乎。推此我之真，则此身亦真，此手亦真，此花亦真。则无往而不真，岂非端然一佛乎？又何必求有修有证而委曲以成佛耶？佛只有此一真佛乘教人，其余皆黄叶也，非佛本心也。有何深隐，有何显然，惟此一我而已矣。教内有幻化之说，乃佛教初学人，暂离一切相，以识此我，名曰根本。

非是要人还去枯坐在觉明空昧以前，纳闷为乐也。要知此我时时是觉明以前，时时是宝莲座上，时时是乐寂灭，时时是乐庄严，时时是无形无相，时时是与诸佛应酬，都是真，不是幻。若作幻解，则此我乃独立于相外者乎。此我在处皆真，在三千大千处，三千大千皆真，可得谓拈花为幻？若拈花为幻则此

我亦幻矣，可乎不可乎？经云：一切如梦如幻。盖如之耳。观如字之义，则可以知之矣。”

拈花一脉皆是全提

说法有全提、有半提。全提者，和盘托出也，半提者，且向内里说，使学人有悟处，担荷得起，方为他全提。如拈花乃全提。后之善知识，在相上说者，皆是全提，皆是拈花一脉，并无丝毫委曲，就在当下眼一见便说。如庭前柏树子、神前酒台、盘溪深、勺

柄长、吃茶去、洗钵盂、牙齿一具骨、耳朵两片皮，此等语甚多，难以悉举，随问随答，不思量，不拟议。此际不容你信，不容你疑，不容你参，不容你悟。要会便会，哪有下口思量处，连此我都不许提起，还说什么隐藏显露？还说什么如幻皆真？还说什么觉明空昧以前以后？可怜生大众罔措，可怜生迦叶

微笑，可怜生世尊拈花，可怜生使湛愚老人絮絮叨叨，提笔时便云此我。此我向理上说者，皆是半提。如父母未生前如何是本来面目，如何是主人公正睡觉，主人公在何处，即心即佛，莫妄想，只这是，法身无相、法眼无瑕，一念不生全体现、六根才动被云遮，等等句多是。大根器人闻此便能几及全提，

不然则延捱岁月，要大彻去还有十年廿年未在。所以有理究竟坚固，有事究间坚固。在相上事上悟去者强，理上悟去者弱。拈花则事理皆兼，所以为教外别传也。

忽然有悟，见得此我无形无相端然在此，此以心见性者也，此是半提。必须眼见，方是全提，推夫眼之所见，凡耳之所闻，鼻之

所嗅，口之所言，身之所触，远而三千大千世界，近而微尘之细，一动一静之间，无不是性之所在，方可谓之彻悟。若只能心悟，遇事遇物遇境便有障碍。

当下之念乃是正念

天地万物皆我所生，则天地万物皆我可知也。有一种根器浅劣之人亦有所见，遂专向寂静处藏身，与天地万物全不相关，而傲然以为有道之士，比比皆是，诚可笑也。然其所见只见寂静，不识此我。若识此我，则在处皆真，有何分别？识得此我，时时在当

下见，则是佛祖嫡传。若离当下，都是梦语。今人相会，不说教典，则论辩公案语句，将当下目目相对之妙我，都堆入在教典公案内，埋没不堪，污染不堪。只候气乏神困，大家散去。明日又会，明日又如是，以此终其身而已。我自四十年来，见此种人不可数纪，可惜将此当下要紧时候，都付之东流。古来

善知识都在此当下拶逼人，不使他借古人语句东藏西遁。直指其瞬目扬眉处，举手动足处，开口弄舌处，举心动念处，拂袖转身处，问答应诺处，顺我逆我处，生嗔生喜处，一捧一喝处。逼他到此我上，极力一捶，最切最易。哪里有闲工夫讲究千百年前陈言陈语，遮蔽这当下光明的妙我？俟说明此我后，提

起前人语句，指出其意，都是此当下之机，真令人一闻千悟云。

狮子儿才能知当下之妙，才能在当下安身立命，才能在当下纵横自在，才能在当下与诸佛祖同一鼻孔出气。在当下久，才能识诸方禅弊。在当下久，才能通天彻地。在当下久，远远见人来早已辨其为佛为魔。才识

当下，智慧便生，辩才便发。一离当下，此我便走作去。惟在当下，则此我分明。惟存此我，则前后际断。此我乃诸佛之法体，当下乃此我之密因。悟此我在当下不昧，则相应甚速。此先佛遗训，珍重珍重。

起过去未来之念，皆属妄想，惟起当下之念，乃是正念。此念不落空，不着相，惟

念此我，此我即是真如故。六祖云：“我此法门，以无念为宗。”无者，无一切相，念者，念真如。

当下两字，乃佛祖究竟处，所以说法时都是直指，何尝离开去。教典还序此我根本原由，列祖与历代善知识则空前绝后。不问其过去，不究其将来，一觌面四目相对，直

逼他藏不得、现不得，这随感随应的妙我出来才休。如其不然，则一棒一喝，教学人无立脚处。所以祖师禅更妙，更不可思议。

当下一机，乃祖师相传，秘密直指，大机大用。天魔见之丧胆，外道闻之魂惊，二乘以下则茫然无措。惟知此我者，则受之安坐，以为现成。

拈花乃佛大机大用，乃诸善知识大机大用，第一宗公案，不可将马祖、黄檗、百丈三公看重，将拈花看轻，都是同一手眼，而不知拈花更自如如。试问诸公亦知此否耶?

此我是万善之总名

余常思世尊在如如处，不知历过多少岁月。凡说法总不费纤毫力，或见之于手、见之于眼、见之于言语、见之于种种者，都是不可思议之如如。哪知傍有一老头陀微笑，同世尊一如如，而示此大机大用，总不出此一我也。真可谓希有之事，本分之事，吾人

能不一疑乎?

当下花，当下拈，当下笑，当下此我，有分别乎？无分别乎？有求大机大用者，当于此究心，则得机用之宗矣。

凡有一语句、一动作教人思得去、议得去，便是落二落三之义，便是入梦。思不去、议不去便是当下，便是直指，便不是梦。总

之一起思议便入梦，思议一歇便出梦。拈花可思议乎，如要会拈花之旨，当在未起思议之时，不用会则会之矣。此时也，我如也，花如也，拈如也，微笑如也，世尊如也，迦叶如也，总一如而已矣。思议中乃古今之人一大梦场。由朝而暮，由生而死，无日无时不在思议之中，无时无日不在大梦之中。只

要将此思议一歇便是菩提。惟菩提不梦。菩提者，我是也。菩提乃万善之总名，我乃万善之总持，故以菩提名我，犹之乎我以湛愚名我也。今人闻菩提，则推之万里之外，何哉？推之万里之外，乃入思议、入梦之过究，亦不能辞也。惟世尊以拈花示人，使人两眼分明，不能下思下议，真所谓大机大用，而

此我犹能入思议之梦境乎。大慧杲要人眼见性，而后人并不提起，何耶？我常想灵山会上都是夯汉，如何亲近世尊数十年犹在梦中，文殊还起佛见法见？可怜生只金色公一人对面相识。阿难俟世尊圆寂后，方入此门。然悟入又只在呼诺之间，何其容易？一部了义《楞严》反不及金色公之一呼其名，而阿难

即应之曰诺。此际金色公之我，与阿难之我，针锋相对，较拈花微笑更亲切，一呼一诺，大事已毕，天下之理之易犹有过于此者乎？灵山大众，自有生来都走了难路，故见此皆罔措也。

一呼一诺径登祖位

问曰：“金色公一呼，阿难一诺，大事已了，即接云：‘倒却门前刹竿著。’何也？”答曰：“此语乃金色公深悉阿难平日之病在多闻多识上，易于支流，惯习理解，熟处难忘，又生歧路。故紧接此句而截断之，使他在呼诺时见此我。呼诺都止时见此我，非此

一无理路之路，则阿难又在声音上生出别见，走入生平熟路，则虚此一问矣。后解此句者，要阿难离却一切门面外边所设之务，求其真实内里边事。因刹竿门前四字而作此邪解，殊不知此即秦时　铄钻也，截断众流法也。若依邪解，则不知生出阿难多少见识，岂成说话。难道悟此我后，凡一切事都推开去，

则拈花亦外边事，而何足以为诸祖所宗，金色公不若是之呆板也。要知阿难悟此我后，还是昔日之阿难，行履还是昔日之行履。乃是有主沙弥，非是多闻多见之沙弥。一著邪解，则何以谓之别传也。”

往往教外语句，妙至不可思议，被邪解者说入教内，违悖别传之旨，殊为可恨。呼

诺乃直指此我，倒却句乃截断众流，为阿难安顿此我，不致走作，破他平日所游熟路，此是传佛心印。拈花乃向上一路，彻内彻外，和盘托出。呼诺乃直指法身，因阿难平日只在外边作知解，故金色公教他在内得悟。阿难已知自家之错，故以密语来问。金色公就他一密字，便一呼提出一真阿难来。所谓石

破天惊，销尽阿难知解，还他一个赤条条光裸裸的阿难。又接倒却一句，真可谓无余又无余矣。阿难此刻才心安，竟登　祖位。邪解者亦思及此乎？噫。

法身即此我

法身者，此即我也。法身有边、有正位、有向上三义。悟得此我，不起诸念，清净无为，乃正位也。不离正位而有为于一切日用，乃向上之事也。法身边，乃初悟时超出往昔知解之纷扰，得入此清净之法门，见此我于当下，原来就在这里。如空手把锄头偈，全

无理路，将人一切妄想截断，无你用心处，忽然悟得，惟有此我，迥然在此。皓布裩谓此颂得法身边事，此之谓也。非谓法身有边，盖谓初悟得边，久于此则得正位。能日用于一切有为，则全体于用，全用于体，向上之事也。

此我昭昭灵灵如日月

问曰：“夜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起坐镇相随，语默同居止。纤毫不相离，如身影相似。欲识佛去处，只这语声是。何以玄沙说他只认得个昭昭灵灵？”答曰：“此是大士直指此我，直令恒河沙数众生见此，都得悟去。保宁勇云：向此瞥地者固多，错会

者不少。试问既能会此，错在何处？就将人之错处指出，使错者得以不错，才是婆心。此偈即小根器人见此偈也能悟得，盖为此偈说得亲切，非他说法可比，安得不一见就悟？再问保宁勇，明明偈在这里，说得如此分明，还要怎么会才不错？至玄沙说大小傅大士，只认得昭昭灵灵，总是历代衲僧家好胜心未

净，都落此病。试问昭昭灵灵，是不是定要此我一点昭灵也没有，死去才是么？定要离此昭昭灵灵，别求一个道理才是么？要知这昭昭灵灵便是，只要现成，不费丝毫力，自然而然，一点也瞒他不得。若用一毫力去昭灵，便不是。如圆镜悬空，十方皆照，是用力照否？是不用力照否？难道不是昭昭灵

灵，你有何法将此昭昭灵灵打杀？且偈中并不曾极力说昭昭灵灵。而玄沙之硬差排，将此偈埋没不少。后之愚人，因玄沙此说，遂不重此偈。即如云门打世尊，后人将天上天下惟吾独尊抛去，总不究竟。云门与玄沙埋没佛祖直指法门，罪过不小。我今提出为佛祖吐气，为后人重整直指法门。不要听近年

来诸方野狐精，拾玄沙云门残唾，欺瞒后学。”

昭昭灵灵，学者果能见此，不要自误，为玄沙瞒过。本来此我，本昭昭，本灵灵，鬼神之灵不及我之灵，日月之昭不及我之昭。若要将此昭灵推向开去，说他不是万无此理。我向年见识浅薄，亦信这伙人说话，去学禅

定，要杀尽昭灵如大死人。原来愈死愈昭灵，其昭灵更大，更不可思议。我如今只随他昭灵，我本无事，此即大士之偈之义也。但不可用心用识去东张西望，则落在昭昭灵灵处，便不是此我归宿处。只要识得大士偈，见得此我，即有时东张西望又何妨?

从朝至夕，或独处、或应酬、或谈笑、

或饮食，何尝呼张为李、认白为红，岂不是昭昭灵灵，定要错乱颠倒才是么？只要识得此我，则昭灵乃有主之昭灵，非光影之昭灵。大士此偈，乃直指主人公，非说昭灵也。以玄沙而心粗如此，何况其下者乎？衲僧家都有好胜之病，不是婆心，意见中见古人误句偈诵，他是正说，我要反说，他是东说，我

要西说，他已说得极是，必要驳一驳，以见我不落他窠臼里。殊不知此等言句，将学者惑乱的东奔西走，全无把柄，能有几个大梅，认定即心即佛到底，不为非心非佛所撼？如果婆心为来来学慈悲，将古人言句说得清清楚楚。或者此义还浅，不能到底，或者皆是正面、侧面、反面还未透彻，或者此是半提，

还未全提，或者此可入佛不能入魔，补出来开示学者之不及，而成就后人。今玄沙不但埋没后人不得知此偈之妙，且硬派大士只识得昭昭灵灵。恐玄沙还未望见大士脚跟，云门亦然。

“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如此偈与天上天下惟吾独尊，

真是世尊嫡派，明眼人一见即了，又何必看五灯内这些絮絮叨叨？只要见此我后，保任珍重，自然四通八达。所谓但得本、莫愁末是也。试问玄沙还有甚话说，此偈还是昭昭灵灵么？后来多少衲僧，一生也不曾有这几句直指开示之语，还扫去此等言句，使后人没下手处，真深可怜悯也。

入此法门　端从成佛

大士《心王铭》，乃是直指此我，痛快发挥而不肯隐密，真可谓婆心极处。只决定是有不见其形两句，试问此有字有些什么？又曰：“身内居停，面门出入，应物随情。”这不是我还是什么？他不昭昭灵灵还有哪个能昭昭灵灵？前后极力发挥，可谓说尽无余。

能悟得此铭，彼后来千七百则公案，即浩浩的来，只消弹指即碎，哪有闲工夫参他的闲家具？末句云，非去来今。妙绝不可思议。此我明明在此。非过去、非未来、非今有。若云过去，我从不过去。若云未来，我何尝未来。若云今有，自古以来绵绵密密至于今日。若不是此我，何以非去来今也？去来今

在时候上说有古有今，有后世后世不可说不可说无尽无穷，前古亦然。而此我则前乎古不可说不可说之前而又前，后乎后不可说不可说之后而又后。无尽无穷，皆是此我包括。在今日此刻当下，而又非今日此刻当下所能滞留，故曰非去来今也。呜呼！异哉！此我乃谁为为之，而如此不可思议也。彼一人之

见识建立一语句公案，任你奇而又奇、怪而又怪、妙而又妙，焉能当吾意哉？！动意开口处我便知之，而何庸参也？

就此一能穿衣吃饭之我，能应酬问答之我，能行住坐卧之我，能视能听能言之我，亦无来处，亦无去处。能生一切众生，能生一切佛祖，能生此十法界，而无一物不包括

无余。天地不能比其高厚，日月不能比其光明，古今不能比其久远，十方不能比其宽洪。又平常，又奇怪，又隐密，又显露，又大而无能载者，又小而无能破者。只一悟此我而足，有何苦何乐而不来一问也？近代并今日这起野狐精，教人抱一句话头自家去参，便谓之传道说法，冤哉冤哉。教人从哪里参起？

真教我放声大哭，泪如四海水，亦不能为诸佛吐气，亦不能为来学声冤。奈何奈何。

《心王铭》云：“入此法门，端坐成佛。”端坐者，言不用修证，只无事去，便自然成佛。无事则不染，故曰：欲求成佛，莫染一物。既不染矣，非佛而何？佛者，觉也。染则离觉而迷，不杂则不迷，不迷则常觉，常

觉则真常之佛。今落在胞胎之内而有此身，则不得不名之曰我，佛即我之名，我即佛之号。谓之曰佛，则不敢当。谓之曰我，能辞之乎？觉之云者，乃觉只有此我真实，其余万物皆空，又安肯受万物之染耶？然此觉即此我，此我即此觉，故曰性觉妙明、本觉明妙，非二之也。

入此法门，端坐成佛，此是天下第一等人，一悟即彻，总无留滞，惟古佛为能。后起者要经历许多磨炼，方不致有染而无事去。盖历劫多而所染者厚，犹之夫离家百里，而回家只百里，离家千里，而回家不能不有千里之劳。然此亦譬喻也，不可为定理。若有豪杰之士，一知此我，入此法门，则看空一

切，当下便与古佛并肩，有何同异？彼古佛亦人也，我亦人也，我何畏彼哉？

此我能超能堕

要知这我有百千万亿之我，有佛我、菩萨我、缘觉声闻我、天我、人我、阿修罗我、禽兽我、饿鬼我、地狱我，以至目前有知有觉微细之虫皆有我。试问诸君是哪一个我？此事惟有自家知、自家信、自家承认。果能时时度己度人，或先度人而后度己，先度己

而后度人，此则佛我、菩萨我也。只知度己而不发度人之心，一己之我能知，大公之我则不知也，此则声闻缘觉求出苦之我也。行十善而生天，只知十善而不知有我，所谓善我而迷此我者也。善恶相杂，则为人我。纯恶而极，则三途之我也。孰能离我？盖我而佛、我而菩萨、我而缘觉声闻、我而天、我

而人、我而三途者也。虽悟有浅深大小，自声闻以上皆属悟，自天以下皆属迷，谓之四圣六凡十法界。然皆入此法界，皆属堕义。惟此我能入十法界之中，而超乎十法界之外，能出能入，能超能堕。大矣哉，此我也。妙矣哉，此我也。

此我能超能堕要相应，能超能堕才完全。

此我本分相应之法，只要无事去。要能持此无事之法，久久自然成就。未成就时无事，成就后亦无事。终日度生说法亦无事。出生入死亦无事，东邻为牛、西邻为马亦无事。说法说到如今，令人惊骇，原来只要信得此我无事去，便能通达无碍。

无事便是

能信此我者，只教他无事去便是。后来衲僧辈恍惚此我，信认不真，又去参公案、疑言句、播弄精魂，这教悟后迷。所以傅大士之偈之铭遂尘阁不提，都向云雾中摸索，耽延岁月者不少，大失先佛所训。近日我为一友人说破，友人至某方丈中云：“我悟

矣。”方丈问云：“汝悟些什么？”友人将两手撒开，乃示此我也。方丈大喜曰：“汝真有根器，造化造化。”友人只当他已知此我，平日不肯即说。顷因说及别法，逗之曰：“只有此我，有何别义？”方丈沉吟久之曰：“也好，不如回光返照好。”友人曰：“回光返照原要照见此我，见此我后，只要保任。

如何既已认得，又要走出去回光而返照之？”方丈无说。真可哀也。

《心燈録》卷二

无生无天　乃为此我

能信此我，则不堕于一切。不堕于一切而独立，则为天上天下之尊。一有所见，则为见执，则此我属见，不得为我。能一无所见，而只见我，乃为正见。我本无形，见亦无相，以无相之见见无形之我，所谓念念真如，名为相应。得如是义，大事即了，何必

多求?

有见必堕，盖有见必有所也。惟见此我则不堕，盖我无所也。我并无声音色相，犹如太虚。天下只有十法界，入佛界则堕于佛界，入菩萨界则堕于菩萨界，其余可知。惟此我于十法界能出能入，盖以无所之妙我则能游戏于有所之法界。此我本无法无界，故

能建立一切法一切界，故能堕于一切法界。

世尊四十九年所说本意，皆是要明此我。因大众委曲，故不得不说许多委曲之权法。若能会得一念缘起无生之义，则超出三乘权学。可见三乘皆权学，权则不实，要归实义，实义无他，谓此我也。此我本来无生，若有生则非我矣。然而有念念亦非生，必有所缘

之物而起，而此我则未尝起也。顷焉缘散而念灭，而此我则未尝灭也。观其无灭，则无生可知。无生无灭，乃为此我。有生有灭，是谓一念缘起。会得此无生之我，则权学何所用哉。

学者遇善知识发明此我后，当着实精研，求相应之法。相应之法，即在一念缘起之际，细细精察。此一念中，有正缘之念，有初缘之念，有起而未缘将缘之念。果能此际看得清楚，则不能为念所累，不能为念所累，则此我尊贵矣。当正缘物之时，极力一提，离

其缘而仍然此我，可谓云散天开，日光复明，然已为所缘困敝久矣。于初缘之念起，即一觉，而仍然此我，则妙而玄，而几于常住，玄之又玄矣。其中妙处，尚可以言语形容哉，惟自得之、自证之而已。

信此我后，最要最妙者，如痴如钝，一无所知，一无所能，与么去则疾证菩提。盖

本体俨一痴钝之物，我能相应如是，所以能疾证菩提。若说到灵明妙觉，则走作了也。此是先佛所证所训，非我创言。果能如此，则一日千里，难于测度，不可思议，入于玄学，视彼义学，犹如霄渊，触处皆通，无所不达，又何必向语言文字中拾他人绪余，作知解宗徒。故修道者当趋捷径，毋堕迂途为

要也。

此我非浅非深

此我非浅非深，浅深者，其境也。只要识此我，此我立处皆真。不可将拈花为浅，十方如来也觑他不见为深。若以觑他不见为深，何以南阳国师雨淋淋地逐出耽源？若以拈花为浅，何以历代老衲皆宗此一著？所以只论此我之真，不必论其境之隐显也。人错

会佛祖之意，都去在隐处求，都去学禅定，杳杳冥冥，恍恍惚惚。可怜生汨没在禅定海中，何日得能出头？所以七百年老古椎枉用心力。华严菩萨赞佛超过禅定海，小乘人哪能识此，所以宗门不贵禅定。唐宋后真修行人，不知此我，多落此求深之病，看轻了拈花吃茶的妙义。六祖常伸两足卧，未见其修

定也。

此我明明白白

斯理惟当下明明白白，此我明明白白，自朝至夕明明白白，应酬往来明明白白，拱揖问答明明白白，自少至老明明白白，一口气不来明明白白，作恶而堕地狱明明白白，作善而生天堂明明白白，修道成佛明明白白，杂业投生明明白白。有一种愚人，谓身后渺

茫。如果渺茫，则为恶受用落得便宜，何苦为善修道而付之渺茫？哪知道明明堕地狱，明明受苦之时，才自悔自恨，亦无及矣。所以拈花吃茶，教你明明会此拈花，明明会此吃茶，明明会此当下，明明会此真实之我，无一丝毫渺茫，明明至于成佛。若将此明明之我，求之于深隐之地，岂不大误？

悟后冷坐乃习此我

《维摩经》云：菩萨观小乘入定如在地狱。盖怜其不识此我，而只知有禅定之法，终日在渺茫之中。盖禅定乃当众生妄想之一法，只要知此我本来大定，或暂时静坐亦可，非是执定此法，抛去日用，死坐以为高异。若能识此我而保任之，久久于纷扰中，而无

不大定，所谓楞严大定是也。彼不知我者，安能识此?

古人悟后冷坐，乃习此我，至于久熟，打成一片，非是习定。惟石霜教人如此，他禅师不然。教人随时随事提撕此我，不致走作，则自然熟矣。人人资性不同，要自家酌量，或静中习，或动中习，只要相安而行之，

无不至矣。

不用求真　惟要息见

初学乱烘烘地，东走西走求这个理，是病，人易知也。得此我后，于二六时中，虽看破万法皆空，而隐隐约约似有一个物事在这里，有时觉得，有时因念因事又忘记，此亦是病，人未知也。即使念念不忘后，毕竟有个物事，亦是病，人未知也。当此时要用

一个绝字，外要绝诸法，不为法蔽，内要绝我承当，放教空洞洞地，使他自己苏醒过来，大张眼目。任你东来东打，西来西打，谁能瞒你？到这地位，然不过还是此我，而此中甘苦不可不知。

古德云：“不用求真，惟要息见。”任你论说滔滔，都出于见，值得什么？若能息

见，则此我现现成成，又何须求觅他？悟此我更要息见，见息则四通八达，有甚理还障蔽得你？一有所见，则此我移位就境，则纯是境，非我也。惟要无一切见，无法见，无佛见，无我见，则此我如圆镜悬于太虚，有何物可以逃去不受其照？

此我无见无相无识

我今建立此我，乃先佛所训，乃大事因缘本分之理。历代善知识并无别途。盖时节因缘至于今日，才说出为众人知也。诸方必起谤议，齐声骂我堕我见、我相、识神。哪知此我本无见、无相、无识，因著于见、著于相、著于识，故谓之我见、我相、识神。

若真知此我，即日游于相、游于见、游于识之中，而无执染，则见、相与识都是真知行履处。可怜这伙俗汉，以盲引盲，日久岁深，难于开示，殊可悯叹。

不识此我，即极力销磨诸妄，都是东却西缘，南推北就，并无立脚处。即诸妄皆尽，不由你不著于空相，终日终年都在恍惚之际

而无归宿处。这还是真心苦修之人，其余又安可问也。若能知此我本不著相、本不落空，只要当下一知不用费力，而诸妄皆纷纷散去，并无所谓空，无所谓相，一时轻安，难于言喻。

此我乃大火聚，任你一切物泊上即烧却，诸妄于此我亦然。盖此我至真至实，诸妄皆

空，以皆空之诸妄，而劳此真实之我，攀缘于无益之地，一眼看破，痴不至此。所以智者只要发明此事，理得心安，则诸妄自退，岂不乐哉！

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即是此我

世尊将正法眼藏密付金色公，教其无令断绝。既云无令断绝，何以密付？何以不对众表扬此直截痛快简易当下之理？何以将权法于数十年中劳金口宣扬？此不得不归之时节因缘也。今我将此我到处为人开示，似乎违我世尊，殊不知亦时节因缘也。诸方无不

嗔目，谓我妄言，此我何以即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不畏堕地狱么？我笑谓来传语者，试问诸方，我今竟将此我打杀，丢向大洋里去，无何有之乡去，还有甚人来开示此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还有甚人来求开示此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若说此我不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此眼此心乃高于我者，乃我之外者，我

必在外得此而我始能成佛，必俟开示者把一件妙物与我而我始得称尊，则诸方之责我必堕地狱是也。如其不然，则诸方请自思之，能离此我而又有所增乎？必增一正法眼藏之名，又增一涅槃妙心之名，而我始得成为我乎？则凡诸经所开示无上等等好名目，都增来在此我之中，方始为全具，而后能成此我

乎？假令即如是言，则我乃一大总持，不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即此我而莫非我矣，则此我顾不大矣哉。而何以诸方独轻此我而重诸名目耶？传语者曰：非是之谓也。诸方谓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惟佛能具，惟佛能传，众人何能也？答曰：重佛而轻众生，轻众生犹可，轻此我不可，众生不过迷，若一悟即

同诸佛。我今发明者，盖发明此我也。此我乃大总持，无比无俦，至尊至贵，何名不具？何理不通？乃所谓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是也，即此我之名也。非高于我、外于我必得此而后为我也。即我即法为正法，并无所谓有法。若我外而有法，乃邪法也。我本不生不灭，若有生有灭，即虚妄也。诸方谓此我人人皆

有，彼正法眼两语句却出自世尊，所以不敢承当耳。亦非有他异见，不过自轻，可为怜悯。

世尊一日升座，迦叶白椎曰：世尊说法竟。便下座。明明一此我升座，明明一此我下座。不用言语字文，已和盘托出此我。不许说浅，不许说深，故曰说法竟。能于此会

得此我，则大事了毕，何用说浅说深？他日文殊于佛座曰：“谛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盖谓说法者莫善于法王，然法王之法不过如是，并无他说，惟此我而已，所以便下座。如一落言句，便成剩法，何能如此直指也。雪窦颂末二句云：“会中若有仙陀客，何必文殊下一椎。”固是。然未免又教人在

未椎时会，越向寂静边去，不若正下椎时妙。能于此眼可见、耳可闻会得去，才是全提，与拈花一事。其他语句，皆不能上口。

此我本是三身

此我本具三身：一曰法身，一曰报身，一曰化身，三身具足成佛。说法身示人，易于悟入。连报身化身说法，人便著相，矻矻难通。今当下肉身即报身也，世尊常说法，大众听佛之言，追思其理，赞叹其妙，要知都是意见知解。或一时不落言句，直指真实，

在报身上示人，则皆罔措。盖此时无言语可追求，无理路可寻究，惟见上座下座，拈花微笑，无可用心处。哪知道此理原不要你用心，当下即是。若涉丝毫用心，则剑去仙人远矣。

斯道非浅非深

斯道非浅非深，有一等粗浮之人，都在浅处会。动云拈花微笑、吃茶去、洗钵盂等等眼所见者皆是，不可垂眉闭目，在鬼窝里作活计。遂终日扬眉捏目，支手舞足，敲禅床，摇拂子，或棒喝，或拂袖，或竟去，久久将此我竟堕在风动窠窟。而正法眼藏涅槃妙心

真实之义，置之罔闻，乃悟后失之于浅者也。或未曾悟而私相传受，以盲引盲。近来总是此辈野狐为崇，愈觉可怜。有一等豪杰之士，悟后极力向深处精研，如大死人，如枯木，如顽石。遂得前知及殊胜神通，将世界看作虚幻，而忘却拈花实义，总不发一度生之心。不是发颠狂如神僧之徒，即是入山不返，避

世如仇，如两个泥牛斗入海，直至而今无消息者，乃失之于深者也。总不是悟此我，而行于度己度人之中道。浅者虽不及此，而胥失之矣。或有未曾悟此我而求之于深者，亦得神通，乃外道之事，不可并论。只看临济德山赵州诸公之行履，则悟之矣。总之要明拈花示众，而付金色公以正法眼藏，涅槃妙

心，本是一理，则非浅非深之义可知矣。

此我无对待

此我无对待，所以独尊。此我无比似，所以独尊。此我本不是物，而能生出一切物，且能为物安名，而此我独无名，所以独尊。今强名之曰道、曰性、曰真如、曰阿耨菩提。人只知求道、见性而证真如至阿耨菩提，竟忘却了我，这冤苦向谁可诉？今向人言，只

要知此至近之我，则道性等名皆归于我矣，其谁信之?

此我纵横自由

此事本易，若教我说向难处去，我则不敢。何以故？此我时时端然在此，人人皆具皆足，一说便明，而以为难，欺人乎，欺心乎。我常历观佛祖经教语句，说得惊天动地，不知打退了多少众生，令我不能不生瞋恨，诃之骂之。可怜生吾人不识前生作何等业，

竟来生此世间，为五蕴所困。欲出五蕴，又为天魔外道之法所困。欲出天魔外道之法，又为佛法所困。入佛法已困矣，怎奈见识浅，又为那些惊天动地之言打退。总是吾人造恶多端，招此报应。今速速忏悔，向湛愚老汉于刹那际三昧说明此我，堂堂的作人去，哪里还有五蕴来困你，天魔外道来困你，佛法

来困你。我于此道历尽甘苦，彼五蕴及天魔外道之困我，看破一遣便离还轻。惟佛法困我最重，未悟时看佛可爱可恋，既悟后还可爱可恋，而今才能诃之骂之。惟有此我巍巍堂堂，出入五蕴天魔外道佛法之中，呼之即来，喝之即去，纵横自由。盖我得此简易之理，开口便说，不忍欺瞒众人，而返招疑谤，

常常于无人处堕泪，总为一体相关，奈何奈何。

此我天地不能似其高厚，日月不能似其光明，鬼神不能似其幽深，四时不能似其化育。一切贤圣佛祖及人天万物三途，都是此我中之一点光影，还有什么可以及他？而吾人总不一顾，何也？不痛哭流涕长太息，教

老汉何以度日？不得已只得去拈题作诗，作诗乃老汉六十外事也，总是不得已要消遣一时，无奈诗中又露出痛哭之意。哀哉！总是老汉之命苦此一生而已矣。

此我非大非小，非内非外，非有非无，非动非静，非圣非凡，非合非分，非生非灭，非往非来，非男非女，非善非恶，非真非妄，

非实非虚，非方非圆，非迷非悟，非显非隐，非流非凝，非佛非众生，非有相非无相，非可言非不可言，总之不可思议非不可思议。要会此义甚难，不如只会此我，则尽之矣。

十法界皆此我神通所造

我常想此我之玄奇高妙、神通智慧真不可思议。太虚中有十法界，十法界中等等奇异，皆是此我神通造出。而此我则游戏于十法界之内外，试问此我乃何物事，而竟能如此？然此我即此能视能听能言之我，而人人具足者。何以谈及斯理，便目瞪口呆，莫知

所措。甚至竟厌听而去，甘心作酒囊饭袋，以终其身。将这能造十法界之此我，竟作贱到如今世人这等地位。若不痛哭，不能也。

世人作贱此我到三途去，皆由这心意识好名好利之故。我看明此故，遂打杀这心意识而见此我。当无心无意无识时，此我镇日在家，安坐无为，何乐如之？常想世人能使

令心意识造出三途法界，我今使令心意识为我造菩萨法界、佛法界。得菩萨之名，佛之名，菩萨之利，佛之利。世人所造如彼，受一切苦，我所造如此，受一切乐。孰得孰失，请君一辨。

此我当下便见

此我直指当下便见，不用参，不必在诸公案语句上胡求。一经语句上参，便十年二十年耽误去，为语句难明而发退心者，同恒河沙数。如《指月录》，亦有功于人，而耽误人处十有七八。余今为学者检亲切而便于悟入者，一参便知，非是图捷径，理本如是。

公案有两义，曰理，曰事。悟其理而不悟其事，则遇境有碍，于事上亦有所见，而理上未安，则根本不立，是故要理事双融。如出定公案如何参得？我见参此者，来千人千人退去，来万人万人退去。即五云逢翠岩真、洪觉范、大愚、云庵至妙喜诸君子，不过悟其理而已。彼女子以何因入定？文殊何

以不能出？罔明同一鸣指，何以能出？世尊何以能知文殊不能出，惟罔明能出？罔明何以知世尊之意，而即来应命？都能知否？融否？此乃有理路、有因、有由，在四人见地所历之事，有许多分别，惟世尊一一皆知，如何参得？若依此无下手处得见本来，又何必参此头绪繁多之事？近今竟有许多人会此

公案者，较文殊高出一头，真是良心丧尽。至于诸君子之偈，皆是于理上融，事上总未见得，如何了得这件公案？若了得，则皆能出女子之定，岂不惭愧？参公案，要亲切相近此我的语句，则一参便入。不用许多絮叨，如即心即佛、念佛的是谁、如何是本来面目、清谈对面者是、不离问处等等言句最易入。

不然则如秦时辘轳钻、一二三四五、非梁陈等，去与他一个没头没脑、没去路、无理路、用不得思量、闷住他，不怕他不自寻活路。诸家语句，不过要明此我。如何《指月录》教人参出定公案？今之言能悟此者，问其理则不知根本，问其事则莫知所措，而竟曰悟矣。不能不令人回痛哭而大笑之。余于此则

公案，在权书内论颇详悉，惟智者谅之。

此我不著相不落空

问曰：“如何能不著相不落空去？”曰：“只要会此我，则自然不著相不落空。盖此我本来不著相，本来不落空。修行人动辄著相落空者，乃不知此我，无归宿处故也。然著相落空，皆是有念。若无念、静动皆是此我用事，又何著何落之有？”近代及目下诸

方大病在落空。他亦有些工夫，亦有所见，他于离一切相上作工夫，忽然皆是虚妄，本无一物，惟见于空，以为悟了。常于此辈追到此处，他便无言可对。遂曰：“你自家参去，自然晓得，别人不能替你出力。”他却不知道能见此空是哪一个。若此际不能忍，与他露一我字端倪，他便骇然而惊，便捧出

《金刚经》我相二字作证，死也不信。到此时真是难言，只得顺他之意，说此际我见一切皆空，不可加一我字。为什么你信此甚笃？难道信此空者不是我么？总一味摇首，教我自家参去，神色大变，遂拂袖归方丈，比比皆是，奈何奈何。

诸方近我都要我归依他作付法弟子。及

我说到他悟处不过一空，他便赞我有大根器。遂因其所许，再进一步，则哄然矣。我亦以《金刚经》证之。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此两我字，请问是哪一个的我。信心清静，请问是谁的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生无所住心又是谁的心？难道都是空么？经云离一切相，乃教我

离去我著之相，非离我也。这我你有甚法可以离得？推到极处，此身可离，此我不能离。明明的一个道理而不信，而生一见刺，认以为空，岂不哀哉？

试问诸方，只这离一切相的是谁？分明是我离一切相。如何是空一切相？离后只独存一我。如何是空？你著在空处，我明明知。

你时时恍恍惚惚无立脚处。你也知道你无立脚处。只因为你吃过盲师毒药，又开过堂说过法。有了些体面，称为和尚，硬着头皮。日近一日去见阎魔王，被小鬼大棒打臀，那时有体面也无？何不今日略虚一虚心，到湛愚老人前替你说明，可不是好么？何苦作此虚体面，自弃自欺。而曰：“彼居士也。我

和尚也。焉有向居士问法之理。”要知阎魔王亦居士也。与其将来向阎魔王跪求而哭诉，不如今日来向我而请谈。世尊出生即将此大事因缘说明，曰：“天上天下，惟吾独尊。”吾者，此我也。人人皆具者也。后云门出作打杀语，乃云门孟浪。如果人人皆明得独尊之义，天下那有不太平之理。必打杀此语而

后太平，不亦更扰乎？因此语出，后人遂总不理论世尊之直指，误却多少豪杰之士，都离却此我而别寻生路。琅琊觉还赞他能报佛恩。可恨可恨。惟云峰说云：“云门虽有定乱之谋，且无出身之路。”可怜后人被云门一打，将此吾字都抛向大洋里去，入于邪道，无出身之路。皆系云门所误。我若在云门时，

一棒将云门打杀与狗子吃，才是报佛恩，才是定乱之谋。客曰：“老人不会云门之意。云门要天下之人皆知此我之尊，不可独让与世尊。若让与世尊，天下不太平矣。”曰：“实如是。我当为云门礼拜拈香。盖为数千年来，总未见提此直指要道之法门，而诵云门之语者多，是以使老汉生嗔动恨。”或曰：

“老汉还有嗔恨否？”曰：“我于云门此两语不生嗔恨，何足以报佛恩？”

报化皆幻相　唯我是真佛

世尊于明星出时，廓然大悟，成等正觉，乃叹曰：奇哉！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著，不能证得。云一切者，非但人也，一切众生皆有此我，故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岂只如来，盖众生为妄想执著，故不能证 。若一念知有此我，妄想本空，即时能

证，不让如来。此是世尊极亲切直指婆心处，人读此每忽略过，真不哀也。

世尊在忉利天为母说法，优填王思佛，命匠雕旃檀像。及世尊下忉利，像亦出迎。世尊三呼三应，乃云：无为真佛，实在我身。云真云实，乃在下忉利之我身也，非在旃檀木身也。盖佛所到处，有情者成佛，无情者

皆变为黄金。旃檀虽木，然已成像，故三唤三应，化身在焉，此佛之本性功德圆满，遂尔神通如此。世尊恐人误认化身为真，乃云无为之真佛，实在此我之身，非在彼化身三应木身之中。故后来祖教皆云，报化非真佛，与世尊同一正见，要人知此我乃真佛，彼报化非真佛也。世尊已明说破，而后来好事宗

徒，不识此我，乱教人参真佛在哪一个身中，以盲引盲，真可哀也。

世尊诃莲花色比丘尼：汝何得越大僧见我，汝虽见吾色身，且不见我法身。须菩提岩中宴坐，欲见吾法身，即此我也。想比丘尼乃功勋中人物，故有神力作转轮圣王，而不知此我，故受世尊之诃。我今代比丘尼出

气，当世尊言毕时，即曰：“世尊要我离色身见法身耶？”此时世尊自然知错。退避三舍。然比丘尼自念我是女身，已露狐尾，安得不受世尊之诃？世尊因五通仙人问，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仙人应诺，一召一诺，已明明指出那一通。而仙人不悟即是此我。佛即曰：“那

一通。你问我？”又明明指出此我，仙人终不悟。后人判此，都是习套语，不足论。惟断桥伦作颂，末句甚好，乃曰：“三个老婆相对坐。”若要明此我，只将此句用力一参，是何道理？管保此我即刻觌面，断不相欺。盖那一通，即此我也。妙喜云：“今时有一种弄泥团汉，往往在那一通处错认定盘星。”

定盘星即此我也。那一通三字，将人引开去，误人不浅，所以都是弄泥团汉。世尊一召后，又曰：“你问我？”引仙人到这里切近处来，而仙人至今还在那里。悲哉！

七贤女所云无根树、无阴阳地、叫不响山谷，皆喻此我也。佛云：我诸弟子大阿罗汉，皆不解此义，惟诸大菩萨，乃解此义。

要知斯理在切近处才能觌面，此我一离远便错。若知此我，彼无根树等语，到耳便知，不可将大菩萨看高了。不过能知此我，便超出一切大阿罗汉。

无边身菩萨，将竹杖量世尊顶，丈六了又丈六，量到梵天，不见世尊顶。无边身菩萨量世尊之顶如此，今试量一量此我之顶，

还量得尽么？无边身即此我也。身既无边，顶焉有尽，以我量我，徒费辛勤。

良马见鞭影面行

外道问曰：“不问有言，不问无言。”世尊良久，外道遂悟，作礼而去。外道真可谓良马见鞭影而行，后人都在良久处会，乃见影未见鞭也。外道见影悟鞭，影者鞭之影，鞭者影之鞭。既有此虚影，则有此实鞭，得此实鞭，则到处皆有虚影相随，而刹那不离。

若只认虚影而不悟实鞭，惟良久处有此我，不良久竟无此我耶。雪窦显等判，皆不著亲切处。惟百丈请益法眼，语未终，法眼云：“住！住！汝拟向世尊良久处会那。”丈从此悟入。悟入两字妙，乃见良久，而知此我也，犹见鞭影而知鞭知利害也。初悟者见良久而悟入此我，若能悟此我于当下者，即良

久即我，又何有鞭影之喻也。盖此我极其现成，固已久矣。惟其久固良，故世尊于有言无言之外以良久示之。客曰：“何以谓之良也？”曰：“问即不良，良即不问。”

今日说定法，昨日说不定法，乃建化当机下药，是佛妙用，即此我妙用，非外道能知。只要能知此我为主，说定不定法，总是

诱人悟入此我。

世尊紫磨金身乃此我建立化门

世尊紫磨金色之身，试问诸善知识，世尊灭度后还有此身否？还无此身否？此义虽善知识恐亦不能悉也。此义乃至真至实之妙义。于此义不明，则此我如影如空、如梦如幻，渺渺茫茫，值得什么？一口气不来，此我归宿何地？若云非灭度非不灭度，犹如太

虚无在无不在，说有归宿之处便是执著。我于三十年前闻之已熟，只好哄鬼，不怕你到三十日不凄凉孤苦，所谓无主孤魂是此辈也。试问此金色之身是此我原有的，是此我修出来的？若说现成原有的，何以悟此我不见有此身？若说修出来的，则是幻化之身，世尊何以将此幻化之身，谆谆教人瞻仰取足，勿

令后悔。若使云门在此，必喊叫打杀打杀，令天下太平，真所谓未梦见在。惟弥勒示善财云：汝既已得根本智，根本智只此我也。当亟修差别智，度一切众生。差别智即后得智也。得根本智见性，得差别智成佛。我以差别智度无始以来父母兄弟妻子亲戚朋友及一切众生。因功德繁盛，于虚空中生出楼阁，

分为内院外院。于内院中重重楼台殿阁，于楼台殿阁之正中，又生一极高之阁，俯视四处楼阁。阁内忽然生出一微妙色身之我，像如孩童，颜色美好，世莫能比，即如世尊紫磨金色之身。此微妙色身，非从天降，非自地出，非自空有，乃此我建立化门，积累功德，自然而生。说此我非此身也，非也。说

此身非此我也，非也。此我即此身也，此身即此我也。于是游戏阁楼之中，虽天地万物皆坏，而此我此身此阁无穷无尽、不可说不可说断无坏理。弥勒尚如此，世尊则何如乎？所以世尊以手摩胸，要人瞻仰，岂是谓此身将坏，尔等速速看取耶？后以三昧火阇维金色身者，盖示人以常法，而金色身则高然独

举，岂有坏理？诸大德切不可被世尊换却眼睛，竖起脊梁，明此实义，学弥勒去，才有著落。若学两句非灭度非不灭度腐朽陈言以为问答，不如早死，看看死后光景怕不怕，再来作人，始信湛愚老人不汝欺也。

此我具足千变万化不可思议之理，则外现千变万化不可思议之境。所存于内者，尽

是智慧大慈大悲之心，则外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之相。所存于内者，尽是愚痴嗔恨杀害之心，则外现禽兽饿鬼地狱三途之相。断断不虚，决定之理，此是先佛所训，孰得孰失，可不勉之。

参语句贵在当下超入如来境地

经题“癸一去下面天字”字，问曰：“以字不成，八字不就，是何字？”曰：“你这一问，直逼得老汉证无余涅槃。不但我不识此字，即十方如来亦不识此字，西方二十八祖、此方六祖亦不识此字。即此不识处，打一返照，迥迥然是谁不识此字，不愁你不悟。

此是第一入道之法，最直截，最简易，凡语句无理路，使学者易于悟入，何以故？若语句有理路，令人精研，精之又精，研之又研，即精研到圣人地位，不过落在圣坑。若想识此字，则未梦见在。要知语句无理路，乃理之至者。令人一见，将你精研之心叱之千里之外，使你当下无处用心，便去不得。要知

因无理路可寻，则不能前去，又要会，又罢不得。在此去不得罢不得之时，不隔一线，即超如来之地。只在一提语句，刹那际便是去不得悟入之时。何须多日，说五年十年，真不堪入耳。当领会你这一问，直逼得我证无余涅槃之答，则当下即入。”

参语句，最妙在去不得，更妙在罢不得。

自有生以来，此我起心起意起识，无时无刻不去攀缘物境，竟将此我纠成了一团妄想。其本来无相之实相，埋没不堪。若渐渐销磨他，甚是费力。古德想出参语句之法，直要人当下即超入如来之地。更妙在语句并无理路可思、理路可议，刹那间即将你有生来多少妄想一截即断，使你心意识去不得，不怕

你不生疑。然这去不得之时，正是此我本来面目显露之时，与十方如来觌面之时，实相无相之时。若能一眼瞥见，岂不庆快生平？无奈其到此而不能开悟。其不能开悟者，乃不能就贴近一想，此我便是，还隐隐的想必有一玄奇高妙之境。所以虽去不得，却不能悟，然而疑矣，然而不能不疑矣，疑固不悟。

然而妙在此疑，此疑只隔一纸，这疑即是你出头的要路，即是你脱生死轮回的妙法，即是你证道与诸佛相见的密因。百千万劫容易不得到这里，百千万参学之士容易不得到这里，万万不可罢手。若一罢此疑，则与此道永无消息矣。盖罢不得者，乃罢不得此去不得之时，乃千古一逢之时也。夫以千古一逢

之时，而竟罢之，则成何等人也。

如来禅、祖师禅无非明此我

如来禅亦是明此我，祖师禅亦是明此我，非祖师禅高于如来。但所设之法则捷径无比，然总出自拈花，要你当下便见，不俟将来。但祖师禅一代一代便弱下去，何也？盖无大法王发狮子吼，震醒聋聩，于捷径处指示之故。自唐宋后，夹杂拖带，失却当年直指心

灯。自有五灯以后，又有《指月录》出，乱哄哄不知教从哪等语句最为直截，哪等语句反滋扰攘。初入手岂可混参，若于不当参者而参之，乃徒费心力，有何用也。参话头要下手便去不得为妙，若一去，则不得矣。一去则涉心涉意涉识，如何得这实相无相之妙？去不得则住矣，试思此住者何物也？试

思此思者又何物也？不若一齐放下，则此我有不炯然乎。其次则生疑，疑亦妙。然要尽力去疑，疑到极处，自然悟入。悟后一想，原来多了这一疑。当去不得时，早已得之矣。

参语句要句少字少者为妙，经文“癸一去下面天字”字甚好。必定要参出他是个甚字来方休，与他死命的扭在一处，与生俱生，

与死俱死，自然有个入处。此即是无边苦海中一大慈航，上此慈航必到彼岸。愈参愈不识，愈不识愈参，毕竟是何字。参来参去，参到无可如何处，忽然悟曰：我认得了也。认得还是以字还是八字？说以说八，劈面便打。

有理路语句不济事，因有理路可寻，便

只管向前去。无理路语句妙，当下一参便去不得。不但我参到此去不得，即十方如来到此亦去不得。去不得不是因语句所逼触途生碍，盖当下即逼你到切近处，会得这无上妙义。即有此去不得便发闷的时候，当此发闷之时，只问发闷的是谁，一决即了。

参禅最易入道

天下之理，惟有参禅最容易。只要语句简约，截断中流，一参便入，不要费许多岁月。只为自唐宋来将悟字说得张皇可畏，遂将此事看得惊天动地。若在湛愚老人为人发明此理，只消当下便悟，较之参禅更易。所以世尊将平日所说智慧辩才神通一概推却，

将拈花极易之事示人，而大众反致罔措，诚令人不解。非我故为说得容易，假此诱人，盖此我人人皆具，一说便明，有何艰难？古人说得其难者，乃古人之陋也。

问曰：“子所建立，乃此我也。历代禅师上士忽然大悟，自然别有一玄奇之妙，哪里是悟得此我，便为极则事？若是以此我为

极则事，早已谆谆然说之矣，何待今日？”曰：“古人无不谆谆然以此我命人也，但汝不能会。自世尊以后至于今日，说我以示人者不可胜纪，前已悉言。今但论不说出我字名目而以我之实示人者，何莫非我也？古人教你不要著相，试问是谁不著相？不要落空，试问是谁不落空？忽曰我悟了也，此我原是

我悟，非别人也。又不著相，又不落空，又是我悟，试问不是悟得此我，悟些什么？若谓我之外更有不可说之妙理，则是心外之法，则堕外道。古人悟后不即说出我字者，盖不欲其有我之名，而得此实相无相之至诣为至也。我今日特明言此我。其始也，遵世尊惟吾独尊之教。其既也，遵临济公听法道人、

说法道人之教。我于斯道参究四十二年，若不能自信，焉敢张目大呼？欲天下万世都信我说。盖有时节因缘劫数，该与天下后世之人共明此我，岂诸方之所能骂者。汝果能明此我，将千七百则公案，条条以此我参会之，不过是此我一千七百样变相。人为变相所惑，故参差异见不得相应，而此我遂入长夜。虽

入长夜，而此我则自若也。我即心也，心外无法。即心即法，即法即心，是为心王，是为法王。惟大悟者能证此心王，证此法王。若谓心王法王之外 ，更有玄奇之妙，则请汝自得之，非我所能知也。当深自思惟，毋躁言，取咎不浅。”

金刚般若外绝纤尘

永嘉云：莫谤如来正法轮。谤此我即谤正法轮，罪不容赦，必堕地狱。不知此我，任你修百千万劫，总在外道窠窟里。盖外我而执定一个道理，故名之曰外道也。何况不知此我，而又不修行而与谤者乎?

经云：无我相，无人相。庞居士问座主

曰：“无我相、无人相，阿谁讲？阿谁听？”主无对，示偈云：“无我亦无人，作么有疏亲。”言其无我人肉身之假相，并无我人之假名，则同是一体如来，有何疏何亲？又云：”劝君休历座，何似直求真。”言我人名相皆假，不如直求此能讲能听之真我，而何以历此座而妄讲妄听也。真我即此我也，

非此我之外又有一真我。盖对名相之我，故谓之真我也。又云：“金刚般若性，外绝一纤尘。”此我本是金刚之体，本是般若之性，名虽有三，其实一我也，焉得有纤尘之累？所谓何处惹尘埃是也。又云：“我闻并信受，总是假名陈。”言闻言信受，总是假此名相，开示此无一纤尘之我，以陈于人而已矣，有

何他说焉?

破戒比丘不入地狱

经云：清净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狱。既清净矣，何以不入涅槃？既破戒矣，何以不入地狱？盖谓地狱涅槃，乃人心中所生之名相耳。果能一悟此我，则诸相皆空，涅槃地狱，今在何处？清净破戒，出自何人？著于清净者，便谓有涅槃之地可以

入也。著于破戒者，便谓有地狱之处可以入也。试问此我犹如太虚，何处是太虚之清净，何处是太虚之破戒？但不知此我，则名相纷纭，遮眼塞耳，东西乱投，如梦中事，分分明明，竟在目前，忽然觉来，了不可得。一悟此我，亦复如是。

此我大如太虚

经云：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于诸妄心，亦不息灭，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于无了知，不辨真实。问曰：“此何法也，岂不令人惊畏？”曰：“此是世尊指出吾人本来，至于而今，再至将来将来不可说不可说，总是不用一点修证，现成之佛。只要信得及，便安

坐莲台。回思一切经教所载诸佛菩萨度己度人之法，并所立功德，皆属梦幻。只为不敢信此，所以蹉跎岁月。不但吾人，往古佛祖，亦是不能信此，故有多少修行的传授工夫。后悟及此，方才歇手无事去，成佛成祖。所以后代唐宋诸君子，他能啸傲孤峰，诃佛骂祖，皆会得此义者。彼三乘权学，一望而逃，

再不敢正目一视。盖此我大如太虚，尊无有上。今于太虚之中无有上之下，忽然有七尺之身，不过一微尘之相。此微尘相中而有一如风之心，以一如风之心，往来于一微尘之中，做得些什么出来？便终年终日作嘴作脸，说我在这里修行办道，岂不惶恐煞人？你就学佛祖，同佛祖一样得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在此我太虚之中，皆是梦幻。而此我之尊，本不在此。所以达士能悟世尊之言，当下一笑歇却，凭他去总不能干碍此我丝毫。故居一切时，不起妄念。而此我自如也，不因不起妄念而自如。于诸妄心，亦不息灭。而此我自如也，不因能息灭而自如。住妄想境，不加了知。而此我自如也，不因加了知而自

如。于无了知，不辨真实。而此我自如也，不因能辨真实而自如。总之吾人不知此我乃现成本来之佛，不知此我即太虚之大，不知此我乃无上之尊。而只认此微尘之身，如风之心，自家摇撼播弄，徒费心力，不能休歇。所以堕诸苦海，无有出期。古来能会此者，才可以谓之得法，称无事道人，坐法王位说

法去。

不汝还者　非汝而谁

经云：诸可还者，自然非汝，不汝还者，非汝而谁。如此直指，可谓明白极矣，而犹不能悟，何哉？诸可还者，如明出自日月，今以明还于日月，空出自太虚，今以空还于太虚，此皆本可还者，盖明与空非我也。我能以可还之物还于物，能以不可还之我，而

亦有所还乎？可还者，乃目见耳闻之物也，不可还者，乃此能见能闻之我也。故直指之曰，非汝而谁。我想世尊将可还者引出这不可还之我，欲阿难及大众，当下知宗识祖，得见本来面目正好直入如来之地，则当庆快生平。无奈大众默然，阿难恍惚，遂忽略听过。至后被金色公一呼其名，始悟，真可痛

哭！以世尊之金口宣扬此我而人犹不信，而况后起者乎？所以后起者无可如何，遂以无理路句逼出此我，使他自认。先不与之说破，他识得后才与之证明，流传至于而今。然以无理路言句参而退去者，或千百万亿不胜纪。即我眼见于四十年来，因参竹篦子而退去者，不止百千，此皆无理路言句之误也。古德煞

是婆心，要逼他当下便见此我，而无奈未悟者视之若登天之难。若有理路之言句，一参便有路可入，有理可玩，缠绵或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不能自脱，此又有理路言句之误也。我于此思量，不如直指此我，上遵世尊，次遵临济，只要他信，若能信，便入此无上法门。

维摩不二法门，文殊赞曰：乃至无有语言文字，是菩萨真入不二法门。三十二菩萨皆有言说，以入此门。文殊以有言说无言，惟维摩默然不答，开示此我，未有如此之明也。凡有所在皆二，在我则一。此一无对待，故曰不二。悟此便了，何难之有?

一纸之隔

志公答梁武帝云：“十二。”梁武所问者，弟子烦惑未除，何以治之？而何以十二两字答之？又问十二之旨如何？答曰：“在书字时节刻漏中。”又问：“弟子何时得以静心修习？”又答曰：“安乐禁。”此皆为梁武截断众流，当下直指，本无烦惑可除也。

直逼得梁武不晓，可惜当时错过。即就他不晓处，要他晓得那不晓的，一槌击破，岂不痛快。在志公已有此等言句，无奈梁武不悟。而后人于此三句多有解说，真可笑也。

当日梁武帝一问，宝志公一答，分明一问一答，两尊活佛，只是说话不同。虽然说话不同，而佛则未尝变异毫末。虽然未尝变

异毫末，而却有霄渊之异，看来只隔一纸。或曰：“如何是一纸之隔？”曰：“闻十二两字已不晓矣，又闻在书字时节刻漏中益不晓。到此益不晓地，乃十方如来拱手不敢吐一字之时，十方魔王震恐即时销陨之时，十方一切众生成佛之时，只消一弹指圆成八万门，不是此我，安能不晓？后世无知者，解

说此三句，以为有得，知此者云乃截断众流法也。独有一人惟赞叹此不晓，为梁武帝吐气。不晓益不晓，个中已了了，试问宝志公，志公更不晓。”

志公大乘赞，并十二时歌，都是直指。末二句更妙，“未了之人听一言，只这如今谁动口？”而今人总不提起，有提起者，便

曰：“都晓得久了，而今要明出定、产难、托钵等公案去。”要知公案虽多，其根本智之理则一，如何悟此不能悟彼？再问其果系谁动口？又茫然罔措。末世众生不肯为己，乃至如此。

此我先天地　无形本寂寥

善慧大士曰：“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只明此一偈，大事即了。何必大藏经教，何必《五灯会元》、《指月录》等书。何必千七百公案横说直说、左说右说、隐说显说，何必建立，何必扫荡，何必哓哓言。跳出张三窠窟，又

入李四窠窟。跳出李四窠窟，又入某家窠窟。要知都是梦话，总不如此偈一见便了。偈所云物乃此我也。先乎天地而有，究其从来，诸佛不知也，亦不得而知也。无形无相，本来寂寥，至今寂寥。而今你我面目相对，眷属相对，甚至夫妻聚头时，千军万马时，霹雳交加时，掀天翻地时，寂寥更寂寥，再至

将来将来不可思议之将来，无不是此我之寂寥时也。而曰必要除去一切声色，退居独处，才能复此寂寥。乃梦话，乃落二落三语，上智之士，必不愿闻。天地万物，皆本此寂寥之我而出，四时虽有凋落，而此我则终古如斯也。明此我还有什么不足处，还要去东张西望四处驰求？或曰：“得此我为什么不能

即同诸佛，具智慧辩才神通等等奇妙？”曰：“初悟此我者，如孩童然，必俟其长成，方可应酬人事。明此我后，习气渐渐消除，则智慧渐渐扩充。自无始以来所染所著也，必须五年十年二三十年才能销尽，所谓渐臻玄奥。古德所历，不我欺也。或者有即具者，必是佛祖再来，一悟便彻，岂可概论？经云：

菩萨再来，尚有隔阴之迷。何况吾人，即有前因，已经隔阴，岂可上同诸佛？悟此我后，设有此念，乃魔念也，切须离之。不然则广求知解，增益见识，虽悟而又迷也。”

切忌向外求法

未悟此我者，又无善知识发明，只要在视听言动见闻觉知上密密自究，是谁视听言动见闻觉知？数日之间，即能悟去，切不可外求。悟去后只要时时照顾此我，令教熟去，日就月将，熟则忘，忘则化矣。化则惟有此我，而无此我，而无此我，惟有此我，而谓

行住坐卧一无事之佛是也。客问曰：“老人今到何等地位？”余笑曰：“我有一言，汝勿惊异，我今闻一切如来之言，闻一切圣贤之言，闻一切善知识公案语句，总不堪入耳。”大士又发明此我、直指此我曰：“夜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起坐镇相随，语默同居止，纤毫不相离，如身影相似，欲识佛

去处，只这语声是。”大士此偈，纯是我相，大背经旨，与讲《金刚经》以尺挥案一下便下座，为同为别？若此偈出自湛愚老人口，不知动诸方多少口业。妙在大士从第四天为度生而来，人不敢骂。玄沙云：“大小傅大士，只认得个昭昭灵灵。”我若在彼时，即劈面掌玄沙，是你只认得个昭昭灵灵，看玄

沙向我敢道什么？我看一切语录中语句，惟古佛慈悲，才肯直语，其余悟道者，皆弄嘴瞒人。我若开出这伙禅师善知识名字，教他自愧自恨，自不能安，抱惭无地。古之真悟道者尚如此，则近未悟而谓悟者不可问矣。

前颂已将此我和盘托出，其奈人不能信，不得已，又曰：“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

人在桥上过，桥流水不流。”惟皓布昆能知此颂只到法身边，不能到向上一路。后人只以此颂过于前颂，哪知前颂纯是向上。后之悟者，都学作此颂，如断桥伦等：狗走抖擞口，猴愁搂搜头，瑞岩门外水，自古向西流。客曰：“此颂古奥深妙，高于前颂，老人何轻此而重彼也？”曰：“此后来世俗禅师之

见也，他虽开悟，而慈悲之心不能自发，都走入此套，自为高异，要人仰他，不可思议。他若能作前颂，我许他作此颂。他若不能作前颂，我不能不硬差派他作弄嘴瞒人之人。至于大士《心王铭》，真可谓万古箴铭，悬之座右，朝夕玩味，管保成佛。”

但向己求　莫向他觅

南岳慧思曰：“道源不远，性海非遥，但向己求，莫从他觅，觅即不得，得亦不真。”道源性海，即此我也。只向我求，则何求不得不真哉？又曰：“顿悟心源开宝藏，隐显灵通现真相。”我乃心之源，今顿悟此我，则宝藏开矣，真相即我也，于或隐或显之际，

无不灵而通焉。悟与不悟皆全具，不可谓圣具而凡不具也。你看凡众应酬往来，少些什么？惟悟者能见之，不悟者梦梦耳。又云：“独行独坐，惟此我能生百亿化身。”起一念即一化身，万念即万化身，安有数可量也。又云：“纵令逼塞满虚空，看时不见微尘相。”此我之妙乃至如此。又云：“可笑物

兮无比况，口吐明珠光晃晃。”以虚空至于万物，皆不能比况此我。然说法滔滔，如明珠外滚，而光明无所不照。又云：“寻常见说不思议，一语标明言下当。”惟此我不可思议。然以一语标其名曰此我，则千当万当，虽十方如来浩浩的争辨，亦不能移易此我两字之名矣。又发明此我曰：“天不能盖地不

载，无去无来无障碍，无长无短无青黄，不在中间及内外，超群出众太虚玄，指物传心人不会。”此偈可谓明极矣，言此我极三千大千世界不可思量，无物不是我，无我不是物。今指一物以传此我焉，而人不会，真可哀也。

智者只明无学地

布袋和尚云：“只个心心心是佛，十方如来最灵物。纵横妙用可怜生，一切不如心真实。”布袋和尚直指说到这田地，还要湛愚老人怎样说诸君才信？难道将此心剜出来看看，才不为哄你？我尝读此，喜不自胜，又泪不能止。喜者，喜我乃何人，一见此便

彻去。泪不止者，见他人看过即已，而漫不经心。我见此后，历观诸公案语句，有奇者、怪者、侧者、反者、高者、异者、顺者、逆者、横者、直者、触者、背者、远者、近者、喜者、怒者、去者、来者难以悉记，总是发明此我。然总不如此歌，如在光天化日之下，对面相看，还要拟议么？还要相像么？所谓

古佛慈悲，其示人者不同后来影响。或曰：“此易透，唐宋诸公语句难透。”余震威一喝曰：“唐宋诸语句，值得什么干屎橛？你被他盖覆来轻此歌。后云：心王本自绝多知，智者只明无学地。汝亦能绝知无学否？”呜呼哀哉！后代宗门语句，皆以奇怪为高为深，所以斯道陵替，至今而不能振也。

吾有一躯佛　世人皆不识

布袋又曰：“吾有一躯佛，世人皆不识。不塑亦不装，不雕亦不刻。无一滴灰泥，无一点彩色。人画画不成，贼偷偷不得。体相本自然，清净非拂拭。虽然是一躯，分身千百亿。”这不是发明此我，还是什么？还要去参唐宋诸公言句么？我见此即了然无疑。

人有以唐宋言句难我者，不消一唾，直碎如微尘。

如来禅反覆开示，授法教人修持，往往五年十年，瞬息过去。祖师禅以一两句话头教人自参自悟，往往三年五年十年不得消息。然此两宗内悟固有人，因岁月耽延逃去者不啻千万。今湛愚老人开示诸君，不是如来禅，

并不是祖师禅，只要一时辰内亲切指引，于刹那际教你悟去。只要密密保任，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管保成佛。

诸佛法印　匪从人得

客问曰：“西土五祖见四祖，言出家者无我我故。无我我故，即心不生灭。今老人动言此我，毋乃与五祖之言相违乎？”曰：“五祖来见四祖求出家，四祖曰：‘汝身出家，心出家？’五祖曰：‘我来出家，非为身心。’四祖曰：‘不为身心，复谁出家？’

五祖遂答：‘夫出家者，无我我故。’云去。学者读书要将上下文看得清楚，自不生疑。五祖言我我者，盖对身心二字说也。因四祖问汝身出家心出家，五祖遂答我来出家非为身心，此我字乃我常言之我字也。故四祖又问：不为身心，复谁出家？此谁字与我常言之我字针对，故五祖遂答云：夫出家者，乃

无我之身，无我之心故。若能无此身心，则真心自不生灭，与诸佛之常道相等矣。此两我字，盖指身与心言，非我来出家之我也。乃汝错会，非违之也。”

初祖谓二祖曰：“诸佛法印，匪从人得。”既不从人而得，则舍我而向谁得乎？二祖曰：“我心未宁，乞师与安。”乃谓我

之心犹未宁也。此际止隔一线，二祖认心为我，不识此无心之我。心有生灭，心有去来，而此我则镇日常安，观其生灭，观其去来。若能回光返照，当下瞥见，则诸心尽无，惟我独存，安乎不安乎。亏煞初祖将错就错，据你说心未宁，即将心来与汝安。逼得二祖此时此刻才去觅心。原来心是个影响虚妄如

风之物。只因这一觅便走个精光。求丝毫心也不能得，惟一我在此。祖遂答之曰：“我与汝安心竟。”大事了毕。性者我之体也，心者我之用也，体用不明，则心为主。终年终日，来来去去，纷纷攘攘，全不知有所谓性矣。我总在心上用事，则此我谓之凡我、众生我，驴胎马腹全是此我。若能明得此心

为虚妄，而归于寂然不动、终日常安之体，则此我谓之真我、圣我。若能明得此我，本来无我，本来无名，非凡非众，非真非圣，则纵横自在，天上天下，惟我独尊。

二祖种种说心说性，不能契理，祖只遮其非，不为其说无念心体。二祖忽曰：“我已息诸缘。”祖曰：“莫成断灭去否？”曰：

“不成断灭。”祖曰：“此是诸佛所传心体，更无疑也。”一曰无念心体，又曰所传心体。盖言此心虽则如风而有心体，体则极真极实，乃佛心印法印，要在诸缘已息，又不断灭，此际乃真消息也，试问此际非我而谁？盖为时节因缘，不得不为天下说也。

本来无一物

六祖说本来无一物，今人都认错了，乃是说无一物，非是说无我。当日说时不是我说，是谁说此五字？因无一切物，才发明出这我来。我既非物，则何处得惹尘埃。后人都认作一切皆无，连我都无了，竟成了一断灭世界。竟不一回想，应酬日用乃何物，而

灵明不昧如此。后又曰：“我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此物字即我字也。凡一切物皆有头尾名字背面，惟此我则一切皆无，而实则有物。向也说无物，今也说有物，六祖不若是之颠倒？惟诸君不能善会，致使祖意埋没。惟神会能会，以本源佛性答之。盖六祖以言问，神会

亦以言答。非是不能良久默然、叉手向前、绕床三匝、拂衣休去等等相答也。六祖谓之为知解宗徒者，恐后人因本源佛性作名字解，故诃之耳。后人又错会，遂轻神会，哪知神会知解超出诸君。或曰：“何以见神会超出众人？”曰：“汝不见六祖圆寂时，众人悉皆涕泣，惟有神会神情不动。六祖大赞神会，

痛诃众人，为之作偈，以开示之。”

识自本心　见自本性

六祖开口只要人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两自字妙极，乃直指也。人都在心性上拟议，便无著落。今人讲到心上便宽大了去，讲到性上便深远了去，将两自字置而不问，辜负六祖最近最亲切之言。我今为天下万世说明了罢，心性两字皆是虚妄，惟有此我，才为

真实。我之光明自然而能普照万物万境，故名之曰心。我本无相，不必入定，而随动随静，自然深彻渊穆而不可见，故名之曰性。圣与凡、佛与众生同具此体，盖同有一我故，无往而不同也。只要识得见得此心此性即此我也，才可以谓之本心本性。若离我而言心性者，皆无本之论，尽属荒唐。故六祖谆谆

指出两自字，曷为而不一思之耶。六祖于五祖言下大彻，遂启五祖曰：“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五祖知悟本性，谓之曰：“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遂传

衣法。试看六祖因大彻，遂将自字一路说来，真是天花乱坠。千古以下，令人读之无不悟我成佛。使非大彻，安能将自字说得如此畅快？可见大彻全凭此我，可见能悟此我即是全提。稍有拟议，即成渗漏，安能大彻去？果能悟得此我，即是丈夫、天人师、佛。而诸方犹自哓哓不信，真可哀也。祖与惠明曰：

“汝既为法来，可屏息诸缘，勿生一念，吾为汝说。”要知诸缘不息，亦是我，然此乃生灭之我，非真我也。令其勿生一念，则不生不灭之真我显矣。因其良久，遂直示之曰：“不思善，不思恶。”于此无念之时，即你不生不灭之真我也，有何难哉？所以惠明言下便悟。盖六祖于此我分明，故示人亦分明。

不似后人拖泥带水，或隐或显，令学人捉摸不定。果能悟此不生不灭之我，又何妨寄于有生有灭之念，任我纵横自在去。问曰：“何谓不生不灭？”曰“生灭属念，非我有生灭也。当念生时我若随念而生，则念灭时亦当随念而灭。或生或灭，或灭或生，有时同死，有时同活。活者能起而立，死者便倒而卧。

审如是，则满途满座，起立倒卧者不可胜纪，成何说话？要知此我乃是一个亘古长生之至宝，他极安静，他极虚灵。念生时他知其生，念灭时他知其灭。念虽有千生千灭，想尽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不过是此我面前一点浮云影响，干我甚事？故名之曰涅槃妙心，哪知涅槃妙心即是人人之我，一指出便得，何须

向外寻求，舍近趋远，以自误耶？”

两僧执风动幡动，六祖破其执曰：心动。古今论此公案，都是蒙混，未见有一说归宗。试问可是明明幡动？曰是。可是明明风吹幡动？曰是。两僧各执一动以为是。此生死轮转所以至今而不已也。天下何物非心，何心非物。都是物动，都是心动。都是心动，都

是物动。故六祖以心动破之，则是非泯而所执解矣。人欲求佛祖真宗，当此三动之中得一个千古不动之妙理，则知动者自动，不动者自不动，非一非二，非二非一，才是缘起无生之义。此则公案，自六祖后，论者甚多。皆未知痛痒，总是于此我未能大彻，故出语不能不自瞒也。

自心是佛　更莫狐疑

此我非天下之物可以相似。故南岳对六祖曰：“说似一物即不中。”此我一超便入，不落阶级。故青原对六祖曰：“圣谛亦不为，何阶级之有？”祖深器之。

六祖谆谆语人曰：“如等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试问诸方，自心是谁？竟

有来答者曰：自心乃自心，非是我也，不谓之疯可乎？何以闻自心是佛，则又信而不敢承当？何以闻我即是佛，则又怒而骂？真不可思议。试问自心非我，则心为真而我为何物？我与心竟是是两物，一身之内有两物焉能自安乎？所谓自心者，即此我也。说心字不如说我字更亲切有味。何以抛去自字，只

认心字？常慨诸方心粗，不能深自思维，故哓哓议我，悲夫！

此我乃心　性命之总持

光明普照谓之心，寂然不动谓之性，万化流行谓之命，然而皆我也。同时同用同体，非一非二，非即非离。既云我矣，何得又有心有性有命？字义要清爽，还他稳当，才不致有支离之病。若执定总言一我，又落颟顸笼统之病。盖当光明普照之时，则我而心也。

当寂然不动之时，则我而性也。当万化流行之时，则我而命也。我乃心性命之总持，心性命乃我游行动静之境也。然而心性命皆有流弊，惟我能持之。心之流弊，当光明普照之时，非我有以持之，则有漫散昏沉之病。性之流弊，当寂然不动之时，非我有以持之，则有凝滞迟钝之病。命之流弊，当万化流行

之时，非我有以持之，则有品物紊乱善恶杂生之病。我其大矣哉，至矣哉！人到见性时，才能知此我之真，所谓千圣不传之秘，于此可以庶几矣。此我乃千七百公案之髓，彼公案语句皆属皮毛。纵你变相多端，总不能出此一我。任你千变万化，只一我可以穿却。

八万四千陀罗尼，只一我为之耳。

此我乃天地间一活宝

此我非自然非不自然。若听其自然，则是自然外道，我不能为主矣。若不是自然，又随在多事作凿，心外生法，亦是外道，乃郎而奴矣。此我之妙，乃自作主张，不依一切，作体作用，神鬼难窥，不可思议，故能为佛祖之师，生出一切诸佛，而为诸佛之母。

诸方能再不信乎，亦深可哀也。

此我乃天地间一活宝，其余皆死物也。凡天地万物，哪一件不是他建立？哪一物不是他安名？有能建立他者否？有能安他名者否？今大家都在这里，不能不将此活宝唤作我，此我字亦是强名。若唤作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菩提真如，等等尊名，人一闻之，

都推向佛边，不敢承当。今直谓之曰，乃我也，能辞得否？能推向佛边否？然而毕竟是我，万万不能以他字相替。若以他字替我字，无人不笑。说到此我，即大道也，人则不信，总为《金刚经》我相两字误却后人。即世尊因后人之误，亦不能无过焉？我今反覆详说，特为世尊吐气，怎肯将此活宝埋没？然此活

宝，非此至真至实至稳至当之我字，安能显著而全提？要知我本无相，千圣也觑他丝毫不得。所谓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即此活宝之我也。因他攀缘外境，著于诸相，则有我相。若不起念攀缘，你于何处见他有相，且于何处见他有我之名？诸方不可自误，听湛愚老人说，断断不敢欺瞒。

此我真活宝也。凡行住坐卧，应酬日用，到处皆真。若非此我经历过，则境与事皆不能建立。试看自古至今，哪一件不是这我造将出来？何以故不信此我，而思量我之外必有一个妙理，得此妙理，才可纵横自在。哪知道已自在矣，你特不能纵横耳。常想诸方见识，竟要离却此我，不可著此我相，才为

至道。竟不是每日参禅要悟此理，竟是求死寻死。若要求死寻死，可以投河投井，管保即刻有死去之效验，何必终日打坐沉思？人人都去求死，离我悟道。若离我谓之悟道，则世界空间无人往来，道固悟矣，然而死矣，令人千古一笑。

即我即佛

此身车也，此我牛也，车若不行，打车是，打牛是？此南岳开示马祖者，明明以此我语之。马祖悟后云，自从胡乱后，三十年不曾少盐酱，可见保任工夫。虽马祖上根利器，至三十年之久，还孜孜保任，不敢自肆。吾人乃何人而敢自肆，不斟酌乎？所谓悟后

如丧考妣是也，悟后保任成就之功，要人自知其气质好恶偏向处下手修治。则此我自然光明普照，幽深难测，平平有常，而殊胜自至。然最要最妙者无事去，乃诸佛诸祖第一总持大陀罗尼。

马祖即心即佛语，即此四字，已超入如来之地，还有什么语句在此上者？所以悟此

便了。后非心非佛句，不过了此心佛两字之名目耳，非高于前句也。因众人都知此句，动则曰即心即佛，耳边极熟了，都忽略过去，涉及留心。我今曰即我即佛，我字较心字固然亲切，然还是即心即佛，何尝不同？若我不是心，心不是我，我与心竟成两物，有是理乎？无是理乎？三峰谓此等句不得到底，

乃后人之误，非此句之误也。西来直指，原是要人识得自家，即此我是佛。故六祖开口便教人见自本心，识自本性，不可向外驰求。求即有得，得亦不真，终归虚妄。马祖答僧问西来意曰：“藏头黑，海头白。”此两句全无理路，又要你参，所以为妙。一参便去不得，直将你心意识之根截断，教你无可奈

何，不怕你这我不出来东寻西望。然东寻西望又无入处，此两句如铜山铁壁在前，丝毫拟议不得。可怜生从无始以来，任凭心意识轮转至今，今日闻涂毒鼓，不怕你心意识不死，不怕你这我今日不活。而今这去不得者非我而谁？非佛而谁？非西来意而谁？此际不能一返照，识得这去不得者，则千古难逢。

然全亏此两句，把断要津，不通凡圣，为末后一句，乃能跃出。若在藏头黑海头白上搜寻义理，终其身未梦见在。

道不用修　但莫污染

马祖法语句句妙，吾人心粗，不肯细读。其谓众曰：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又云：言下领会，更不历于阶级地位，顿悟本性。又云：吾人常在法性三昧中着衣吃饭，言谈祇对，六根运用，一切施为，尽是法性。又云：一念返照，全体圣心，汝

等诸人各达自心，莫记吾语。又云：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污染。又云：种种成立，皆由一立，建立亦得，扫荡亦得，尽是妙用。妙用尽是自家，非离真而有立处，立处即真，尽是自家。若不然者，更有何人？又云：迷则迷自本心，悟则悟自本性，一悟永悟，不复

更迷，如日出时不合于暗。又云：若见此理，真正合道，随缘度日，坐起相随，戒行增熏，积于净业，但能如是，何虑不通？以上所言，难于悉记，略取其要，总不过要人只明此我，得其根本，则无往不可矣。

欲明本心者，当审谛推察，遇色遇声，未起觉观时，心何所之，是无耶？是有耶？

既不堕有无处所，则心珠独朗，常照世间，而无一尘许间隔，未尝有一刹那顷断续之相，此僧那禅师之言也。所云未起觉观时，心何所之？试问觉观尚且未起，心何所之耶？此际此时正心珠独朗时也。心珠，即此我也。心珠非有，何以故？心珠无相故也。心珠非无，何以故？心珠不空故也。既不著相，又

不落空，所以无一尘许间隔，无刹那可断续之相。心珠即此我，此我即心珠。人以心珠乃无上玄奇之物，我能得之才谓之大悟，则梦梦矣。

道在日用

马祖令人送书与径山道钦禅师。启书，惟一圆相，师于圆相中著一点封面。你看他两公卖弄此我。圆相，此我也，一点，此我也，能悟此则凡类此者不过如是，然皆从拈花一脉传来。鸟窠禅师吹布毛示弟子会通，通遂领玄旨。吾人朝起穿衣洗面、食饮应酬，

何以不领玄旨？一切日用，顺我则喜，喜则亲爱其人。逆我则怒，怒则打骂其人。何以不领玄旨？从朝至暮，神气困乏，都归宴息，何以不领玄旨？而独羡会通于吹布毛遂领玄旨。吾人每谈及玄字，则兴思高远幽深，不可思议。哪知道当前目所见、耳所闻、口所言、手所执、足所奔，无不是此玄之妙旨？

天下至玄之理，还有玄于此我者乎？过于求玄者，不知此我，而求之于恍惚杳冥，如仙家之说。佛门小乘之徒，殊不知彼恍惚杳冥，乃玄之静境。日用应酬，乃玄之动境。惟此我乃真玄而不留滞于境，是所谓玄旨也。玄旨即在当前。鸟窠以吹布毛示之，真古佛也，的的是拈花一脉。

吾人自无始以来至于而今，都裹在这玄堆里，都不知道，而去千里万里寻师访友，要领此玄旨。会通于吹布毛便能领会，真可谓狮子儿。常想会通领此后，于行住坐卧、一动一静、一俯一仰、开眼合眼、纵横自在，无不是此玄旨。久之则玄之又玄，不可思议，具三身，发四智，通八万四千陀罗尼，都在

此吹毛上具足，都在此吹毛上渐通。

吾人论道，论穿衣吃饭，便视为平常，论吹毛则骇异，论玄旨更骇异，论此我便平常。我不知穿衣吃饭与吹毛为同为异？我不知此我与玄旨为同为异？自四十年前，我一悟此我，即知此我乃天下之至玄也。自四十年来，玩味此我之玄，未尽其万分之一，足

可以空前绝后，而况再至将来。可怜生人将此我看轻，孰知其为至玄之旨？此玄旨，上同十方如来一心，下同十方众生一体。无时无刻不是此我，无时无刻不是此玄。盖惟玄乃我，惟我乃玄，玄而非我，玄非其玄，我而非玄，我非其我。彼老氏之玄，乃以我求玄，岂吾道之玄？老氏之我，乃以玄神我，

岂吾道之我？彼家论玄，求于杳冥。佛家论玄，见之日用。吾人要知此我，才可以会吹毛之旨。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鸟窠以吹毛示侍者，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示白居易。《指月录》中如师说法者，真不能多得也。如果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此人非佛而谁？不知此我者，专其心去恶行善，必能有悟。若悟后专心行善离恶，必能成就。历代禅师于未悟时已是纯善之人，故悟后曰：

不改旧时人。亦有未曾在善留心者，悟后则曰：不是旧时行履处。世尊于说法时，每每呼众人曰：“善男子，善女人。”到处则必言善因善果。此是修行人根本之事，余权书言之颇详。如不以此为事，则不能望其有因有果，亦万不能有超入之期。切不可妄以上智自命，而不屑屑于此，则自暴自弃矣。

悟此我后，要开佛知见，发出八万四千陀罗尼，成就如来之我。修持六度万行，成就大菩萨之我，彻底推翻，无修无证，安坐成佛，上同如来，下同众生，成就诸祖之我。试问此我为何如乎？若不然者，只图自了，则为声闻缘觉之我。再下者，则茫然不知此我而只知行善，则为天我。善恶相杂，则为

人我。嗔恨重，则为修罗之我。纯乎恶，则为禽兽我、饿鬼我、地狱我。诸君请择而行之。

此我具神变　鬼神觑不见

《宗镜录》谓此我有大神变，能度己，能度人，导引众生，一超直入如来之地，能成佛具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能为菩萨，能为圣贤，能为神仙，能为人天，能为一切妖怪，能为魑魅魍魉，能为一切等等有情无情之物，无不是此我为之。今既知此我，而一切不为

不求，则出入三界，自在逍遥，何乐如之?

此我非真非妄，真妄有对待，然我亦假名，虽则假名，却真是我，能悟是此我，若不是我，何以能悟？悟后信解受持，若非我，则是谁能信解受持？即至于成就，仍然是我。《宗镜》谓成就惟有光明受用而已。我为之加增数字，惟有此我寂灭光明受用而已矣。

忠国师前两次设心，都为大耳三藏他心通看破。第三次国师入无为正位，藏遂罔测。藏罔测，鬼神亦不能测，即十方如来亦不能知国师所在。到此地位，有何真何妄、何生何死、何佛何生？自古至今，佛祖都入此位，才谓之大事了毕。所以南泉云：王老师修行不得力，被鬼神觑见。哪知道此无为正位，

即是此我本位。不是修成的，只要一见此我，不著于相，不著于空，即是此位。任他鬼神亦不能觑见，何况三藏？不论行住坐卧，只要此位熟，便无事成佛去。我见诸方于此再不提起，即提起亦不经心。惜哉！

藏冏测，即无为正位，即此我，即我之家也。若不识此，则都是生灭之我，不是寂

然常住之我。要识此家，脚跟才有落处，才可以出门应酬。若不然者，便是无家之人，便应酬开去，便无著落。《涅槃经》曰：寂灭为乐。世尊以此为乐，则此地之紧要可知也。经云：歇即菩提。既是菩提，三藏安能得见？但歇却，则与诸佛共体，兹乃国师歇时也。他心通乃何物，而能测国师之本位哉？试问

诸方，今有此家可以为我归宿处否？若无家而还不究寻，此我则堕于一切苦厄之中，而犹然不知所畏。悲夫！

此我即我亦不能见，而他人焉能见之也？即在西川天津见国师，亦不过见国师之念耳，何尝得见国师之我？玄沙曰：汝道前两回还见么？是是。至于赵州白云端说，国

师在鼻孔眼睛，乃游戏三昧，不是直指开示。如此等言句极易会，不要睬他。只要明白正脉，则其余一见便了。

三唤三应公案

国师三唤侍者，侍者三应。此等公案最亲切、最易入。国师以国师之我，唤侍者之我，我我相唤，我我相应，我唤我，我应我，针锋相对，滚芥投针。而侍者犹如黑夜在万军之中，各守部伍，父子相呼，只是不能觌面。我常见此则公案，不能不为侍者痛哭。

国师特煞婆心，侍者特煞顽钝。客曰：“侍者已会。何以故？三唤三应，岂不是会？师又曰：‘将谓吾辜负汝，却是汝辜负吾。’盖言其往日辜负，而今日才能三应，老人何以不会判侍者？”曰：“侍者无末后句，三应值得什么干屎橛？”客又曰：“妙喜雪窦诸君子判此如何？”曰：“总属模糊。”

三唤三应，若悟了，此我还是光影门头事。三唤三不应，若悟了，乃此我登堂。三唤不但三应，且睡了去，若悟了此义，则此我入室，可以为人天之师，与国师分座说法。

此我乃天下第一义

能悟此我，堕在四圣，永出生死。不知此我，堕在六凡，一任轮转。可畏可畏。

此我乃无形段金刚大士，悟此能灭殑伽沙劫生死重罪，得见殑伽沙诸佛，其功德无量无比独尊。人能努力依此修行，无人能破坏者。任意游行，独脱无畏，常有河沙贤圣

所覆护恭敬。此皆忠国师之要言也。珍重珍重。

国师令侍者盛一碗水，中著七粒米，碗面安一只箸，问紫璘供奉：此是什么义？奉无语。可怜供奉满肚教义，为此一逼，并无丝毫，惟独露此我，还不礼拜，真是钝汉。若能望国师劈面一呸，蹴破水碗，不怕国师

不握手共行。然此等只引人到法身边，不能到正位，何况向上？然到此亦不易，正在信位人位之间，离信位便人位。果能在人位熟，彼向上一路，一点便破。总只要明此我，则信位人位向上一路，自然历历分明。客曰："何谓信位？"曰："真信得此我乃天下第一义，并无二义。""何谓人位？"曰："二

六时惟此我历历孤明，并无所求，并无所修，如是而已。”“何谓向上？”曰：“新秋荷叶更盛，我与你向城外看花去。”客无语。

佛是无见无闻无觉无知之此我

此我离见闻觉知才是真我，能离得见闻觉知识此我，才可以说见闻觉知是我。若总在见闻觉知上说是我，便同外道之我，堪作什么？客曰：“佛者觉也，惟觉是佛，不觉则众生，此觉如何离得？”曰：“佛者觉也，惟佛常觉，惟常觉乃佛，非见闻觉知之觉。

盖觉义甚多，有本觉、圆觉、大觉、妙觉、等觉。若见闻觉知之觉与见闻知一例看，非可以常觉，乃佛之觉相等。论法要善能分别，岂可笼统，混于外道。国师问供奉曰：‘佛是何义？’奉曰：‘佛是觉义。’师曰：‘佛会迷否？’奉曰：‘佛不会迷。’师曰：‘用觉作么？’”客又曰：“毕竟如何是佛？”

曰：“佛是无见无闻无觉无知之此我，去问露柱便知。”

只要明白这无见闻觉知而不离见闻觉知之此我，则一切说，皆归佛说。若不知此我，即执佛说，亦是魔说。客问烧庵公案，曰：“此则亦无甚高异，同竹篦子一例，总是逼你两处无着脚地，不怕你瓮中鳖不伸头四望。

我有一偈试听之：世有涂毒鼓，闻声尽皆死，试问鳖为谁，四望得不苦。”

生死事大　无常迅速

昔有古德，忽一鬼使来追，古德欲宽限七日，后鬼使七日复来，寻觅，了不可得，与忠国师第三度为大耳三藏不能测国师所在一例。吾人修道，惟此乃最要紧者。若不能有此，把柄为鬼神所见，如何度己度人？若得此，则脚跟落地，万不可妄语我在动用中，

鬼神亦不能见。要知我在动用中，鬼神亦不能见，乃此我本体本义，不是我悟后要相应之义。吾人悟后全要相应，若不能相应，任你明了，终被习气牵缠，随生死去，不能作主。既悟此我，相应何难？当时时留心，只有一我，历历孤明，三月之久，便得调驯之验。言三月者，宽其限也，七日即了不可得，

而况三月乎？珍重珍重。

古人悟此我时，当下即了不可得，真是上上智人。其次者，则耽延岁月。所以古德勉人曰：生死事大，无常迅速。昔袁五斗勉大慧杲曰：生死事大，何暇应酬？自古来多少人皆悟后工夫不得力，以致三十年四十年才打成一片。

无相之我乃佛祖相传之正法

客问烧庵公案，后三日又问，曰：“伸头四望偈，我已悟得，原来多此望。但正恁么时，如何？请老人下一转语，才能留得庵在。”曰：“朗月当头，无物不照，东土杀牛，西土马叫。”客休去。

宗门中无相三味，是为第一。能见此无

相三昧，是为正法眼藏。要知无相者。无一切相也。无一切相，不是落空。人于无一切相时，便只见空，此见空之眼，非法眼也。哪知无一切相时，此我全现，能见此我全现，才是法眼。其余见相见空，皆属于邪。故曰，惟此乃正法眼，盖谓此无相之我，乃佛祖相传之正法。能见此法，法眼才正，故曰无相

三昧。藏者，藏也，人不能见之地也。惟此人不能见之地，而我能见之。然我能见之见不亦不可见。以不可见之之眼，而见不可见之之法，是为大悟。然此悟亦了不可得，故曰正法眼藏。然不过我悟此我，不着于相。我悟此我，不落于空。得此三昧，则百千万亿三昧皆生于此。

吾人常论法眼，都向外边说。若不能具此法眼，凡外边所见，皆属虚妄。即有是者，亦非有根本之法眼也。凡一切外道，皆有法眼可见，可据而修，殊不知修成必坏。怎如此我，能见即了，只要保任。无事不须加添他法修持，而现现成成完佛体用，有何难哉？！

《心燈録》卷三

不明此我无所谓机用

举世皆欲明大机大用，要知此大机大用，充满目前，人皆错过，都因这一大字，都思到高深奇远处去。哪知道即目前口渴要茶，童子便送茶来，腹肌要饭，侍者便送饭来，此乃当机当用。而要茶要饭都是此我，若离此我，则无所谓机、无所谓用矣。当其两我

相对，四目相看，直指便是，一超便入，对此机用，即是大机大用。如要茶而饭至，要饭而茶来，成什么机用。《指月录》中，机用不对处甚多，总是师家不明开示之妙，遂使学人慢　然无处悟入，大家混闹一场散去。

来学不论他在相上空上著脚有碍，即在相上，以此无相之我破他的相。即在空上，

以此不空之我破他的空。相空被我一破，他无空相著脚，不怕他不上此我之船，此所谓大机大用。来学拘于诸法修行，本无机可乘，在师家要逗出他的机来，将我之所用而用之于彼，这才是开示之妙。今开示之途，能迎机而用者，试问诸方谁能为之？而况无机而逗其机，不可用而施其用者乎？总之不明此

我，则无所谓机用矣，而况其大乎。

即此用　离此用

昔百丈侍于马祖，祖目视绳床角拂子。可怜生古人于一动一静，偶然触目，皆会之于道，所以成就甚速，吾人能如是乎？遂问曰：“即此用，离此用。”盖百丈已悟，当即则即，当离则离，而探之于祖。祖遂针之曰：“汝向后开两片皮将何为人？”百丈遂

取拂子竖起，此百丈堕于即。祖又针之曰：“即此用，离此用。”百丈遂挂拂子于旧处，此又堕在离。要知大机大用，只有此我出入纵横，单刀匹马，谁敢撄锋？八面受敌，一掠皆空。果能两真相对，则是万古之雄。彼或即或离以为用者，则渺乎其罔措矣。又安能窥其所用于机者哉？所以祖震威一喝，能

开万古之聋，百丈反聋去三日，恐犹未能当下窥见祖意所在。然即离之见，则销归乌有，而此我亦可以纵横。惟黄檗闻举即吐舌，其见则高于百丈，所以于此得见马祖大机大用。又云：若嗣马祖，已后丧我儿孙。又赞仰，又不嗣，此何等识见？真可谓空前绝后，独任此我。所以百丈云：子甚有超师之见，真

有良心人也。

天上天下，惟我独尊。世尊已明明告人，只有此我，并无等者。就要知道，不即不离，犹是竿头语，未能进步，何况即此离此，瞻前顾后？斯道惟直指第一，四目相对，明明两我，无言可议，无念可思，说即多事，说离益非，只认此我便是。若言即言离，即是

剜肉生疮。净名云：“彼自无疮，勿伤之也。”

大冶精金　应无变色

有大机者必有大用，有大用者必有大机。仰山谓百丈得大机，黄檗得大用，分开说便不是。机用是一个理，大则都大，小则都小，有则都有，无则都无。百丈被马祖一喝，固得悟去，今闻黄檗说出大机大用，不觉更彻，因赞黄檗有超师之见。可见三日耳聋，怎及

一闻吐舌。要知三日耳聋，乃百丈不济处。黄檗只闻举便彻，此是大机大用。更要知大机大用，只在刹那顷便彻，哪用三日？

马祖大喝于前，黄檗吐舌发出大机大用于后，百丈始能休去。因不能即时休去，所以有三日之渐悟也。后学将一喝作涂毒鼓会，将三日耳聋作死去会。审如是，而黄檗闻举

便会，何尝死去，反不及百丈乎？要知闻涂毒鼓而死者，还不是上上智，若上上智，一闻便彻悟，何须待死而复苏？彼不死而不悟者不足论，死而复苏者，上智也，不死而彻悟者，上上智也。试问百丈三日耳聋，乃真聋耶？鸟声、人语、鸡鸣、犬吠总不闻耶？对面相言只见口动耶？盖闻此一喝，诸见尽

空，并无所倚，此我独露，镇日如痴，放下又不能，进前又不得。可怜生自无始以来至于今日，才得见此我。外不为一切相所染，内不为见闻觉知所牵，又不落空，真实现成，竟至于三日而后才放下。所以我说乃三日之渐悟，不及黄檗刹那之顷也。汾州云：“悟去便休，更说什么三日耳聋。”是极是极。

石门云：“若不三日耳聋，争得悟去。”此语只识得百丈，不识得汾州。汾州云：“我与么道，较他石门半月程。”是极是极。东林总将汾州石门都骂作瞎汉，不知自家已瞎了也。雪窦云：“诸人要会三日耳聋么？大冶精金，应无变色。”既是精金不变，如何耳聋？若是赖耳聋而精金不变，则第四日不

聋，而金复变，成何说话。

要知大冶精金，应无变色，自无始以来，不必言佛，即一切众生亦不曾变动丝毫。只因迷悟，遂致不同，非精金不同也。精金即我也。百丈未聋三日前此精金也，三日后此精金也，正三日耳聋时此精金也。因一喝三日耳聋，始彻此不变之精金，全亏马祖大机

大用成就，乃能休去。

直须悄然

自无始以来至于而今，此我历一切境、一切因果、如梦幻泡影，不落不昧，疑智皆同，惟自生疑，故堕野狐。闻不昧而悟固已，然犹未稳在，何不在不落上打彻去？更教海阔天空，即堕五万世野狐身，干碍我些什么？我且混在野狐堆里，教他一齐成佛去。砻砻

然要依亡僧律送化，百丈即随他脚跟，领众依法火葬，要知都落在因果中，几时才脱此疑狐？

赵州来参百丈，丈问云：“近日南泉有何言句？”曰：“未得之人，直须悄然。”悄然两字为未得人甚妙，入于日用中，都是自家闹自家，失却此事。若一悄然，此我便

现前。若能识得此我，时时悄然去，便是保任工夫。智慧辩才，一切殊胜，自然有得。百丈说法竟，大众下堂，乃召大众，大众回首，丈曰：“是什么？”乃直指此我，最是亲切。药山目之为百丈下堂句，我目之乃百丈末后句。人能于此一悟便了，胜他三十年行脚。

百丈下堂语，真是苦海慈航。人能细细玩味，自然悟去。可惜这样法语，置之高阁。悲夫！

此我独存　非因所置

百丈云：“罄然独存，亦无知独存之法智，性自如如，非因所置。”独存者，乃此我独存也。惟此我独存，则一切有无、了义不了义诸法皆空。盖本来原无一物。只有此我。因一念缘起，生出一切世法。因堕于世法，遂有了义不了义有无诸法，对治世法烦

恼。今既独存仍旧，则大事了毕。所以又云：忖度永亡。盖仍旧独存。无可忖度。故古德云：非是息心除妄想，只因无事可思量。而今只要独存，久之，不但世间之事自然洞察无余，即我心中虚无微细妄想，隐中极隐者，皆不能逃我寂照。乃佛境界，名为三昧之顶，又名三昧王。凡一切三昧，皆出其下。一切

殊胜，皆自此生。人人皆有此地，但世间有何事可恋而不肯舍，竟虚此位而不一顾耶？思及此而不泪下，直无人心之人，岂不哀哉？

独存则心如木石，独存则兀尔忘缘，独存则善恶都莫细量，独存则如瞽者不辨东西南北，独存则闭智塞聪独觉冥冥，独存则如太虚。此皆古德之言。能如此，则真谓之修

行人。独存妙义，难于说尽，说尽则令人生谤生疑。今录名心灯，安忍不说。即如今人为恶至于地狱为堕，人皆知之，为善至于成佛，亦名为堕，人则不知也。何以故？盖吾人有本分事。何以为本分事？即此我罄然独存是也。独存不过仍旧，既云仍旧，则有何难？而今人中有上智之人，举念便要成佛，

虽然超出一切，却为明眼人笑。不去仍旧，而想成佛，是名为堕。所以可笑。彼堕地狱者，一念能知此我，便超过上智。此理人如何得知？所以只要仍旧，不必要想成佛。果能仍旧，欲思具佛庄严，如壮士展臂，举弄千斤不藉余力，可为佛祖之师。古德都争此一著。所以古德常云：衲僧本分事，不易言

也。要知得此本分后，举口动足，即堕于佛，求欲不成佛不能。然还要知是堕义才彻悟。本分事之妙，难于言尽也。

吾人本分事，惟罄然独存。只想觉明空昧以前有些什么？百丈云：傍报生天，弃之如涕唾。菩萨六度万行，如乘死尸过岸。如在牢狱厕孔得出。佛披三十二相，唤作垢腻

衣。审如是，则此罄然独存是何等道理。真可谓无上无上。难于思议。惟罄然独存，才是出缠一无事之人。要知这缠，皆是此我不明，渐渐造出，而投入其中，缠到而今。可谓苦矣。问曰：何以谓之缠也。曰：十法界即缠也。一切量数即缠也，皆缠格内。跳出格外，罄然独存，才教作出缠之人。缠之云

者，乃你去缠十法界，你去缠一切量数，不是十法界量数来缠你，撒手便休，有何难事？问曰：难道连佛也不成，只是独存去？曰：独存即是佛。如何又要成佛？盖为你不知独存之理，有一佛在心中，便是入缠。何况其他。果能出缠，不为缠碍，即日游行于十法界内，也是无事之人，岂不乐哉？

惟罄然独存，超过一切陀罗尼，千七百公案变相对此皆粉碎去。末后句即此。若离此说有奇特，尽是天魔外道。十方如来对此惟袖手而已。历代祖师对此，惟闭口而已。当此独存之时，视大千世界如一微尘，视一微尘如大千世界。闻蝇声如雷，闻雷声如蝇。见一切相皆法相，听一切音皆法音。时而高

高山上立，时而深深海底行，时而冥万物为一体，时而离众相以孤明，时而腾腾兀兀，时而寂寂荡荡。总不费纤毫力。惟此我寂灭光明受用而已。

罄然者，乃一切皆空也。人当罄然时，便以空为主。以空为主，如何得安稳。就有一时快活，还是在念头上盘旋，无著脚处。

要知一切皆空，惟此我不空。一切皆去，惟此我独存。只要一返照，则独存之我即时现前，才是放身命处。此时外而一切，内而此我之名，皆了不可得。惟有历历孤明、如如不动、一我而已。

问曰：到此罄然独存时，根本智虽得，凡遇一切奇特险难公案语句不能会去，奈

何？曰：独存时即是佛，何忧不解佛语？凡言句奇险，原是截断众流，教你去不得会这不会者是谁。言句上原无义意可会。若在言句上追寻，则反失了这不会之人。所以往往十年二十年耽误岁月。今人起退心，皆在于此。得根本智后只要熟，不必愁他言句不会。千七百公案都是闲家具，值什么干屎撅。要

汲汲遑遑，生知生解，反迷却此独存之我，他日自然都会。真不值半文钱，才知此独存之妙。珍重珍重。

黄金为世界　白银为壁落

南泉问黄檗：“黄金为世界，白银为壁落，此是什么人居处？”檗曰：“是圣人居处。”泉曰：“更有一人居何国土？”檗乃叉手立。泉曰：“道不得何不问王老师？”檗却问：“更有一人居何国土？”泉曰：“可惜许。”客问于余曰：“何以泉说檗道不

得？”曰：“非是说糜叉手立不是，盖说糜道得不圆满。”客曰：“可惜许圆满否？”曰：“八成。”客曰：“请老人转一语，圆满此公案，为后人慈航。”曰：“惜他到处流落。”客曰：“不会，请再转一语。”曰：“子流落于楚，我流落于吴。”客益不会。盖客楚人也，我吴人也。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什么？”先辈举此三句要人参，总不肯说破，总是骨突汉误人。客曰：“请老人慈悲，为吾人吐气。”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非此我而谁？”客曰：“世尊云：”天上天下，惟我独尊。此是头一句。老人云：非此我而谁。此是末后句。斯理大定，万古不移。”

曰：“此乃时节因缘，非我敢妄说也。”

不会如金　会者如矢

斩猫公案，不会如金，会者如矢。泉白众曰：道得即救取猫儿。原不要你想法救猫，只要你能自荐，道你之所得，若是了，即将猫与你，岂不是救？只管在猫上想，岂不是为他家猫儿，走却自家狗子。州脱履安头上而出，与猫什么相干，而能救猫，泉便许之，

盖州能道其所得也。惟真净开示，极其明白，举拂子云：“今日真净举拂子，与当时归宗斩蛇，是同是别？”举拂子与斩蛇，以肉眼看来，犹如冰炭，何以问人是同是别？哪知道若以法眼看，则同是此我之大用也。真净又良久云：“人人有个天真佛，妙用纵横总不知。今日分明齐指出，斩蛇举拂更由谁？”

真净为斩猫斩蛇而指出人人有个天真佛，妙用纵横总不知，末句又云：“更由谁？”明明指出此我。所以赵州直道其所得之我，安履头上而出，试问安履头上者为谁？岂非其纵横之大用耶。余向也读真净偈，见州顶履而出，乐不可言，与南泉要自道其所得，圜悟勤要人自荐。古德云：“失却自家狗子，

一鼻孔出气。”客问曰：“即是只要人自荐此我，何必顶鞋作此奇特？”曰：“善哉问，若说赵州纵横游戏三昧，与斩猫蛇同一纵横固已，然此一说也。盖古人婆心，说法急切为人，见人信不及，就要人生疑，只此两途。若叉手拂袖三匝礼拜等等常法，人便信以为常，断不陡生真疑。如果发心真疑，数日便

有效验，不致耽延岁月。若于此生一奇特，令人不能不疑，即不能极力真疑，必然去聚头商酌思量。赵州顶履，乃婆心为人处，非众人能测也。”

悟此我后，于一切世法不爱，于一切佛法不爱，只管穿衣吃饭，应酬日用，心如枯木顽石，此许你相应。客曰：“心如枯木顽

石，要如大死人才好，如何应酬日用？”曰：“应酬日用，如浮云来往太虚，曾碍太虚否？此是上智作用，若在应酬中生想、生识、论是非，较得失，分彼此，则失之矣。”

佛与众生同一天真佛

客曰：“如何是玄旨？”曰：“天下之玄，还有玄于我者否？自无始以来至于而今，生生死死不可胜纪，只如浮云过目。成过恒河沙数诸佛，他不曾增。堕去恒河沙数众生，他不曾灭。即十方诸佛浩浩的来，使尽神通，一弹指粉碎去，无奈我何。即将铁围山地狱

拘住他，不动足已纵横去矣。能建立天地万物佛国地狱众相，而此我不动，犹如太虚。天下之玄，还有玄于此我者否？虽尽百千万亿劫，尽诸佛所说，亦不能尽此我之玄，此所谓玄旨也。”

客曰：“妙用纵横总不知，请老人开示。”答曰：“佛与众生同一天真佛，同一

纵横妙用。知则是佛，不知则是众生。你看从朝至夕，行住坐卧，应酬人事，是什么物如此灵妙活泼？惟能知者则成佛去，不知者堕落轮转。只要自家作得主，不为物转，不为境困，则处处纵横，逍遥自在，与佛无别，切不可生一不如佛怎么具如此神通之想，盖有即肉身而具神通者，有离却此胎中袄而与

佛相等者，乃现成自然之事，不必预先生此异念。既明此我与佛之法身相等，何愁报身化身不相等耶？”

此我本无名

南泉云：“唤作如如，早是变了也。”此我本无名，有名则变。盖为你以如如为名而唤他，岂不是变？又云：“如今师僧须向异类中行。”此正显如如不变之妙。若离却众相而如如不动，有何难事？今在异类中行，而犹然如如不变，才是佛之如如，才是此我

之如如。归宗云：“虽行畜生行，不得畜生报。”盖理本如是，非归宗言此以宽学者之心。南泉云：“孟八郎汉又与么去也。”我若在彼时，即劈面一掌：“孟八郎汉不与么去，又作么行去？”看他有言无言。

识得此我　纵横自在

南泉云：“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计。”乃识得此我，便纵横自在去。赵州云：“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乃识得此我，将无始有生以来所沾染于身心者，尽教粉碎，还我觉明空昧以前清净本源去。此两古佛优劣，人能检得出，湛愚老人与他握手同参。

南泉去：“王老师自小养得一头水牯牛。”认得此我真，说得此我出，不以他人粘皮带骨，动辄曰切忌道著，不知忌些什么？又云：“拟向溪东溪西，不免犯他国王水草。”说得妙，省力省力。又云：“不如随分纳些些。”说得更妙，越省力越省力。斯理保任此我，费一丝毫力，即有丝毫碍。著

跳出工夫窠臼，即是一逍遥无心无事之大丈夫。今南泉说到随分纳些些，何其亲切绵密，然犹恐人执著此些些而纳。即结上文云：“总不见得，将上面用心处一齐扫去。”所谓认得真，养得妙，真可谓行解相应。学者读此，珍重珍重。

客问曰：“何以谓之随分纳些些？”曰：

“此我本分，岂可以谓之些些，以些些名此我，则早失此我矣。然养此我不到此一毫毛些些头上，则所养之工夫粗矣。随字妙甚，即《圆觉经》随顺觉性之随。你看他随分，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真收纳到些些时。要知此些些，三千大千世界都在这些些之内。更要知无工夫之工夫，不收纳到这些些田地，

不能放开包裹三千大千世界。十方如来都是这一条路成就。云门心粗，不为他表彰这些些是什么田地，为后人作榜样，而问他觅牛。在南泉开口已说出此牛，何劳问觅？更有颟顸粗汉，不细究此说，开口便道此理何得以些些为言？何得又云纳？总未梦见南泉。南泉已说，总不见得，又何劳你说？吾人只要

在些些上纳而又纳，以至于千纳万纳亿万纳不可胜纪之纳，呜呼异哉！工夫到此，真可以一口吞尽十方诸佛历代祖师。然总不见得，呜呼异哉！但有言说，皆非实义。但有工夫，皆非实义。”

本自圆满　不假修证

古德云：“古来多少豪杰，都埋在工夫堆里。”这一句直指此我本来现成是佛。古德又云：“汝要求道，无你用心处？”起一丝毫念要求便不是。试问：“又不用心，又不要求，如何能得？”曰：“若有所得便不是。”客曰：“又不用心，又不要求，又不

要得，想此我现现成成就是么？”曰：“如是如是，千古如是，而今当下如是，还要用心求么？设有所得，即是污染，此我上还加得一点物事么？果能信得此我，将世法佛法一切丢开，随缘日用，穿衣吃饭，困来打眠，并无一点工夫，管保成佛去。”

客曰：“老人言，并无一点工夫，管保

成佛去，南泉还要纳些些，弟子想来，南泉还不及老人。”曰：“此中有说，子不能细心究取。汝果能不用心，不求得，总无一点工夫，当下这些些子即时现前，不由你不欣然收纳。原来向日漠天野地乱求，却在这里最亲最切最近最有味。经历此些些过，久之一并皆无，哪里有我用工夫处。南泉认得这

水牯牛后，思量保任他，拟向东，似向西，总不是，遂收纳到这些些田地，即云：‘总不见得也。’无亲无切无近无味，亦并无纳，无些些，惟穿衣吃饭，坐享无为正位而已。我所言乃当下究取，南泉虽略有工夫，而即扫去，微有差别，当细心审之。若不知此些些，还是粗心汉。世有大心菩萨，其所见彻

三千大千世界。有细心菩萨，其所见彻一毫毛头上些些子。惟此我本大本细，能大能细，非大非细，故能见大见细，所历皆彻，谓之圆满，与佛平肩。”

只要认得此我后，当自思惟，自家性情，还是一任无为而至圆满？还是一任观察而至圆满？还是或有时无为，有时观察而至圆

满？六祖教人定慧双修，石霜教人如大死人去，大慧教人越思想越明白。盖此我本来本圆满，不假修证，因结习重故，不得不修。修之云者，乃修去此结习，非修此我也。此我如太虚，太虚如何修？增得些否？减得些否？吾人当自思，当宗那一说而行之。

当下知有　便是主人翁

客问曰：“南泉曰：‘三世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何谓也？”曰：“既已成佛，还要知有么？有者，此我也。盖为汝等学人，若不知有，乃无根本，何由得入于道？既已知有，则如丧考妣，当如善财求速证菩提。而因循懈怠，真狸奴白牯也。汝能

饮水吃饭，他亦能饮水吃草，与他何异？乃切责之辞，诸说非是。”

诸佛之始也，必因知有此我，俟岁月之深，则熟而忘，忘而化，化而成就圆满菩提，然总是此一我也。此时还要知否？知者入门之始也，所以古德切切教人知有。若不知有，任你博通教典，总是门外汉，总不识一字。

当下知有，便是主人翁，佛乃知而无知，未到此者，焉能知之?

开口便错　举念即乖

南泉云：“王老师修行不得力，被鬼神觑见。”此南泉不济处，即起念处，鬼神亦觑得著王老师否？何必更下一分饭。湛愚老人今日言此，乃为南泉说法，乃为今日若有同南泉一样修行者，非为诸子说。诸子若能与南泉一样修行，不为鬼神觑见，则脱离生

死成佛去，有何难事？但起念亦不为鬼神觑见，更要知之。客曰：“不起念鬼神觑不见，既已闻命矣。既已起念，而鬼神觑不见，则弟子所不能知也，请老人开示。”余振威一喝曰：“念是此我么？心意识三者总是虚妄，惟此我真实。认得此我真实，看破心意识虚妄颠倒，不求安稳而自安稳。今人总在心意

识上盘旋，安能得脚跟著地？所以开口便错，举念即乖。人能分别心意识不是常住之我，则于此我有相应分。”

不为鬼神觑见，乃此我本位

此我一有所知，便是愚，唤作所知愚。一有微细之知，便唤作极微细所知愚。若有微细之知，便为鬼神觑见，便是南泉不得力处，便是此我不得力处。盖知必有所，所即有相，有知必有相。虽极微细，同是障碍。所谓一尘飞而蔽天，一芥投而盖地。南泉不

欲鬼神见，同忠国师第三度不使大耳三藏所测，乃一鼻孔出气，乃百千亿万世真修行人榜样。珍重珍重。

不为鬼神觑见，乃此我本位。若不到此本位而乱言此我，乃狂妄之我。试问诸子，今日悟此我者亦有人矣，即以十法界论，都是此我，有佛之我，至于地狱之我。今试思

之，乃佛之我乎？菩萨声闻缘觉之我乎？抑六凡法界之我乎？若是畜生饿鬼地狱之我，则一刻不能生活，而犹有面目对人乎？尽天下一切众生皆有此我。此我若不还本位，则此我值什么干屎橛？当学忠国师与南泉去，始可对人说此我。

参言句只可以度上智上上智人

斯理可以言传。因六祖后，得法者数十人散于四方，都不能如六祖说法，遂有言句教人自参。因参言句不得悟而退者恒河沙数，不可问矣。古人乃自悟后，不能权巧方便善于开示，硬著头皮说几句无理路、没头脑的言句，教人自参，盖为人知解多。今以言句

截断他的心意识，教他当下直会本来面目。其法直截高妙，然只可以度上智上上智人。若中下之人，遇此便退缩去。古来成佛如恒河沙数去者，他不曾参过言句，都是先觉善于开示而得悟。自唐以后，教人参言句，要一超直入，固是婆心。怎奈人非上智，不能即悟，便生退心。试问今日参言句而大彻者

为谁？不意先觉这些言句，流传至今，都作了野狐精藏身之地。他又不曾悟，只熟记前人问答，不知其中实义。对人并无开示，动辄便教人自家参去。既是自家参去，要你善知识何用？人无良心，莫此为甚。堂堂然犹受人供养，来世作牛马还报，何苦何苦？

斯道若遇上上智、上智并中智、下愚、

一切男女，即时可入此门。这才是善知识，才可以上堂。若非然者，还当自究。法王之位，不是容易坐的。而今这些梦鬼，昏天黑地，都要出来开堂。且轮流三年，便挨次到你到我，竟成了一觅利之所。可恨可恨，可怜可怜。

天地内外只有此我

南泉云：“十二分教，决定不是我，我向十二分教中行履可也。若十二分教是我，即受他变。”观南泉所言，可见此我本来无一物缠绕障碍，要行便行，要坐便坐，自由自在。今要去行十二分教，度一切众生，乃我作主，如何被教拘住？被教拘住者，不知

此我者也。又云：“粗细而论，纤毫不立，穷理尽性，一切全无，如世界未成时，洞然空廓，无佛名、无众生名，始有少分相应。”乃直指天地内外，只有此我，并无一物与此我相敌者。说理说性，皆是虚名，与我无益。古人说理说性之书，可以充栋。若一明此我，皆弹指碎去。又云：“直向那边会了，却来

这里行履，不证凡圣果位。”据本而论，实无少法可得，岂况三乘五性差别名数？但是有因有果，尽属无常生灭也。此南泉极力掀翻，吐弃一切，独明此我。彼凡圣三乘，五性因果，皆属生灭边事。若知得明白，则惟有此我纵横自在，岂肯为诸法所困。

只要明此我　便是菩萨行

南泉云：“但会取无量劫来性不变异，即是修行。”经云：明极即如来。南泉发明修行之义，即经义也。可见只要能见此我，即是修行。又云：“妙用而不住，便是菩萨行。”能见此我后，此我自能妙用而不住，此便是菩萨行。要知只要明此我，即是修行，

即是菩萨行，岂不快哉！岂不乐哉！众生不知此我，因而造种种业、受种种苦，真可哀也。

一味禅

大愚欲学五味禅，归宗云：“我这里只一味禅。”大愚问如何是一味禅？宗便打。愚大悟曰：“我会也。”宗曰：“道道。”愚拟开口，宗又打。此两打，前打犹轻，后打深。前打者，打其问，后打者，打其拟。若能不问不拟，则一味禅显然矣。客曰：“归

宗以一味禅三字明斯理，老人以此我两字明斯理，还是哪个较些子？”余笑曰：“愚后到黄檗举前话，檗曰马大师出八十四人善知识，问著个个疴漉漉地，只有归宗较些子。今汝以归宗比我，还是我更较些子。”

他日客来曰：“前日老人所说较些子，诸方大骂，说老人何得妄言过于归宗？”余

大笑曰：“但凡论道言语少极好，少至于无更好，归宗以三字，我以二字，难道不好于归宗么？”客亦大笑而去。

他日客又来曰：“诸方更大骂，骂老人说我字犯忌讳，如何以字多字少戏弄诸方？”曰：“犯忌讳，不知犯哪一个的忌讳？再思量不出。如果犯了至尊至贵的忌讳，应

该有罪。天下至尊至贵者莫如道。世尊便是头一名犯忌讳之人，出世便曰：‘天上天下，惟我独尊。’临济公便是第二名犯忌讳之人，开口便曰：‘只要知道这说法的人听法的人，便与诸佛不别。’其余犯忌讳者甚多，惟曹洞不许人道者，乃是他建立此法，同开口即打一样，把人逼到煞根没走处，不怕他不悟。

无奈这伙梦汉，遂相传有犯忌讳之说，真可哀悯。若责我以字多字少戏弄诸方，则余之过也。”

一味禅，较诸家言句亲切有味，斯理略掺和一点杂味，则为染污，何况五味？所以大愚一闻便悟。若以此我较之，则更亲切有味，珍重珍重。

从生至死　只是此我

昔灵默禅师初谒马祖，次谒石头，便问:“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石头据坐，默便行。头随后召曰:“阇黎。”默回首，头曰:“从生至死，只是这个，回头转脑作么？”默言下大悟。乃拗折拄杖而栖止焉。此则公案，煞是明白。因他回首，遂云:“从

生至死，只是这个。”明明指出此我。又云:“回头转脑作么？”直逼得灵默不能不悟。今日诸方不然，开口便教人自家参去，愧死愧死。

而今有能犯忌讳之人，到湛愚老人前来，我与他打杀此我两字之名，教他到鸟道上默认此我熟了，再教他度生去，度生只此犯忌

讳一著，乃宗家单提正印。我四十年来，见诸方并无一个犯忌讳者，好名好利难道不是犯忌讳，而甘心好之。清夜扪心，得无愧乎?

全心是佛，全佛是我，全我是心，教我何处避这三字？客曰：“到寂灭时，便可避矣。”曰：“既云到，则到必有人，此人你认得么？”客曰：“认得。”曰：“既认得

此人，定要他在寂灭中作什么？”客曰：“寂灭是他本乡。”曰：“在本乡不如流落异地。”

识取自家宝藏

大珠问马祖求佛法，祖曰：“我这里一物也无，求什么佛法？自家宝藏不顾，抛家散走作么？”珠曰：“阿哪个是慧海宝藏？”祖曰：“即今问我者是汝宝藏，一切具足，更无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大珠于言下自识本心，不由知觉。观此公案，

大珠真狮子儿，一闻祖言，便悟此我乃大宝藏。后上堂，人问如何是佛，珠曰：“清谈对面，非佛而谁？”较初祖西来说法，还直截痛快，与马祖一鼻孔出气，与大梅示寂时闻鼯鼠声，乃曰：“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诸人，善自护持。”永明寿赞曰：“师初得道，即心是佛，最后示徒，物非他物，穷万

法源，彻千圣骨，真化不移，何妨出没。”观马祖、大珠、大梅之直指，真可谓犯忌讳矣。诸方能如此犯忌讳，湛愚老人必以瓣香而叩礼之。若能以此我两字示人者，湛愚老人则终身左右而侍奉之。

一回入草去　蓦鼻拽将来

人能悟得此我，则无用心处，无下手处。人用工夫到无用心处、无下手处，则此我现前。到此我现前时，若再思量用心下手则不是。客曰：“如何保任此我？”曰：“马祖问石巩云：‘作什么？’巩云：‘牧牛。’祖曰：‘作么生牧？’巩曰：‘一回入草去

蓦鼻拽将回。’祖曰：‘子真能牧牛。’若能如此保任，则发生一切三昧殊胜，不可思议。”

莫妄想

汾州问：“即心是佛，实未能了。”祖曰：“只未了的心即是，更无别物。”如此直指，而汾州不察，且更问如何是祖师西来密传心印，岂不是乱闹？所以马祖教他且去，俟其才出，即唤曰：“大德。”州回首，祖曰：“是什么？”州遂悟。可见更无别物，

只此回首之人，即是未了之心。密传心印，即此便是，何用外求？州礼拜，所以祖骂他钝汉。汾州得法后上堂，学者来问，只云：“莫妄想。”此三字痛快无伦，不识此我者，能莫妄想即悟。识此我者，能莫妄想，即速于成就。

人以明此我后，觉天下真无一物可当情。

即言及佛祖智慧辩才神通，此我本来具足，乃我家具。总不羡慕佛祖。自然由现现成成之我内发出，至矣哉。大矣哉。此我真不可思议。

惟此一事实　余二则非真

唐宪宗问鹅湖，何者是佛性，湖对曰：“不离陛下所问。”此才是直指。今诸方将此等言句都抛向大洋里，因他不曾悟，怪他不得，既不曾悟，即来作方丈，为可笑耳。余向在吴门，常以此答学者。人皆谓我并无他长，只知道不离问处，盖讥我也，殊不知

果然果然。

金牛和尚每日至斋时，升饭桶到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萨子，吃饭来。”金牛每日如此，可谓婆心极矣。舞饭桶直接拈花一脉，大笑直接微笑一脉。无奈众菩萨不悟，辜负金牛。可叹可叹。

汾州云：“汝等见闻觉知之性，与太虚

同寿，不生不灭。一切境界，本自空寂，无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为境惑。一为境惑，流转不穷。汝等当知，一切诸法，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犹如金刚不可破坏。一切诸法，如影如响，无有实者。”经云：惟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常了一切空，无一物当情。是诸佛用心处，汝等勤而行之。吾人

只要此一段说话便了却矣，何须用东去求知、西去求解？盖见闻觉知，有所发之性，此性即我也。与太虚同体，岂不同寿？此性非因造作而成，犹如金刚，是哪个能破坏他？所以经云：惟此事真实，余者皆虚。只悟此我，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金莲台并一切楼台殿阁、一切华、一切香、一切云、一切色皆

无足当情者。惟此我至尊至贵，任意逍遥。得汾州说，勤而行之，保管成就。愚人为法所缚，为境所惑，不知此我，为劫运流转，深可怜悯。

道在目前

僧问惟宽禅师：“道在何处？”宽曰：“只在目前。”曰：“我何不见？”宽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见。”盖言此僧有身我心我之相，故不能见。经云：我相者，乃我外著于身，以身为我，内著于心，以心为我，故曰我相。若能除去身心之相，则乃真我，

真我即道，何必以道见道？僧又问：“我有我故即不见，和尚还见否？”宽曰：“有汝有我，展转不见。”又曰：“无我无汝，还见否？”宽曰：“无汝无我，阿谁求？”见阿谁两字妙极，直指出此我即道，求见些什么？

此我本来无知，倏尔有知者，乃一念缘

起之知，究其本来则无知也，而非此我同木石之无知也。今知此我，而以无知相应其无知。故神藏上堂云：知而无知，不是无知而说无知。盖言其知此我而一无所知者，不是彼众人了无所知而说无知者。说得言简而理尽，如是如是。

泥牛入海

龙山云：“两个泥牛斗入海，直至于今没消息。”乃龙山悟此我后，作相应此我的工夫，妙不可言。今既悟此我，然此我本来无我之名，亦无一物可相似者。故六祖云：“本来无一物。”吾人应如是悟、如是住便是。盖是有生来因习气深厚，不能一时即能

应如是住，故要念念相应，应则一也。既云相矣，岂不是两？要知无一物之此我为体，起一念要相应此无物之我为用。体不离用，用不离体。体中起念，念还归体。可怜生冷坐精研，一生一灭，一灭一生，生灭相斗，皆属虚妄，泥牛而已，不怕他不斗入性海。一入性海，则牛归乌有，泥散为空，消息全

无，寂灭而已。此时此我，坐享无为。岂不乐哉，岂不乐哉。

相应工夫有三等：有自然相应而相应者，上智也；有用微力相应而相应者，中智也；有用力勉强相应而相应者，下智也。及其成功则一也。上智悟后，则超然于泥牛之外而听其斗，而泥牛自然入于性海。中智则混入

泥牛之中，识尽力消而归于性海。下智则混入泥牛之中，或间断，或分别，或精进，委曲周旋，渐渐而归于性海。古德说：工夫绵密精细，分别意识趋向是非处，乃为中下智人说法，彼上智者则过而不问也。龙山于两个泥牛斗入海上有我见二字，此则超然于泥牛之外，而观看泥牛相斗。如青山不动，坐

视浮云往来，不能不归空而泯迹也。要求此道登法王座，不可不知此。

日用事无别　惟吾自偶偕

昔于頔相公问紫玉：“如何是佛？”紫玉唤相公，公应诺，玉曰：“更莫别求。”頔后遇药山，又问：“如何是佛？”药山曰：“于頔。”公应诺，山曰：“是什么？”公于此始有省会。此是直指，若离此直指，即是推月入云。诸方以此为犯忌讳，言不可指

出此我来，真不可思议他是什么心胸?

庞居士见石头问曰:“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石头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试问所省者省些什么？盖省此不与万法为侣者这个人，其省者乃省其所问之疑，一被掩口，而疑释然矣。试问不与万法为侣者不是我是谁？他日石头问曰:“见老僧以来日用

事作么生？”居士曰：“若问日用事，即无开口处。”既无开口处，则纯是此我日用可知矣。又偈曰：“日用事无别，惟吾自偶偕。”可怜生庞公悟得此我不与万法为侣，将佛说祖说一齐抛向大洋里。惟有此我自偶自偕，独往独来，游于日用之中，超乎天地之外，非大丈夫安能如此？又云：“头头非取舍，

处处没张乖。”既识我矣，何取何舍？既识我矣，何张何乖？又云：“朱紫谁为号，丘山绝点埃。”万物皆此清净之我为他安名，更无有为此我安名者。又云：“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柴。”诸佛任诸佛之神通，此我任此我之神通。要知诸佛神通，即我之搬柴运水。我之搬柴运水，即诸佛神通。若有人于

此卑居士之日用，而尊诸佛之神通者，打一百二十棒与狗吃。所以石头和尚许之。

庞公后参马祖，又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祖曰：“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庞公于言下顿领玄旨。可见庞公见过石头，还有不圆满处，于此才领玄旨。然庞公于此句下领玄旨，恐还未入玄

旨。若湛愚老人当下际，即与马祖劈面一掌:“我即吸尽四海水，你也不能道出。”

客曰:“如何是道不出的玄旨？”曰:“不但马祖道不出，我亦道不出，诸祖亦道不出，诸佛亦道不出。道得出者，则非玄也。不玄则为鬼神觑见，为鬼神觑见，则修行不得力。”客曰:“既是道不出，而老人终日

示人此我，何谓也？”曰：“惟能悟此我，方可入玄旨。若不知此我，即八万劫入定，总与此玄无涉。惟此我最玄，任你说玄到高远奇特处，总不及此我之玄。此我之玄，才是真玄，其余皆虚妄不实，非所谓玄也。悟此我后，要为鬼神不能觑见时，此我之玄旨始显然而见，才可谓之少分相应矣。”

护生须用杀　杀尽始安居

庞公云：“护生须用杀，杀尽始安居，会得个中意，铁船水上浮。”此则公案为圜悟等说得没归著，徒扰乱学者之心，亦未得庞公之意。要知将生字看得明白，自然会杀，一杀便尽。试问如何是生？此生字非生灭之生，即是此我。自无始以来生到如今，从未

曾灭，即历将来将来不可说不可说之劫数，还是此我。所杀之物，本来空寂，何必用杀而护此生，此生还要护么？此是上上智，且不必说。今即以庞公之意明之，亦不必将尽字刻划到尽处还是不尽处，惑乱后学。只要将世法佛法一切丢去，只有此我。亦不必守住此我，亦不必有不守住之心，而罄然独存。

则向日沉埋水底之铁船，不用丝毫力撑，而飘浮于水上矣。将世法佛法丢开而不牵扰于心者，即杀也。灵照云：“饥来吃饭困来眠。”岂不是杀尽生全的榜样，何必远求？圜悟云：“世尊、迦叶二十八祖、东土六祖，都杀不尽。”这不尽者非我而谁？你去怎么杀他？要知此动刀之人即我也，则杀护皆空，枉自

劳力。若只知去杀，不知此生，任你杀百千万劫，铁船在水底死也不动，况能浮乎?

铁船水上浮

或曰：“铁船水上浮，如何解得？”曰：“他既有五个字，如何解不得？他明明说会得个中意，如何不要解会？你意中要将此句与秦时辘轳钻一样看么？”或曰：“正是。”曰：“秦时辘轳钻，乃金刚王宝剑，能杀一切世法佛法，截断众流，护你到法身边，得

此生义，乃涂毒鼓清凉幢，超出一切法，一超直入。如何不要解会？不是无理路，乃理路之精而至捷者，人提起此一句，便去不得。不是那有理路的言句，任你游行。殊不知这一句如银山铁壁，挡住你去不得，则此我当下现前。如何不要解会？铁船水上浮，与此句大有差别，我不管庞公是此意不是此意，

只管保你信我说话成佛去。不必问我解不解，是不是，你既能成佛，我就错些何妨？铁船，盖喻此我也。此我自有生来尘埋久矣，如铁船之在水底，何日能浮？非杀尽一切，这我安能独露？此是庞公境界。若夫上上智明此生义，亦不必用护，恐多此护之之心。只历历孤明便是护，便是金刚王宝剑，不须用杀

而一切皆尽。所谓不动干戈建太平，灵照颇会此意。”

庞婆云：“百草头上祖师意。”极好。惟庞公不济，说出此偈，惹得众人絮絮叨叨，惑乱后人。当时有一僧，可惜圜悟不能度他。其僧曰：“学人到这里，直得步步绝行踪时如何？”悟曰：“未有金刚王宝剑在。”此

答误人不浅，罪过罪过。他既步步绝行踪，还要杀些什么？还要剑作什么？当时只要问他步步者是谁步？彼若知道，则大事毕矣。若不知道，则教他知有这个。如何说未有金刚王宝剑在？宝剑乃此我杀妄杀贼之具，若无妄无贼，而执一剑在手，岂不劳力？

饥来吃饭困来睡

灵照云：“饥来吃饭困来睡。”此语传至今，谁不知道，未必能尽会其中之义。即有会此者，亦不过是了事人，将世法佛法一齐丢开，我都不管，居山更妙。横担千峰椰栗去，更妙更妙。我不知要世间生你这伙了事无事人吃死饭、睡死寤，更妙更妙作什么？

要知修道乃度己度人，才谓之曰道。只知为己而不为人，是什么道？古之无事人，既明此饥来饭困来睡之义，入一切境界中，度一切人，皆知此义，而犹然一无事闲人。才是临济公所说，佛乃一无事闲人，岂是那横担榔栗都不管之人所能窥见者。我不管灵照有此意无此意，要如此说才是。

客曰：“灵照所云与老人此我相合否？”若不能悟得此我，如何敢去放心吃饭打眠。因悟得天下一切皆妄皆虚，惟此我独真独实。既悟此真实，还肯在虚妄上求活计么？只有饥困两件，然亦是虚妄，因有此身，不得不随他云。

灵照乃古佛后身，此两句不是轻易说出

口的。不知道他参历过多少道理，才说得出这两句话。人人见过都会说，及问他这两句是何义旨，又目瞪口呆，又不肯深自思维，都是耳食，非心食也。果能彻悟得，无事享用此两句，有事也享用此两句。坐富贵场中也如此，坐贫贱场中即究困流离不堪之境也如此，不愁他不成佛去。然只要知此我真实，

自然与灵照同参。今诸方登法王座者，当发良心想一想，可能觐面与灵照一谈否？能无愧恨否？岁月有限，思之思之。

庞公示寂云：“但愿空诸所有，慎勿实诸所无。”人能明此两句，成佛何难？客曰：“何谓也？”曰：“所有者，乃此身并身外一切境界本来都是空的，我今看破皆空之，

而无丝毫爱憎。所无者，内而心意识，本来皆无，惟此我空空洞洞，并无一毫色相希求，才是本位。若加一点帮补或玄妙佛法以实之，则皆障碍。惟有此我相应此我而已，他何问焉？”

皮肤脱落尽　惟有一真实

客曰：“药山参马祖云：‘某甲在石头和尚处，如蚊子上铁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护持。’何以便许药山是了？”曰：“你不能会蚊子上铁牛意旨，所以疑马祖之许。此一句较直指略次些，然乃药山之真悟处。蚊子上铁牛，盖无下口处。参学到无下

口处，乃去不得了，人到去不得，便张皇罔措。哪知道乃好消息已至，此际有善知识一点就破。若不能遇人，只回光一照，这无下口处去不得的是谁？岂不大悟？药山既到此地，马祖安得不许？”后三年，祖问曰：“子近日见处作么生？”药山曰：“皮肤脱落尽，惟有一真实。”此药山护持此我绵密，故三

年之速而就如此。药山一日在石上坐次，石头问曰：“汝在这里作么？”山曰：“一物不为。”头曰：“恁么即闲坐也。”山曰::“若闲坐即为也。”头曰：“汝道不为，不为个什么？”山曰：“千圣亦不识。”头以偈赞曰：“从来共住不知名，任运相将只么行。自古上贤犹不识，造次凡流岂可明。”

你看他古德，一问一答一偈如此明白。我无形无相无声无臭，如何能令人识？乃曰从来共住而不知其中，任运相将而随其只么行，如此明说，而还有疑，真可谓愚矣。

石上栽花

客曰：“得此我后作么生？”曰：“此问甚好，我借药山语答你。药山答柏岩云：我跛跛挈挈，百丑千拙，且恁么过。”客笑而去。

石头垂语云：“言语动用没交涉。”盖谓若著于言语动用之相，自然与此我没交涉

矣。药山云：“非言语动用亦没交涉。”盖谓离却言语动用，著在静默黑漆处，亦没交涉。总是不知此我故也。头又云：“我这里针扎不入。”此我乃无缝塔，针如何能入？山云：“我这里如石上栽花。”此我如石，花根向何处栽？你看他两公，你一句我一句，如同赛宝一般，更妙在我这里我这里，令人

豁然眼开，见此我于光天化日之下。

高高山顶立　深深海底行

客曰：“高高山项立，深深海底行，请老人开示。”曰：“高高山项立，乃不为一切物盖覆，不入阴界，无丝毫念寻求外法，则此我高而无上矣，《楞严》大佛顶是也。深深海底行，乃保护此我工夫绵绵无间，不杂用心，则此我打成一片矣，《楞严》密因修证

是也。”

丹霞烧木佛，院主须眉落。不过院主只识木佛，不识肉身佛，老婆见识，无丈夫气，所以坠落须眉。何必劳诸君絮絮叨叨，引起后人多少拟议，只要会得他烧取舍利一语即得。客曰：“舍利何物也。”曰：“我也，即《心经》所云舍利子也。人只以为古德示

寂烧化之舍利，而不知出于我。舍利乃古德悟此我后，久之才有舍利。若不知有我，安得有舍利？盖木佛无我，既是无我之木佛，自然无舍利，即烧千百万何妨。”

丹霞云：“阿你浑家，切须保护，一灵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邈得，更说甚荐与不荐？”吾往日见石头，亦只教切须自保护，

此事不是你谈话得，阿你浑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什么？

自心是佛　不屬漸次

大颠云：“既无物，即真物。”真物者，此我也。可见知我则无一切物，有一切物则我迷矣。

大颠上堂云：“学道之人，须识自家本心。将心相示，方可见道。多见时辈，只认扬眉瞬目，一语一默，蓦头印可，以为心要，

此实未了。吾今为你诸人分明说出，各须听受，但除却一切妄运想念见量，即汝真心。此心与尘境及守认静默时，全无交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应机随照，冷冷自用。穷其用处，了不可得。唤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须护持，不可容易。”

道悟谒马祖，祖曰：“识取自心本来是

佛，不属渐次，不假修持，体自如如，万德圆满。”道悟于言下大悟。你看他古人说得真悟得大，自心是佛，何须外求？一超直入，何须渐次？本来现成，何须修为？本自不失，何须持守？如如乃其体，不因修而成，万德本自生，圆满非外至，安得不于言下大悟？

黄檗于未悟时遇神僧于途。僧过渡，履

水如平地。在他人见此僧，必叩首求度，惊骇不能自持。而反叱其为自了汉，麾之不睬，此是何等见识，何等气慨。后得法于百丈，安得不彻大机大用。

为像安名

裴休因观高僧真仪，曰：“真仪可观，高僧何在？”无能答者，遂访黄檗问之。檗朗声曰：“裴休。”休应诺，檗曰：“在什么处？”休于当下知旨。你看他此我一呼，此我一应，直指之机，莫过于此。又逼之曰：“在什么处？”你问高僧何在，舍此应者，

又向何处去寻？直指而不能悟，则亦难矣。

裴休一日托一尊佛于檗前，跪曰：“请师安名。”檗召曰：“裴休。”休应诺，檗曰：“与汝安名竟。”休礼拜。此则公案，可以令大地众生并三途业鬼皆成佛去。黄檗公乃达摩再来，应当得临济公为弟子，而今临济儿孙满天下，都怕犯忌讳，所以不能成

佛。岂不令人痛哭?

裴休悟后作文一篇陈檗，檗接置于座不看，良久曰:“会么？”休曰:“不会。”檗曰:“若于此会去，犹较些子。若在文字上会，何有吾宗？”此黄檗扫去一切文字语言，要裴休悟此我到无声无臭无形无象处安身立命，始为至极。若少有所著，则成渗漏。

后学不可忽略，珍重珍重。

黄檗《心要》一书，乃万世津梁，看大藏经教，不如看此《心要》，每日熟看，管保心悟。总是言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即是我，我即是佛。他语录皆不及此直指，珍重珍重。

骑牛觅牛

保任此我，不著相，不落空，不费一点力，不起一毫修学工夫之念，不求清净，不求寂灭，不思佛法，不求脱离，只与么淡淡的去。久之，凡听人言语，其中邪正是非，便了了于心，了了于口，能替他分别清楚，称大智慧大辩才，连自家也不晓得如是之妙。可见

本性光明，与佛不别。只因妄想蒙蔽，遂致昏聩，心意颠倒。今只要淡淡与么去，则此我之光明，谁能遮盖？自然透露，照天照地，照三千世界。长庆参百丈，问曰：“学人欲求识佛，何才即是？”丈曰：“大似骑牛觅牛。”庆曰：“识得后何如？”丈曰：“如人骑牛至家。”庆曰：“未审始终如何保

任？”丈曰：“如牧牛人执杖视之，不令犯人苗稼。”庆自兹领旨，更不驰求。此则公案，可以度尽大地众生，何必求他佛他祖，又别生校量，真可谓直指。长庆欲识佛，哪知佛即是我？百丈以牛喻之，牛即我也，骑牛觅牛，即是以佛寻佛。长庆当下即悟，所以便问如何保任。要知此牛最喜犯人苗稼，

此我最喜攀缘。如今只要不去攀缘一切世法、一切佛法，便是初心正觉佛，总不必向他求。久之调驰纯熟，惟有一我，其中变化，妙不容言。此《心灯录》中将要紧之法，都检出为人细说，然吾人只要得一则行之即是，他法皆不必去会。不是要人人会得《心灯录》，方可修行也。只此一法能行，管保成就。

平常心是道

赵州参南泉问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州曰：“还可趣向也无？”泉曰：“拟向即乖。”州曰：“不拟争知是道？”泉曰：“道不属知，不属不知。知是妄觉，不知是无记。若真达不疑之道，犹如太虚，廓然荡豁，岂可强是非耶？”州于言

下有悟。要知如何是平常心？平常心人最难理会，只要理会得此心到平处，自然能常，若不平，断不能常。惟无知之时，而又不是无记，当深自体认，细细安放到不著于知，不著于无记，则平常心见矣。若能作保任工夫到纳些些地位，而总不见得，则无往而不是平常心之作用矣。细心细心，要紧要紧。

僧参赵州，乞指示，州曰：“吃粥了也未？”僧曰：“吃粥了也。”州云：“洗钵盂去。”其僧遂悟，试看平常不平常，于此一悟，便可彻尽无生平常之旨，惟有此平常之我，日用而已矣。

庭前柏树子

僧参赵州问西来意，州云：“庭前柏树子。”与吃粥、吃茶、洗钵盂，同是一平常心，平常语句。赵州于南泉言下悟得这平常心，所以答问者都是平常话，乃直指斯道如此，并无奇处。初祖西来，特传　此平常心，扫却东土异模怪样，显出本来平常，正是的

的西来之意。无奈好事之人，将庭前柏树子，说出多少佛法，掀天播地，真是异怪模样。又说此中别有一条妙义，总之都是胡说。今有此庭，庭必有前，前有柏树。赵州于此问时，不曾拟议，不存知解，不说佛法，不说境相，抬头见庭前柏树子，即答云庭前柏树子，有甚别义可以令人生知生解？即此不生

知不生解，只曰庭前柏树子，便是初祖来意、赵州答意。若在此五字内有丝怎样怎样，则去道远矣。只要念过此五字就罢了，与此我始有相应分。著眼著眼，要紧要紧。叶县省和尚，因僧请益柏树子话，省曰：“我不辞与汝说，还信么？”曰：“和尚重言，争敢不信。”省曰：“汝还闻檐滴头雨滴声么？”

其僧豁然，不觉失声云：“哪。”省曰：“汝见个什么道理？”僧云：“檐头雨滴，分明沥沥，打破乾坤，当下心息。”末句好。又一僧参此，忽一日大悟，直入琅琊方丈曰：“我会也。”琊曰：“汝作么生会？”曰：“夜来床荐暖，一觉到天明。”琅琊可之。要知心息处，自然悟得柏树子公案，悟一切

公案，都在心息时。所以斯道哪里有你用心处？因夜来床荐暖，直睡到天明才觉，便是透柏树子公案，妙极妙极。总是不要此心去参去疑，自然当下便悟得柏树子公案。

参公案要悟，悟后要受用快活，才是真悟。若不能受用，乃影响之见，非真悟也。如柏树子公案，乃十方如来并诸祖放身心处。

安乐受用，无量无边。所以琅琊许之。

透过柏树子公案，则心自然寂灭。诸佛皆以寂灭为乐。试看为字，必有一人在此寂灭光中受用。再问此人为谁，非此我而何人耶？盖此我本来现成是佛，不用修证。震旦之人，不识此现成之理，都去在心意识上寻求，违背本性。所以初祖西来，直指此心是

佛，不必用佛求佛。千七百公案，都是明此现成。有何奇特？所以赵州答西来意曰：庭前柏树子。明明随口说出，极其平常。有甚奇妙而烦诸公疴漉漉的。青头红面，说得恁地张皇。真不堪一唾。岂不令赵州大笑?

客问曰：如何透过柏树子便得寂灭之乐？曰：既明现成之理，则不必烦心意识用

力。既不烦心意识，则寂灭现前。吾人不得寂灭现前者，乃心意识为祟也。今闻柏树子言句，则茫然自失。心意识一点也用他不著。惟此现成之我，迥然独露。与万物一体。而如如不动。都在此寂灭之中。何乐如之。盖柏树子言句，从未曾得闻。今忽闻之，安得不茫然自失。其茫然者，无所据无所入也。

自失者，失去心意识也。失去心意识而无所据，则现成之我当前矣。岂不乐哉？若有人骂我于此公案发出寂灭现成等语者，即是魔王邪道，当远拒之，则斯道幸甚。万世幸甚。

狗子佛性

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曰：“无。”曰：“上至诸佛，下至蝼蚁，皆有佛性，狗子为什么却无？”州曰：“为伊有业识在。”已将无字说得明明白白，何必用参？又有僧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曰：“有。”曰：“既有，为什么入这皮袋

里来？”州曰：“知而故犯。”此答不是，要可怜他因不知而误犯。若知而故犯，则与南泉为牛为马相同，怎敢以狗视之？后大慧杲教人参无字，说出许多不用那样参，不用那样参，絮絮叨叨，参者已为惑乱。我四十年来见参无字者，不知退却多少人。大慧杲是过来人，我不敢说他，后来这伙盲师瞽汉，

又不曾悟，也学大慧教人参无字，不知无个什么？无字已经赵州说明，要参什么？为什么不直指即心即佛，而劳人延捱岁月，而显自家聪明？先辈已如此，何况流弊？而今只要开示亲切，学者自然悟入。刹那际即可令其开悟，哪里要费时日？不具此手眼，而欲为人师，岂不自愧？我闻诸方教人看无字，

教人自家参去，不知到几时得悟，深可怜悯。

赵州“吃茶去”三字，真直截，真痛快，真干净，了然，不劳疑，不劳信，不劳参，不劳拟议商量，不劳释迦出世，不劳达摩西来，不劳絮絮叨叨四十九年之大藏，不劳叨叨絮絮千七百公案之表彰，不劳安佛与众生之名，不劳列十法界之序，合三千大千世界

众生，一齐合掌念吃茶去，遂一齐休去，成一极乐世界。想赵州闻此言，必曰：惟湛愚会此，其余皆未梦见在。

佛之一之　我不喜闻

赵州示众云：“佛之一字，吾不喜闻。”赵州真可谓一无事道人，佛之一字不喜，则佛说一切经教不喜闻，可知也。列祖所说一切言句公案，以及一切世间之法不喜闻，又可知也。审如是，则赵州从朝至暮，从生至死，竟一无所闻。既一无所闻，则必有一喜

闻者。我若在当时，必捉住问他，既有不喜者，必有喜者，直逼他上壁去。客曰：“赵州已往，请老人答一转语。”曰：“你试听隔壁老妪念弥陀。”

问：至道无难，惟嫌拣择，惟赵州答得好，答曰：“天上天下，惟我独尊。”湛愚曰：“此可以拣择否？尽三千大千世界只是

这个，你拣择哪是哪不是得否？于此会得，当下便如如去。”

赵州勘婆子公案，当时诸公解此，皆是梦说。毕竟赵州许婆子不许婆子，惟赵州自知之。然婆子气象言语，亦不是好惹的，什么赵州，乃云勘破。我今也来说梦，即十方如来亦不能勘破婆子，百千万亿赵州也不能

勘破婆子，我亦不能勘破婆子，即将来千佛出世亦不能勘破婆子。客问曰：“何谓也？”曰：“神交千里外，对面不相知。”

青州布衫

客问曰：“万法归一，一归何处？”曰：“一归何处且置，我问你一是什么？”客无言。曰：“一且不知，如何就问他归处？”客曰：“请老人开示此一。”曰：“不离问处。”客跃然曰：“弟子悟矣，但不知他归于何处？”曰：“不离问处。”客跃然起立，

进前三步曰：“弟子今日打破，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领布衫重七斤布袋。”

青州布衫，此等言句，可谓腾辉今古。指出此一归处，此一即此我。此我与太虚同体，试问太虚归于何处？然说此我同于太虚，还未稳当，分明一我在此，岂无归处？而今就说尽千言万语，归而无归，无归即归，处

处皆归，到处即归，总不稳当。不如闻布衫一句，去不得，罢不得，拟议不得，心意识丝毫不能向前，往昔所记所持者，总皆销落，翻来覆去，惟有一疑。此际只将此疑轻轻放下，原来我从不曾出门，要归作么？此第一义。原来我同太虚一体，并不用归，此第二义。原来归而无归，无归即归，处处皆归，

到处即归，此第三义。明此三义，始尽青州布衫一句之义。客闻而叹曰：“此三义更腾辉今古。”他日客来，乃曰：“前日闻老人三义，真闻所未闻，前告诸某方丈，大以为不然，如何以青州布衫句，生出如许知解？赵州岂是此意？弟子随问赵州是何意，方丈休去。”湛愚曰：“休去亦好，但笼统颟顸，

有何用处？而今诸方总以不知不解，代代相传为宗旨，乃彼藏身之地，遇学者便教自家参去，所以宗风扫地，不堪问矣。哪晓得古人一闻千悟，于一义中解百千万义，于一喝中包括五教一切秘密普眼，于一字中演三千大千世界经卷，透一言句，千七百皆透。古德云：我是知而无知，不是无知而说无知。

彼休去值得什么干屎橛？你看他古德于一句下悟得，便能彻百千万义，便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经教言句，便清清楚楚还他明白。盖他已明得于第一义而不动，所以善能分别诸法相。今诸方都明得第一义，都用不著分别诸法相，轮流替换作几年法王休去，便是出世作一番人，竟不一回想回想，真可怜悯。

前所说三义，还是略说，若分析，百千万义也不能尽。我且问你，他休去，你悟得么？”客曰：“这样笼统禅，我久已知他野狐精藏尾于此，自老人说明，心才不疑。”曰：“古德只要人悟，不论有说无说、少说多说。若不能令人悟，有说是赘疣，无说是哑鬼，要他何用？”客唯唯而退。

金针在我

有一婆子请赵州转藏经，客问曰：“赵州下禅床转一匝，乃云转藏经已竟，分明是转却全藏，何以婆子说只转得半藏？”曰：“婆子乃肉眼，故只见得转半藏。”又一客亦问此，曰：“婆子具慧眼，故说州只转得半藏。”客笑曰：“老人在一事中，因两人

问，说两样话，何也？”曰：“大慧杲要人金针在手，任你将鸳鸯横绣竖绣，都尽人看，只不知是何物绣出？前来问者，我以肉眼答，他因肉眼悟去。后来问者，我以慧眼答，他因慧眼悟去。我说法只要人悟，莫管我横绣竖绣。大慧杲说许多不能全转，乃偏向婆子边，未梦见赵州在。”

问赵州云：“承闻和尚亲见南泉，是否？”此问不比寻常，奇甚妙甚。天下谁不知赵州亲近南泉，而竟有此问，岂不痴耶？可恨此问此人姓名不传。盖此问乃直追赵州曾亲近不使鬼神觑见的真南泉，岂他人所能测？故赵州即指出真南泉与他亲近，即答曰：“镇州出大萝卜头。”湛愚曰：“要知此七

字毫无理路，毫无意谓总不相干。更要知此七字乃理路之最精最妙最奇最玄，直指他刻下即亲近南泉。此时问者已亲近南泉，何况赵州？真点铁成金之手，全亏此七字还丹。金针在我，故如此开示，诸子当细参此，自能悟入也。”

一口针　三尽线

长沙云：“尽十方世界是沙门眼，尽十方世界是沙门全身，尽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尽十方世界是在自己光里，尽十方世界无一人不是自己。”长沙如此说，还不信此我是大总持，真可谓痴矣。

一秀才问长沙曰：“百千诸佛，但见其

名，未审居何国土，还化物也无？”沙曰：“黄鹤楼崔颢题后，秀才曾题也未？”曰：“未曾。”沙曰：“得闲题取一篇好。”客曰：“此等言句教人如何会？请老人开示。”曰：“任有甚奇怪言句，都可分明开示，何况此等？此不是东问西答，乃格去他认诸佛之心，回转来认自家是佛。秀才若能当下发

真疑情，何以答非所问？则诸佛之名尽皆销落，惟真疑之孤明出现，弹指顷即能悟此我即佛，何须外求？但秀才未必能悟，不若黄檗直唤裴休之名，易于悟入。”

客问曰：“昔有人问长沙向上一路，沙曰：‘一口针，三尽线。’曰：‘如何领会？’沙曰：‘益州布，扬州绢。’请老人直指开

示。”曰：“向上一路，被长沙铺满三千大千世界。人将向上一路都推向佛边。殊不知自朝至夕，目所见，耳所闻，口所言，手所执，足所奔，何物何境不是向上一路。长沙悟彻，随手拈来，黄土皆金。当日答问时，难道不许他将别物事来答，你们何以只在针线布绢上疑？若如此，疑三十年也不能悟去。

可怜生终日在向上堆里，还求向上一路，犹如在水里说渴。奈何奈何。”

百尽竿头须进步　十方世界现全身

斯道能得此我，即是大总持。然不能见之于用，而活泼泼地，便著于我相。昔有一会和尚，僧问会曰：“和尚见南泉后何如？”会默然。僧曰：“和尚未见南泉已前作么生？”会曰：“不可更别有也。”观此句，会和尚已知有我，但以默然则执定默然，岂

不是还未离竿头，全身未现？所以长沙说他：“百尽竿头不动人，虽然得入未为真。百尽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此事要赤条条光裸裸，纵横自在，不要缘一丝毫。默然也可，开口也可，行住坐卧无往不可。那百尽竿头值得什么干屎橛？你若恋定默然，即是默然邪禅，乃是我著于默然之相，即是

我相。经所云者，当要委悉。

学道之人不识真　只为从来认识神

客问曰：“蚯蚓斩在两处，两处动，佛性在哪一处？长沙答云：‘莫妄想。’是否？”曰：“我不是这样答。”客曰：“如何答？”曰：“两头动乃风火未散，若论佛性，两处都有。”客曰；“佛性本一，如何两处都有，不是二了么？”曰：“佛性岂止

于二，有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之数之佛性。”客曰：“蚯蚓亦有化身佛性。”曰：“蚯蚓若无，诸佛亦无，诸佛若有，蚯蚓亦有。所以说上至诸佛，下至含灵，皆有佛性，理本如是，非妄说也。”

客问曰：“何以谓之识神？”曰；“你今识得此苍苍者乃天否？识得此茫茫者乃地

否？识得天之下地之上一切万物，并此身心，内而起念，外为视听言动否？”客曰：“都识得。”曰：“此便是识神，盖此识有生有灭，识时谓之生，不去识时谓之灭。今人只认此识为本来人，所以乃生死根本。要知识有生灭，我无生灭，识乃我之用，我乃识之体，认用为体岂不错了。当于不识一切之时，

亦无认识之认，惟有此我历历孤明，此则本来之真人也。既能明此本来真人，任你千识万识，都是本来人作用，有甚生死到你？”所以长沙曰：“学道之人不识真，只为从来认识神。无量劫来生死本，痴人唤作本来人。”

要知识神即是真如，真如即是识神，丝

毫不可分别，才可谓之彻悟。你看诸佛诸祖，在世间与众生同日用同食饮，从朝至夕，从少至老，总是这识神用事。不但在世间如此，即今在佛国净土，或天堂，或名山大川，亦如此。只因他不过晓得此我，便脱离生死成佛去。众生只认识神，不识此我，所以流浪生死。不可将识神看轻，将本来人看重，则

又成大病。设若总不要识神用事，则本来人竟成死灰，堪作什么？《楞伽》谓藏识即是大圆镜智，可以悟矣。

东家用驴　丁家作马

人问长沙：“南泉迁化向什么处去？”沙曰：“东家作驴，西家作马。”赞得南泉这样圆通。僧又问：“南泉迁化向什么处去？”又曰：“要骑即骑，要下即下。”赞得南泉这样唧溜。又僧问：“南泉迁化向什么处去？”又曰：“石头作沙弥时，参见六

祖。”赞得南泉令人无处捞摸。僧又问，又曰：“教伊寻思去。”赞得南泉神出鬼没，不可思议。后又问三次，沙三次默然，赞得南泉去处真亲切有味，令人乐其所答之所以然而并忘其所答之所以然。三圣云：“可谓空前绝后，今古罕闻，犹胜临济七步。”学者可将长沙之四答三默然，并我所赞圆通、

唧溜、无处捞摸、不可思议、亲切有味合看，以见此我之奇，此我之妙，即能见南泉迁化向什么去，何必又问?

子湖狗

会得此我，即会得子湖狗。若拟议，即丧身失命。人问：“如何是子湖狗？”子湖答曰：“嗥嗥。”湛愚曰：“你看他即答嗥嗥，要拟议作么？”

子湖云：“他古人只见得即心是佛，即心是法，便承信去，随处茅茨石室，长养圣

胎，只待道果成熟，学人何不效他行取？”观子湖所云，只要信得一两句言句，不要许多知解，晓得许多公案，便去长养圣胎，才是修行决断处。将大梅作榜样，胜过古今多少人。要知解多，可见是病。慎之慎之。

画蛇添足

云际禅师参南泉，问：“摩尼珠，人不识，如来藏里亲收得，如何是藏？”泉曰：“与汝往来者是。”际曰：“不往来者如何？”泉曰：“亦是。”（际曰：“如何是珠？”泉召曰：“云际。”泉曰：“亦是。”此处重复）际曰：“如何是珠？”泉召曰：

“云际。”际应诺。泉见际不悟，曰：“去!汝不会我语。”际从此信入。可见古来传授直指总是此我，其余皆妄也。

灵鹫闲禅师上堂曰：“是汝诸人本分事,若教老僧道，即是与蛇画足。”有僧出问曰:“与蛇画足即不问，如何是本分事？”闲曰:“试道看。”僧拟再问，闲曰：“画足作

么？”湛愚曰：“今人无有不为蛇添足者，试静坐一看此我，时时为他添足，如何得能成就。”

一翳在眼　空华乱坠

灵训初参归宗，问：“如何是佛？”宗曰：“我向汝道，汝还信否？”训曰：“和尚诚言，安敢不信？”宗曰：“即汝便是。”训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眼，空华乱坠。”训辞归去，宗曰：“装束了却来，为子说一上佛法。”训装束至宗前，宗

曰：“时寒，途中善为。”训领此言，顿忘前解。湛愚曰：“于即汝便是，得体，于途中善为，得用，体用全，才是此我稳当处，然古人于用上更加重焉。所以灵训于即汝便是，更不再问，便问保任，于途中善为，便顿忘前解，真狮子儿。古德谓此我为鉴觉，乃云：‘若遇善知识发明此鉴觉，为初善。

不守住此鉴觉，为中善。并无不守住之心，为后善。’灵训三善皆得，学者当知。”

无心是道

沩山云：“但情不附物即得。”沩山此言，直截痛快，只要此我赤条条光裸裸，不留一物在心中即是。山又云：“一念顿悟自理，犹有无始旷劫习气未能顿净，须教渠净除现业流识，即是修也，不可别有法教渠修行趣向。”沩山此言，乃保任最得力处，珍

重珍重。

沩山谓仰山曰：“寂子速道，莫入阴界。”阴者，盖覆也。人若攀缘丝毫法，则被此丝毫法所盖覆，为此我障碍，不得透脱。故问仰山：“你当说出近日所悟，切不可入此也。”仰山曰：“我近来不但不为丝毫法所蔽，我当日因信而入此道，而今连信都忘

了，又安得为他法所盖覆？”沩曰：“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仰曰：“我信不信都不管，而今只有此我名慧寂者，更无他人可信。”沩山又难之曰：“恁么即是定性声闻。”惟仰山信得真说得真，曰：“慧寂连佛也不要，还有什么声闻入我意中。”当看仰山自立，只有此我，不入阴界。古人有此

榜样，善学者急须著眼著眼。

僧问沩山：“如何是道？”山曰：“无心是道。”僧曰：“不会。”山曰：“当会取不会的好。”僧曰：“如何是不会的？”山曰：“只汝是，不是别人。”沩山分明说出此我，人还不信，深可怜悯。山又曰：“今时人但直下体取不会的，正是汝心，正是汝

佛。若向外得一知一解，将为禅道，且没交涉，名运粪入，不名运粪出，污汝心田，所以道不是道。”观沩山此一则公案，人能悟此，即可彻上彻下，不须他求。僧云：“某甲不会。”“何不认此某甲？”所以沩山又说，但直下体取这不会的正是汝心汝佛，心佛即是某甲。如此直指此我，而僧竟退去，

可怜可怜。

沩山谓仰山曰：“汝须独自回光返照，别人不知汝解处，汝试将实解献老僧看。”若湛愚在当时，即上前将沩山口掩住，看他说些什么？因仰山说解，所以被沩山纳入信位，不许人位。客问曰：“何谓信位？”曰：“信得此理无疑。”“何谓人位？”曰：“受

用此理自在。”

千里知音

昔王常侍寄书与沩山，画一圆相，内写一日字，山云：“谁知千里外有个知音。”仰山曰：“虽然如是，还未稳当。”沩山云：“子又作么生？”仰画一圆相，内写一日字，掷地以脚抹却之，乃大笑。客问曰；“此何意旨？”曰：“汝能将此我抹杀之，即知此

意。”客疑甚，跪问曰：“求老人慈悲如何抹杀？”曰：“汝将所见所知所解所悟尽情放下，如木人看花鸟，如露柱，如顽石，如大死人，于此始有相应之妙，不必再问。”

他日客又问：“弟子遵老人言作工夫越要抹杀此我，此我越显光明，奈何奈何？”余笑曰：“我原说有相应之妙，实对你说，

若要抹杀此我，即十方如来亦不能抹杀此我。此我乃实相无相，他是个什么物事，敢云抹杀？乃要你忘此我两字之名，离一切相，得真我之实，坐享人位，非如大死人不能至如如之地。所以越作工夫越光明，越光明越如大死人去，此石霜要人速证菩提，非小故也。慎之慎之。”

沩山水牯牛

客问曰：“沩山云：‘百年后在山下作一头水牯牛去。说是沩山僧，又是水牯牛。说是水牯牛，又是沩山僧。毕竟唤作什么？’”曰：“不要睬他，他分明自赞他充满三千大千世界，无处不圆通。”云岩参百丈二十年，因缘不契。后造药山，药山问岩，

百丈有何言句，岩说许多言句，药山皆不许。他日又问岩：“还有什么？”岩曰：“有时上堂，赶散大众，复召大众，大众回首，丈曰：‘是什么’”药山曰：“何不早恁么道？今日因子得见海兄。”岩于言下顿省。观此则公案，任他千说万说，总不如直指。古德只有认得此我一著便是，并无别法。即说得

好，不是直指，都归虚妄。你看药山于此得见海兄，则其余言句，何足算也。

法身无相　法眼无瑕

夹山说法身无相，法眼无瑕，在理上见得，未得师傅真见。何以故？若此时有人来问，如何是法身？答曰：“羊便干处卧。”又问如何是法眼？答曰：“驴便湿处尿。”此芙蓉禅师之两答也。夹山若闻此两答，自然罔措。然古人真有良心，闻道吾笑他不是，

便请问去。访船子和尚，其遇船子，只在山拟开口，船子便将山打落水中，山才上船，又曰道道，山又拟开口，船子又打。看古人公案，当看其要紧处，任他在千载以上，只要玩他的语句情景，犹如在当前一样才得力。船子要夹山道，夹山才要说就打，又不许夹山说，打后又要他说，山又要说又打，又不

许他说。你看夹山此时，被船子逼得进退无门，可怜生将数十年来所知所解，都潜迹无踪，只剩得此我露迥迥地，不怕他不豁然大悟。临别船子，频频回顾，船子唤阇黎，山乃回首，船子曰：“汝将谓别有么？”后夹山归，上堂，人问法身法眼，仍如前答。道吾闻曰：“这汉此回方彻。”

古德于来问者不容开口即打，这便是直指，人都谓负冤，何以不曾开口即打？乃具如此见识，哪里得有长进？何不想一想不开口时是个什么光景？又言拟问便错，不但不开口，连有念也不是，则此无念之时，还有个什么？哪晓得到无念时，明明的有一个孤明之我在这里，何不识取？于此不识，而去

起念攀缘他法，任你海枯石烂，总无用处。

大事未明　如丧考妣

睦州示众云：“大事未明，如丧考妣。”盖谓不知此我也。“大事既明，如丧考妣。”盖谓不能保任以求速成也。客问曰：“如何保任，乃得速成？”曰：“如大死人去。”又问曰：“本来现成，何必如大死人去？”曰：“不然也。只因你习气深厚，今如大死

人，则万念万事皆休，习气自然销落，要不得两三年，则任你逍遥自在去，何乐如之？”

天下事我看来都难，惟有此事不难。只要遇有良心善知识，一点即明，何须多说？明此保任，只要不忘此我，待他熟了，他自家便能生活，与诸佛相等，还愁什么生死？客曰：“善知识自然有良心，老人何以说有

良心善知识？”余不觉喟然长叹曰：“今日无处不是善知识，你去问他，终日开堂，曾度得几个人来。”客唯唯而退。

《心燈録》卷四

月似弯弓　少雨多风

陈睦州示众云：我见百丈不识好恶，大众才集，以拄杖一时打退，复召大众，众回首，乃云：“是什么？”有甚共语处。又黄檗亦然复召大众，众回首，乃云：“月似弯弓，少雨多风。”犹较此子。睦州此等批判，不能善于分别，何以故？盖睦州言句，全是逼人

到法身边。如秦时辘轳钻，并《指月录》所载无理路等语，只可度上智。若中下人，便茫然罔措，与月似弯弓同类。不若百丈“是什么”极亲切，上中下皆可收入。睦州恐人在复召回首处识取则不是，所以说要在思议不及处识取，犹较些子。然与其茫然罔措，不若在“是什么”处共语有入处。细细分别，

若论直指，还是百丈较些子。

大千坏　此我也坏

沩山谓大随曰:“阇黎在老僧处并不曾问一转语，何也？”随曰:“教某甲向什么处下口问？”沩曰:“何不问如何是佛？”随便作手势掩沩口，沩叹曰:“子真得其髓。”湛愚亦叹曰:“随公真得此我之髓。”

僧问大随:“路逢古佛时如何？”随曰:

“你忽逢驴驼象马，唤作什么？”僧无对。若我在当时即对曰：“唤作古佛。”

“大千坏，此我也坏”，此大随答僧所问也，此语疑煞天下人。投子闻之，便装香作礼，称大随乃古佛在世。客问曰：“大千坏，此我真坏真不坏？请老人慈悲开示。”曰：“不坏。”客又曰：“彼两人是何意旨？”曰：“此

两公真得此我之髓。”

他日客又问曰:“此我亦有髓耶？”曰:“此我岂无髓？汝今初明此我，只到此我之边。入无为本位，到此我的的处。若到向上处，凭你日用去。明此三者，则谓之髓。”

从缘悟达　永无退失

灵云偈曰:“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沩山诘其所悟，与之符契，嘱曰:“从缘悟达，永无退失，善自护持。”玄沙见此偈，乃曰:“谛当甚谛当，敢保老兄未彻在。”客曰:“两公意旨何谓也？”曰:“沩山诘其所悟，与之

符契，玄沙亦许其悟，但未彻耳，恐其著于桃花，未到末后句。”观灵云后上堂答僧问：“如何得出离生死？”云云：“青山原不动，浮云任去来。”又答问：“如何是真常流注？”云曰：“似镜常明。”曰：“向上更有事也无？”云曰：“有。”“如何是向上事？”云曰：“打破镜来与汝相见。”灵云盖悟彻至此，故说直

至如今更不疑。

放不下　担取去

严阳尊者参赵州，问：“一物不将来时如何？”州曰：“放下著。”尊者曰：“既是一物不将来，放下个什么？”州曰：“放不下，担取去。”尊者于言下大悟。客曰：“他大悟些什么？”曰：“一切皆可放下，惟此我你放他何处去？所以教他担取去，乃直指也。尊者

能担取，所以为大悟。若别有所悟，非悟此我，皆不是悟。惟悟此我，才可谓之大悟。”

僧问尊者：“如何是佛？”尊者曰：“土块。”又问：“如何是法？”尊者曰：“地动也。”又问：“如何是僧？”尊者曰：“吃粥吃饭。”又问：“如何是新兴水？”尊者曰：“面前江里。”大慧杲云：“似这般法门，恰似儿戏。

然入得这般法门，方安乐得人。”如真净和尚，拈提古今，不在雪窦之下，而末流传习，却成恶口小家。惟大慧能入此法门，所以才说得出安乐两字。若不能悟此，焉能安乐？学者当细心参取，如其不然，则一生受困，不能圆通。学者当参何处不是佛？何处不是法？何处不是僧？所以说至道无难，惟嫌拣择。若

拣择，则大不安乐矣。”后人不识斯理，惟习土块、地动等语，却成恶口，入地狱，如箭射。

天龙一指禅

客问曰：“俱胝云：‘吾得天龙一指头禅，一生用不尽。’何谓一指头禅？”曰：“一指犹云些些子，得此一生便用不尽。曹山说俱胝承当处卤莽，只认得一机一境。难道一机一境，扩而充之，不可以盖覆大千么？俱胝云一生用不尽，可见在此一指上得，方能该

全体大用，与临济黄檗佛法无多子相同。试问曹山，谁不是一机一境上悟去？睹明星而悟，不是一机一境么？但曹山意有所在，不是说俱胝卤莽，恐后人执定一指不能尽彻，岂不卤莽？”客曰：“一指头如何便是禅？”曰：“干屎橛且是佛，如何一指头不是禅？”客跃然而起曰：“弟子悟得天上天下无不是

我。”曰：“识得便休。”

识得此我　立处皆真

耽源上堂，仰山作圆象，以手拓呈了，却叉手立，源以两手相交作拳示之，山进前三步作女人拜，源点头，山便礼拜。客问曰:“看他两人作如此妖模样作么生？”曰:“妖模怪样不是佛么？你若识得他这些妖模怪样，即可以度生成佛去。古德一动，都是显

出这个，教你处处识得这个，凡立处皆真。”

沩山问仰山云：“汝是有主沙弥，无主沙弥？”仰山从西过东立，沩山异之。客曰：“是何意旨？”曰：“沩山是直问此我，仰山是直答此我，所以沩山异之，非寻常人也。”

客曰：“何以狮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驴乳？”曰：“一人返真归原，十方魔宫震动销

殒。若悟得此我，在当下顷刻间，便是返真归原，凡一切皆属虚妄，魔宫安得不震？此我即一滴乳，彼驴乳值得什么，安得不迸散去？”

仰山问双峰：“近日见处如何？”峰曰：“据某见处，实无一法可当情。”仰曰：“汝解犹在境。”峰曰：“某只如此，师兄又如何？”

仰曰:“汝岂不知无一法可当情者?”添一者字，乃直指此我示峰。试问当谁之情，此人是境不是境?只要知此我，则境自我矣，孰有当我情者?

但得本　不愁末

沩山问僧:“名什么？”僧曰:“名归真。”沩曰:“归真可在。”僧无对，仰山教之曰:“何不答和尚在眼里耳里鼻里？”僧一如所教，沩曰:“此是五百善知识语。”客问曰:“眼里耳里鼻里不是我么？”曰:“汝可以作五百人善知识去。”

仰山示众曰:“我今分明向汝说，且莫凑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实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是圣末边事。如今且要识心达性，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时后日自具足在。若未得本总将情学他，亦不能得。”客曰:“如何是但向自己性海如实而修？”曰:“寂然不动谓之修性，此我本来寂然不动，非我之外

有性，性之外有我，乃我而性也。此我当寂然不动之时，其空洞悄然，深如大海，故曰性海。此际至真至实，非他时可比。但能相应此至真至实，便是修，非他有所修。但能于此而修之，则圆通圆觉，无尽殊胜，自然具足。若不修此，而以知解学佛祖事，如以萤火烧大地草愚者笑之。”

仰山示众曰:“一二二三子,平目复仰视,两口一无舌,此是吾宗旨。”客曰:“何谓也?”曰:“未悟此我者,参此则可以悟。既悟此我者,参此则可以入性海。若将解解此偈,则非为仰山宗旨。只要参去,自然入仰山宗旨,妙不可言,不必问。”

我有一机 瞬目视伊

香严偶抛瓦砾，击竹作声，忽然省悟，遥礼沩山，作颂曰：“一击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诸方达道者，咸言上上机。”沩山许之，仰山不许。严又曰：“去年贫，未是贫，今年贫，始是贫。去年贫犹有卓锥之地，

今年贫锥也无。”仰曰：“如来禅许师弟会，祖师禅未梦见在。”严又曰：“我有一机，瞬目视伊，若人不会，别唤沙弥。”仰报沕曰：“且喜贤师弟会祖师禅也。”此三颂，学者当仔细参取。第一次颂，明明了悟，何以仰山不许？第二次颂，还不许，至三次，才许其会祖师禅，大事了毕。若论第三次颂，只同

临济第三句棚头弄傀儡之人自救不了，学者试参之，何以便许之也？客曰：“弟子疑香严三颂与临济三句不合久矣，抽牵藉里头之人，与瞬目别唤何异？请老人开示。”曰：“瞬目别唤在两颂之后，所以许之。悟得傀儡抽牵在第一句第二句之前，所以不了。若先悟得抽牵之人，再进而悟得第二句，又再进而悟

得第一句，才为究竟。香严于内里已经透过，仰山疑他不能于日用动处相应，则堕于无为，岂可即许之也？”此两则公案要实分明，才是此我究竟。不然，则只知此我。此我不到究竟，则为明眼人所笑矣。

香严示众云：“若论此事，如人上树，口衔树枝，脚不踢枝，手不攀枝。树下忽有人

问，如何是西来意，不对他，又违他所问，若对他，又丧身失命。当恁么时，作么生即得？”此则分案，总不在树上树下，对与不对，直逼得人罄然独存，只有一疑。若能将疑放下，荐出这罄然独存者，看他有甚话说？虎头上座云：“树上即不问，未上树时请和尚道。”香严乃哈哈大笑，都不是。

客曰:“口衔树枝时，有人问西来意，请老人答一转语。”曰:“何难也？”遂鸣掌三下，客默然休去。

佛法无多子

临济问佛法的的大意，三次问，三次被打。试问诸子，以临济之问，黄檗之答，一句两句便可说破，而一问一打，何也？盖所问者乃的的大意，岂可涉之语言？若一涉语言，即非的的。答固不可，不答亦非，所以三问非三打不足以应之也。盖打者，打其问

也，打其问则无问矣。既然无问，则自然无答。无答无问，则四目相对，两我相呈，非的的大意而何？所以大愚曰：“黄檗与么老婆心切，为汝得彻困在。”临济于此言下大悟，乃曰：“黄檗佛法无多子。”要知临济初问时，怀著一肚皮禅，问佛法大意，想黄檗必有许多话说。哪知道开口问便受棒，竟至于三次，

不容开口。可怜生将临济一肚皮大意，打得干干净净，被大愚老婆心切，一句点破，所以才悟得佛法无多子。与初问大意时，天渊悬绝。学者只将此则细细参取，若有所悟，则一切皆彻。我今说明，更容易参入。参禅不学临济公时，更学何人？客曰："无多子我悟也。"曰："悟得什么是无多子？"客曰："这

个便是无多子。”余大喝曰：“既认得这个，又何须说这个？”客休去。

临济儿孙满天下

临济儿孙满天下万世，学者当想是何缘故。五宗已灭三宗，惟洞曹还有门户。但洞曹所出之人，拖泥带水，不知口里是哪里来的许多咬文嚼字不著边位的话。他都说有密传，于相对谈时，并无一句直指。惟临济公才可谓继达摩初祖西来直指之宗，他宗皆不

能及。即《六祖坛经》，可谓了然明白，然细细参取，于直指处犹欠分明。即达摩初祖，不过开直指之端。至临济公以后至于今日，凡学道已悟未悟之诸君子，能知临济公直指究竟么？此我大呼四十年矣，并无有应声而出者。客曰：“老人之言，令人不服。自临济后，代代相传，岂无有知直指究竟者？若不

知直指究竟，何以称为临济儿孙？即今日之开堂者，人人都是济宗，何以都谓其不知直指究竟？试问老人，如何是临济直指究竟？人都不知，然常见老人言及直指，便称临济公，便颜色惨淡凄凉，至于流涕，或声泪交至，满座默然。敢请指出，以开愚蒙。”余为之叹曰：“余岂敢妄言，谓初祖及六祖犹欠分

明，直尊临济。诸子无日不对临济公所垂之言，只在料拣、宾主、照用、三玄三要上理会，殊不知料拣、宾主、照用、三玄三要，都可以说得明白，不为直指，不为紧要。只有反复说，叮咛又说我与诸佛不别者，乃认得这说法之人、听法之人，他是无依的人，他是诸佛之母，诸佛皆从此出。诸子看书久

矣，总不提起，何也？试问自临济公示众后，有谁提出此说，并今日开堂称儿孙者，有谁提出此说而表章之，不但他宗灭而济宗早已灭矣。后人只论料拣等语，总不提起说法之人、听法之人，为直指究竟，直令临济公至今泪不曾干。我今竟敢大言曰，即世尊不曾如临济公说而又说如此之直指也。能明此我，

彼三玄三要料拣宾主照用何难理会？”满座起立而言曰：“济宗今日始大白于天下后世矣。”初祖开直指之门，所以能扫除一切文字，即世尊四十九年所说，俱一例扫去，这是何等见识，敢有如此作用？可见直指者，乃一超直入法门，孰有等于此者？惟临济公直指说法之人、听法之人，教人当下识取此人便

是佛，不须外求。当此直指之时，面面相对，人人是佛，谁敢有别样闲言语掺入搅混，视千七百公案语句如同粪草。今日指出此我，真可谓活宝也。前乎临济公者，后乎临济公者，有如此直指乎？其间亦有指心即是佛者，说到心字，便捉摸不定。亦有指汝即是佛者，指清谈对面是佛者，有不肯叮咛再三告诫，

对他人又用别样言句。怎如我临济公，说而又说我与佛相同者，惟知此说法之人、听法之人而已矣，并无他奇特也。若有他奇特胜于此我者，即是天魔外道。若再加丝毫法帮补此我乃能成就者，即是邪说。惟此说法听法之人即是诸佛，即是诸祖，此才是真直指。我所以说比初祖六祖更觉分明，但后人总不

提起，不识何故，真不可解。

我本无相　所以独尊

世尊云：“天上天下，惟我独尊。”后四十九年所说，皆是此两句注脚。被云门打杀，后人没胆量，再不敢提起，更赞他能报佛恩，将世尊满肚慈悲直指此我法门，埋没至今。云门之过，不亦甚乎！所以绝嗣，非无故也。客曰：“云门之意，恐著我相。”曰：“我本无

相，所以独尊，何相之有？”客又曰：“云门之意，盖谓人人皆有一我，何以世尊说惟我，所以打之。”曰：“世尊之意，教人只认此我，不可外寻，非是只言惟我一人也，何以打为？若是云门生于临济之后，见说法听法之人两句，不知胡喊乱叫到什么田地？今日我劝诸子并后来者，只将世尊并临济公所说，天上

天下惟我独尊，说法之人听法之人，明了于心，而保任之，管保成佛。何须他问也？谈何容易，佛说天上天下惟我独尊两句；谈何容易，临济公说说法之人听法之人两句。百千万亿年内，才有此直指之门，岂可同他说相等？他四宗有如是直指乎？云门有如是直指乎？试问秦氏辘轳钻，并芭蕉扇、触著帝

释鼻孔，度脱几人，能指而数之乎？然古人说此截断众流之法，要吾人认此不能流去之我。乃是古人悟后，要人当下归根复性，得见此我。开示虽好，悟入则难。无奈后人自家不曾悟，也学古人杜撰几个无理路之字，合成一两句，哄骗愚人，作自家藏身之地。而今举目皆是，不知惭愧，深可怜悯。”

惟此直指　单提正印

初祖西来时为直指，而今善知识若不直指，便是违悖宗旨。即如《指月录》中，能直指者不过数人。惟临济公独肩荷古今，纵横自在，欲人立于光天化日之下，竖起眉毛，挺起脊梁，露出巍巍堂堂这说法之人、听法之人，便是活佛活祖。并不依靠一丝毫佛所

说、祖所说、历代禅师所说而自由自在，为天上天下之独尊。何须用他人所说，旁敲侧引、委曲婉转、截断众流而曲指之也？临济公出世，真乃万古奇逢。今虽不能亲炙左右，而遗书尚在，求道之人，不去细心识取，徒然东张西望，何益也？

今人只将青州布衫、镇州萝卜等等之句，

胡参乱参，耽延岁月。要知道此等句看去甚难，要会甚易，只要明得这说法听法底人，这些无理路之言句，都不能出我掌握，即不会我亦不去求会，何以故？盖既得其本，何愁其末！今若得本，不愁你不一笑而解之也。既解后，才悟得参此等言句，不如先来明这说法听法的人，为甚易而直指也。

临济公所言料拣、宾主、照用、三玄三要，皆是建化门头事，皆可以言解得明，惟此直指，乃其根本。若不明此根本，即明白料拣等事，一当用时，便有隔碍，不能有济。若先知根本，于料拣等事，点著便知，盖后人总不知本末，枉费心思，为可惜也。惟此直指，乃单提正印，惟此我乃谓之正印。故

又云:“赤肉团上有一无位真人，常出入人之面门。”所谓真人者，即我也。盖谓惟此我为真，其余皆虚妄不实。真人无相，故无位，真人不空，故出入。客曰:“谓真人有出入，岂不落外道见？”曰:“外道亦说此人能出能入，他只晓得能出能入，不晓得无出无入、无形无相乃此我之本，所以谓之外道。临济

公单提正印，佛道魔道齐收，佛道外道齐打，盖汝等不知正印大义。若正印埋没，佛道魔外齐兴。正印彰明，佛道魔外全隐。仰山谓佛说魔说，总是魔说，乃单提正印，才有这等说话。临济公单提正印，直指出无位真人，所以空前绝后，纵夺自由，不似他宗影响曲指也。”

客曰:“无位真人，即是说法听法之人否？”曰:“然。”兹言其无位者，正见其无所依也，故又曰无依道人。盖谓此说法听法的人，本来本真，不生不灭，不用修成，不因造就，并无依托，惟自作主，诸佛成就皆从此出。今人只想慕诸佛并佛国净土，乃一切庄严，而不求于说法听法之我，则南辕北

辙，何日得有归期也！

见自本心　识自本性

六祖云：“人当见自本心，识自本性。”亦可谓亲切极矣。今说到心性两字，人便茫然，不知何以谓之心谓之性？若说到说法听法的人，人便凝然有入处。此亦是时节因缘，该临济公出世，大明斯道，和盘托出。而后人竟不提起，真可哀也。

临济公上堂云:“人要求真正见解，不要求殊胜，殊胜自至。何以谓之真正见解？你四大色身不解说法听法，脾胃肝胆不解说法听法，虚空不解说法听法，是什么解说法听法？是你目前历历的勿一个形段孤明，是这个解说法听法。若如是见得，便与佛祖不别。”湛愚曰:“如此等说法，直指此我，这样分明，

真可谓空前绝后。此世界中，惟临济公一人。”客曰：“何以谓之勿一个形段孤明？”曰：“有形有段，便是相，有相便可以谓之个。勿者，无也。言并无一个有相的物事，而了然如空，而却有一历历无间无断之孤明。所谓我者，是这个解说法听法，见得此乃真正见解，与佛祖不别。”客曰：“何以谓之孤明？”曰：“我

本孤，所以无相。因孤而自然本明，所以不著相。若我著于相，则不孤，则无明矣。”客又曰：“何以谓之历历？”曰：“此孤明之我，本来历历，无间无断，任他万物万相皆不能为碍。迷者，乃是我去著相，不是相来著我。一撒手便是佛祖，攀缘他便是众生。人能明此本来历历孤明之我，只要熟此我，莫教间

断，即得成就，又何须别寻工夫，反为隔碍。”客跃然而起曰：“悟道成佛，如此之易，临济公真第一人也，非老人说，安能得知？弟子辈被《指月录》诸禅师惑乱久矣，今出长夜，不亦幸乎？”

向外所求皆是文字名相

济公又云：“山僧所说，只是道流现今目前孤明历历的听法者。此人处处不滞，通彻十方，三界自在，入一切差别境，不能回换，一刹那间透入法界。”又云：“你欲识佛祖么？只你能听法的便是。学人信不及，便向外驰求，设求得者，皆是文字名相，终不得他活

佛活祖之意。”又云：“约山僧见处，与世尊不别，每日多般用处，欠少什么？六道神光，未曾间歇。若能如是见得，即是一生无事人。”又云：“你即今目前听法的人，总不向外驰求，便有法身报身化身极大功用。”又云：“此听法的人，无形无相，通彻十方，在目曰见，在耳曰闻，在鼻嗅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

在足运奔，本是一精明，分为六和合。”又云：“惟有听法无依的人，是诸佛之母，所以佛从无依生。若悟无依，佛亦无得。若如是见得，是真正见解。”又云：“你欲得生死去住自由，即今识取听法的人，无形无相，无根无本，无住处，活泼泼地。应是万般施设用处，只是无处所。觅著转远，求之转乖，号

为秘密。”又云：“古人云：平常心是大道。大德，你还觅什么物？现今目前听法无依的人，历历地分明，未曾欠少。你若得，与佛祖不别。但如是见，不用疑误。”又云：“三界惟心，万法惟识，所以梦幻空华，何劳把捉？惟悟目前现今的人，入火不烧，入水不溺，入三途地狱如游园观，入饿鬼畜生而不

受报。又如你欲得如法，但莫生疑，展则弥纶法界，收则丝毫不立，历历孤明，未曾欠少。”又云：“你若住心看静，举心外照，摄心内澄，凝心入定，如是之流，皆是造作。是你如今与么听法的人，作么生拟修他、证他、庄严他？他且不是修的物，不是庄严的物。若教他庄严你一切物即庄严得”。又云：

“动与不动是二种境，还是无依道人用动用不动。”湛愚曰：“我今略指出济公将说法的人听法的人叮咛嘱咐，说而又说，真可谓婆心极矣。盖济公见得真、说得苦，总是要人信，才能了毕大事。若不如是，便是魔说邪说。读者珍重珍重。

无位真人

客曰：“济公所说说法道人、听法道人，又云无位真人，曰道人，曰真人，恐非吾辈凡流所能当之也。”余振威喝曰：“汝怎么在此两字上生如是邪解？所谓真人者，乃谓一切皆幻皆假，惟此人为真，非是论列人之品第，某为凡人某为真人也。道人者，谓说法

之人乃明道之人，听法之人乃求道之人。你来听道求道，即是道人，兼谓举世人人是佛，非谓明道求道之人才是佛而他人不能也。汝等将人看轻，遂将自家看轻。殊不知此人通贯十方，遍游法界，隐则无形无相，显则变化难拘。十方如来，此人也。二十八祖，此人也。一切大菩萨诸菩萨及辟支缘觉声闻，

此人也。东土六代祖师及历代禅师，此人也。一切天魔外道阿修罗，此人也。诸天，此人也。你我，此人也。一切禽一切兽，乃此人之轮转也。至于饿鬼地狱，乃此人之沉溺也。此十法界中何界而非此人之修为而成之耶？此人神通广大不可思议。能为恶，造恶鬼地狱畜生相。能为善，造天堂相。能善恶相杂，

造世间富贵苦乐相。能修善不断嗔恨，造天魔阿修罗相。能于心外立法修行，造外道相。能清净避世，造小乘相。能度己度人，造大乘菩萨相。能仍旧还我本来面目，端坐成佛。终日说法而无法可说，终日度生而无生可度。具八十种好，造三十二相。此人有如此神通变化，休轻看他，而甘于自弃。智者于此十

法界，当择而行之。”

临济公单提正印，只要明此人即是佛祖，并无一法与人。故曰：“你取山僧口里语，不如休歇无事去。”盖谓能明此人，使他自在，万万不可向外驰求，被他万境回换不得自由，与佛祖有异。

一念缘起无生　超出三乘权学

客曰：“一念缘起无生，超出三乘权学。何谓也？”曰：“吾人本来本无生灭，故古德教人要明彻无生之义，才为究竟。既本来无生，而目前之生生不已者，何也？乃吾人之念，或缘境、或缘物而起，故谓之生，然本体实未尝生。何以故？盖一念之缘而有起之

之时，即有灭之之时。当其灭时，本体朗然常住，而未见其灭，则其生时，亦未尝生可知也。生灭者，乃一念相缘而起，无生者，乃本体之常住也。所以不明无生，终随境转。彼三乘之学，皆不知无生之义，而执一法以修行者。既执法以修行，则不知家在何方，而辛苦道路。世尊不得已授之以法，且居学

地，以俟将来。所谓权方便，非实诣也。若能当下悟得这说法听法的人本来无生，则缘起皆归虚妄。凡藉权修学之法都无所用，岂不超然自在？彼三乘之权学，又何足问也？”

临济公直指此人乃旷古奇逢，当思吾人有何福德，才能得闻，真所谓百千万劫遭遇也。试想教中二十五圆通、二十五轮转、四

十五圣位、十信、十住、十回向、十地等等，至于妙觉等觉四果诸菩萨，不可说不可说八万四千陀罗尼，若在临济公前，一喝皆散。即令彻透大藏经教，游遍三千大千世界，无一人能敌其辩才者，在临济公前，则一字不能张口。即令有人具维摩居士神通，手托大千世界遍各方游行示人，在临济公前，则销

落归于乌有。客曰:“何以故?临济公便如是?”曰:“盖他有直指此我之正法眼,则彼权学,皆其绪余,辩才神通,皆其所应用之闲家具,何足当济公之一顾也。济公指出此人乃天地万物万法之根。若能信其言,则是立地大乘凡夫,为佛祖嫡派,所谓诞生王子,非菩萨以下所能及者。能信此而保任之,名

为活祖。”问曰:“何以谓之保任?”曰:“心心不异谓之保,要行便行,要坐便坐谓之任。”问曰:“何以谓之心心不异?”曰:“心心即念念也,念念不忘听法之人,而毫无他想,则谓之不异。若有他想,则异矣。倘一涉于情,则智为之隔。一涉于想,则体为之殊。慎之慎之。”

识取弄影的人

济公云：“你一念清净心光，是你屋里法身佛，一念无分别心光，是你屋里报身佛，一念无差别心光，是你屋里化身佛。在教家论此三身为极则，在山僧见处不然。此三种是名言，亦是三种依明，知是光影。大德，你且识取弄影的人，是诸佛之本源一切处，

是道流归舍处。”客问曰:“如何是弄影的人？”曰:“我四十年前悟得此听法的人，便日日揣摸法身如何才是？拟度报身化身如何才是？原来都是弄影。后读济公语录，指出乃心光，乃名言，乃三种依明光影，只要识取弄影的人，豁然大悟。我已识我矣，而犹然起希望之心，况不知根本者，至何日乃能

脱然耶？只这弄影的人，即我也，何得又问？！”

婆心高过须弥山

客问曰:“历来禅师呵佛骂祖，从未有如济公德公骂得利害，并骂诸方，不已甚乎?”曰:“此两公作用，非汝等所能知也。汝等见他是骂，我则见他泪如四海水，婆心高过须弥山，痛哭着教人信他言语，早早成佛去，不要以毒药为食饮，堕入轮回无有了期。盖

谓一切世法，总是颠倒地狱之坑，固不足论。即一切佛了义经不了义经，总非究竟。总不如明此听法的人，大事才能了毕，又极简极易，一点便破，何以不信？而去寻野狐伎俩，耽延岁月，投入轮回。慈悲已甚，乃有大骂，大骂已甚，仍是慈悲，只为人不信他言语，故如是耳。试问今日诸方，有谁能奉此两公

之训者？”客闻之流涕曰：“果然果然，乃诸方之福薄，而数使之也，不亦悲乎哉？！”

一无所求便是放身命秘密处

客曰:“明得这听法的人,还有秘密否?”曰:“此切问也。此我无形无相,秘密极矣。明得此我,已为得矣,即已得此秘密,又求什么秘密?只要一无所求,便是放身命秘密处,念念不忘此人,便是佛祖,便是秘密。念念便是历历心灯,一有间断,便是灯灭,

急须续之。能一日二日至于七日念念相续不忘，则智慧自生。何况一年二年，必然打成一片。然未成一片之时，乐已无穷，况其就，其乐又当何如耶？此即秘密也。”

说法要有出的路，使来学者人人都有所望。若只将无理路言句劈面摔将去，则无人不起退心。在《指月录》中比比皆是，而堂

堂犹面南称善知识。若以世尊较之，此辈皆断绝佛种者也，所以绝子绝孙。宗门虽是单提正印，若初学来问，必须善于引诱，直指分明，其无理路言句都用不著，俟其不能跳出我掌握之时，然后逼拶教他超入。不是胡乱得此理，只知得自家，不能识学者千差万别的机要，便去将无理路言句乱说乱洒。要

知你那无理路言句，值什么干屎橛？只要破得一句，其余皆破。然此等句，不过将人逼到法身边，而打退多少人不肯学道，真令人放声大哭。犹可恨者，而今诸方总学此等言句，自家又不能悟，只教人自家参去，教他参些什么？一齐相将入地狱去，深可怜悯。然古人虽不能度人，还可自了。试问诸方能

自了否？清夜思之得无愧否？你看我临济公设料拣、宾主、照用、三玄三要，但凡来学，一齐都收，这是何等善诱妙用，而直指听法的人为大总持，即使老妪闻之亦解。此听法之人即不能今世成就，亦得种此无上大因，岂是他辈专以无理路言句打退人求道之心，于千人万人中捞摊得一个半个，犹然告之于

人，不肯自返。如船子和尚，使世无夹山则亦已矣，殊可叹也。临济公儿孙满天下万世，诸君得不一回思乎？

学者在有理路上周旋到尽头处，然后才可以用此无理路之药恰对其病，一闻便能超入。若其人用心至八九分者，还不能超入，还有疑似之间，何况其余？若具大根大器者，

一闻无理路之句，即能超入，然千人万人中不能有一个半个。今诸方又不曾悟，只以无理路言句为藏身之地，便居然自称善知识，乃良心丧尽，不知羞耻，将来鬼打臂亦不顾，真可怜也。

不贵诸佛　不轻众生

客问曰：“临济公云：‘外不取凡圣，内不住根本，见彻本法，更不疑谬。’既是内不住根本，何以老人教弟子念念不忘此人？”曰：“此问极是。因你才认得听法的人，何尝彻透本人之妙？故要你去保任。你若熟了，又住于根本作什么？果能时时当前总是此

人，则惟见此人在大千世界。有入四圣者，有入六凡者，十法界都是相，只有此人无相，纵横于十法界中。十法界虽乱起乱灭，而此人总无起灭，凡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都销归乌有，迷悟不同，故著于四相而转轮不已。所以要彻见本法，有何疑谬？本法即心法也，心法即此我也。”

斯理，要知堕入三途即是堕入四圣，同是一样神通变化，非同小可。所以古德不贵诸佛，不轻众生。盖古德深彻此听法的人，乃天地之活宝，不用学，不用修，他自有这堕四圣三途的妙用。可见此我不可思议，如此之奇，如此之妙，只要认得，便日日堕在佛位，而游戏于彼九法界中，度尽众生，使

皆开悟。吾人之乐，还有过于此者否？但此人妙处，于总不堕时作么生？急须识取，急须识取。

心心不异　念念不忘

客问曰：“此人于总不堕时，在于何处？请老人慈悲开示。”曰：“此世界本无十法界，今有十法界者，皆是此人造出。此人若不造，则空洞洞的大家无事，岂不是好？其奈都不安分，遂有此十法界之境界。若能会得本来无有十法界，则当下无事去。能当下无事去，

即是不堕。于不堕时，即你放身命处。若求有处所，则又是生事，只要不求有在处，则处处皆在，随所寓而常乐矣。”客曰：“可是心心不异，念念不忘？”曰：“如是如是，能如此则自臻玄妙不容言也。”

六道神光

客曰：“济公云：‘山僧见处与释迦不别，每日多般用处，欠少什么？六道神光，未曾间歇。若能如是见得，即是一生无事人。’何谓六道神光？”曰：“此我作用，从眼耳鼻舌身意出而应酬诸事，皆是此我神光作用，随处作主，立处皆真。若神光不到之处，其事

皆不得成就。可见成就天地万物，皆此神光作主。三途地狱，亦神光所成就。三十二相，亦神光所成就。吾人能知此神光在我并无欠少，与诸佛相同，与众生相同，则成佛在我掌握之中。”

异类中行履

吾人只此一我即是佛，若有一佛可以帮补我才能成佛去，便是邪说。此一我能生八万四千陀罗尼，治八万四千烦恼病，能度己度人，能入一切境，不为一切境回换，能于异类中行履，证正等正觉。客曰：“如何能入异类？”曰：“你不见济公云：‘只是现今目

前孤明历历的听法者，此人处处不碍，通彻十方三界自在。’观济公所云，可只要我认得我，我便能入一切而不碍。”客曰：“若入佛境，与诸善人相对便欣然而乐，与诸不善非我同类则憎嫌至于生怒，奈何？”曰：“是你著于外相而不能见他亦有此我，与我同类。只见他言语行履不同，便生障碍。此病皆由

你信此我不能到十分真处，所以有此障碍。若果能信到真处，彼异类所有不是、过恶皆不见得。我惟恒顺而教化之，发生无穷无尽教化之心，必欲度尽众生，而此心愿犹然不已，你才可入诸佛之类。要知道异类即是佛类，佛类即是异类。你若入异类而有障碍，即入佛类亦有障碍。总是要识此我则通彻十

方三界自在，没有这些障碍说话。”

十法界四圣谓之圣类，六凡谓之凡类。在圣位视六凡皆谓之异类，异之为言不同也，不同乎我之类也。能入三途之异类，而才是此我无障碍处。然此我本无障碍，其不能入异类者，乃自生障碍。彼畜生饿鬼地狱如何能障碍得你？不但入道之人不为三途所障

碍，即众生受报，于三途之报必有尽日，当尽之时，其所受苦业，如梦幻泡影，皆销归乌有，而此受苦之我，迥然独脱，但他此时只以脱苦为乐，而不知此我。若能此刻明得此我，则即时超入佛类，而谁敢侧目视之?不但如此，即在受报之时，明明在三途之内，一念能见此我，即时三途之拘禁，如一点雪

入红炉之内，皆了不可得。所以此我乃天上天下之独尊。人能入此心法，十方魔宫震动，岂可轻看？今诸子既知，若不善于保任，真可谓自暴自弃，慎之慎之。然此无上之法，无上之我，若要明此，乃至简至易，总不烦难，一开示便能悟入。即济公所开示，乃此听法之人，有何难悟？济公说而又说，可怜

示众后并无人提起，至今日湛愚老人又说而又说。若将此作秘密相传，只与一二人言之，乃绝佛种者也。济公不忍，我亦不忍，济公说而又说，我今日又说而又说，竟成露布。若只能知而不肯保任以成之，济公与我惟有痛哭而已。

方便即是多事

斯道若能明此我后，于日用中，或独处或处众，只见此孤孤冷冷之我，并无依靠。凡一切世法佛法，皆视如粪草，管保你智慧辩才、殊胜见解，如春风时至。诸华逐次开布，不知不觉，近于诸佛，与之同类，天下之乐，孰有乐于此者？客曰：“知此我后，保

任之要，既闻命矣。但来学初入门，有何方便教他刻下悟入？”曰：“此是直指法门，单提正印，不必要有甚方便，方便即是多事。即指他你起念来学来问的是谁？你此刻在此坐立问道说话的是谁？他必定瞪目发想，即追问他，这瞪目发想的是谁？他必定有答，即追问他，你这要答的是谁？他此刻被你追

得紧，虽不能答，你看他眼目手足必有不安摇动处，就追问他你这眼或动或定、你这手这足或动或摇处是谁？逼得他动不是、定不是、左不是、右不是，自然于问他谁字上，逼出他的我字来。我字从他口出有力，从我口说出，虽是接引他，却弱。俟他说出皆是我，便许他以安其心，然后即处处指出他这

我来。你自天明开眼时，是我要开眼，穿衣时，是我要穿衣，洗面吃饭屙屎溺尿，是我要洗面等等，出而应酬日用人事，哪一件不是我去安排诸务。你今来求佛求道，只这我即道即佛，拖着这个死尸去东奔西走寻些什么？自家只要认得自家，如是而已，要甚方便，岂不多事？！”客闻此，起而拜曰：“若

如此直指，真能令人人悟入，吾人幸甚，万世幸甚，从无有如此亲切者。”

悬崖撒手　自肯承当

斯道临济公谆谆教人，只要识此听法的人。我今直指此我，盖不忍人执别法而耽延岁月，乃教人于当下即悬崖撒手、自肯承当。撒手者，将一切佛法都撒开一边，独有一我承当此事，惟自家肯自家。本来现成，不须诸法，何等清净，何等解脱，何等快乐。回

看执法修行者，何等拘禁，何等烦恼，投入虚妄而不自由。今脚跟落地承当，与彼不啻天渊。得以知此乃一现成公案。然既是现成，何必又说承当？盖当初入此门撒手诸法，乃有自肯承当之说，然法已忘矣，只有人在，欲忘此人必能绝之。绝之云者，非绝此人也，乃绝此自肯承当之名相也。名相绝，则忘斯

人矣。故谓之人法双忘。人法双忘乃能苏醒，再不为老和尚舌头瞒矣。问曰：“用何法才可绝此人相？”曰：“若用法以绝之、则万不能绝。即将此承当之我，百不思，百不会，如木如石，而兀然忘缘，不可生一毫知解，不必求绝，而自然绝矣。人人若能得知此我，一入便是悬崖撒手，不是阶级层次渐修之说，

才可谓之教外别传，格外大丈夫之授受相传，岂可轻视?

问曰:“闻老人说法，令人踊跃不能自禁，往昔思量作功夫，必要许多岁月，从竿底作到百尽竿头再进步，方露全身。而今竟用不著竿脚至竿头所历之事，如有来学者，纵不曾用过功夫，一闻直指，即全身超入，岂不

庆快生平？何况曾作过功夫而受辛苦者，有不畅然而乐者乎？”

念念不忘此我

问曰:“经云要离我相，老人云我本无相，我著于相才是我相。今老人教人要念念不忘此我，岂非著我相乎？”曰:“此问甚是。盖因你自有生以来，贪著一切世法，世尊遂以一切佛法转你在佛法上，后诸禅师又转你在一切公案上。以道眼观之，世法佛法，一切

公案，总是一百二十斤重担子在你肩上，试问你苦不苦？而今教你明得此我，推开世法佛法，并一切公案，只有此最轻最安之我。犹如一百二十斤担子，减去一百一十九斤，从容自在，逍遥自在，要坐便坐，要行便行，只留心此念，不忘此我，算来只好一斤重。且问你以一斤担子，换去你一百二十斤担子，

乐不乐？然此一斤担子，盖为你初入，恐彼往昔习气，为世法佛法公案语句牵引去，间断忘却此我，不得即成一片，故有此丝毫我相之功夫。然此丝毫我相，即是相应还源秘密，与十方如来同归涅槃大路。尔辈不能解此妙义，反疑著于我相，真可谓愚之甚也。”问曰：“弟子只有此疑，哪里晓得有如此妙

义？诸方乱骂老人，可谓长夜梦话，真可怜也。”

无事便是佛

济公云：“佛子一无事道人。”吾人若能无事便是佛。无事两字要细细参透，方知其中有无穷妙义。今人无日无时不是好事、生事，彼世间一切好名、好利者不必问，即真心求道者，即求道便是生事，何况又去看教典求知解、抱言句参公案，将本来一个现成

无事之佛，弄得七颠八倒，真可怜悯。何不从世界未成之前，看有些什么事？今虽已成皆是虚妄，而在此虚妄之中，求有一个道理，真可发一大笑，不谓之呆不能也。若能当下竟放下一切虚妄，无事去，即十方如来齐到当前，亦没法奈何你。何不无事去，而自寻障碍，自困自苦？要知无事两字，不是轻易，

乃济公彻底掀翻，教人无事去，便大事了毕。诸子试于此刻将佛法世法都一齐放开，只有这听法之人，随各人所处之日用饮食供给，无所憎爱，朝起暮眠，淡泊自适，真是羲皇以上，极乐国土，无以异也。生事即是众生，无事即是佛。十方如来并无奇特处，只因他得了这无事之妙，所以有等等智慧神通。盖

能得其本，不愁诸末也。思之思之，慎勿忽略。

济公又云：“道流，是你目前用处，与佛祖不别，只么不信，便向外求，莫错，向外无法，内亦不可得。你取山僧口里语，不如歇业无事去。已起者莫续，未起者不要放起，便胜你十年行脚。约山僧见处，无许多般，

只是平常著衣吃饭，无事过时。”济公如此开示，可谓明白极矣。人只是不信，忽略读过去便休，再不肯细细逐句体验。果能细细玩味，即是与济公觌面亲谈。济公示你一念心歇得处，唤作菩提树。你一念心不能歇得处，唤作无明树。无明无住处，无明无始终。你若念念心歇不得，便上他无明树，便入六道

四生，披毛戴角。你若歇得，便是清净身界。你一念不生，便是上菩提树，三界神通变化意生化身。济公教人只要明得这听法的人，将世法佛法一齐歇却，便是清净身界，何等快乐？而吾人时时只攀缘无明，而堕落三途，真可哀也。

学道大病在一执字

学道大病在一执字。只认得这听法的道人，便一了百当，何须又有所执，以自障碍。临济公人境纵夺盖破其所执也，在人则夺其人执，在境则夺其境执，在人境则总夺之。乃夺其所执，教他一无所依。无所依，则无所夺，便入佛祖之位。诸方谓此为四料拣，

盖拣其人乃何等料，而以我之方便引进斯道。总之不要在他言句上追寻，只要识得自己，便可料拣他人，如此等不必用参看他语句便明白。再有大慧杲普说更分明。其中便有照用。或先照且用，或先用后照，总是师家方便，总是这说法道人建立。只要将三玄三要会得清楚，如此等一见便了。

三玄三要

三玄三要，乃临济公心法，能透得无丝毫障碍，才是临济公口吐儿孙。如其不然，则皆颟顸笼统，埋没济公苦心。万不可作涂毒鼓清凉幢会，若以涂毒鼓清凉幢会，则只用一无理路之句，截断众流，诸妄尽遣，犹如死去，何等清凉，而临济公乃絮絮叨叨说

出这些话来，教人理会，何苦如此？盖济公得悟黄檗无多子后，只有这无依道人，所历岁月深久，智慧圆满，彻底掀翻，可以为佛祖人天之师，才可以建立宗旨，普度群生。不是别公案语句，一味教人如金刚圈、栗棘蓬，死命去参。要悟本来面目，此乃建化门头，因人而施之事。若不能如此，则不可以

为人之师也。惟悟得本性圆满，则建化亦圆满。惟建化圆满，则本性始圆满。如《指月录》中，在建化上不圆满者，不可胜数，皆于三玄三要不能透彻故也。即如汾阳乃济公五代孙，不能为学者细细分剖玄要，而以偈概之曰:“三玄三要事难分，得意忘言道易亲。一句明明该万象，重阳九日菊花新。”自从此

偈一出，将济公建立玄要苦心，尘封高阁，绝无有提起者，皆云此是建化事，无益于道，皆汾阳启之也。汾阳说难分，谁敢再分？汾阳只能得无多子之意，何尝得玄要之意？竟硬将玄要之言忘之矣，所以说出一句明明该万象。此一句即自救不了之人亦知，但玄要之意未梦见在。要知后来济宗儿孙，皆汾阳

儿孙，非济公儿孙也。

济公说玄有三玄，要还他三玄，要有三要，要还他三要。既有三玄，就要还他九要。有第一句就要还他第一句，有第二句第三句就要还他第二句第三句。岂可不清楚分明，而竟颟顸抹煞？又云：“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须具三玄门，一玄门须具三要。”夫曰演唱

宗乘，乃是辩别浅深，商量到最上之处，不是别等语句，教你去囫囵蛮参。所以又云：“有权有实，有照有用，一一都要还他著落。”故云汝等诸人怎么生会？若是教人悟我本来，只须一句两句足矣，何须用此许多。盖既已直指出这听法的无依道人，必要他圆满能作人天佛祖之师，才是这听法的人本分到家时，

不可落在自救不了的位分上。再者，济公初悟，说出无多子三字，已经露布。你也佛法无多子，我也佛法无多子，竟成了一个无多子的窠臼。哪里知道这听法的人，自悟后历历孤明，岁月深久，其中玄要之妙，惟自历而自知之，乃至能为佛祖之师，才是究竟。济公既到此地，如何忍而不以之告人？一者

慈心，为人详说。二者破后人执定无多子窠臼，可谓婆心极矣。而后人谓之无益于道，真可哀也。

但看棚头弄傀儡　抽牵全藉里头人

南院颙问风穴曰：“临济有三句，如何是三要印开朱点窄，未容拟议主宾分？”风穴随声便喝：“试问此一喝，了得第一句么？”又问：“妙解岂容无著问，沤和争负截流机？”风穴答曰：“未问以前错，试问此一答了得第二句么？”又问：“但看棚头弄傀儡，抽牵全

藉里头人。”风穴答曰：“明破即不堪。”即明破亦未必不堪，然被临济公已明破久矣。而南院即许之可以支持济宗，此济宗所以坠地也。后风穴垂涕告首山曰：“不幸临济之道，至吾将坠地矣。”此临老发真心语。何不参透三玄三要，振作济宗，为临济公吐气，而甘心自是，为南院颟顸所欺，以致对首山垂涕，

其谁之过欤？一坠地于汾阳，再坠地于风穴，真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也。

神鼎諲三答愈不足问，又云：直是嫌佛不作，嫌法不说，方可如是。可笑先辈于三玄三要，总是一扫抹煞，以掩其陋，哪里知道三玄三要，乃说法听法的人骨中之髓？若是无益于道，可以不必，则临济公何苦多事

说这些话，今后人疑惑。若是藉此为涂毒鼓声，一死便是，请诸君子死后转来，恐不能不疑也。洪觉范谓张无尽许多说话，更无著落，只要人闻三玄三要，即刻死去，便是壁立万仞。殊不知古来当下大悟者，皆是触目闻声。或为师家点破，或被截断众流，一时偷心全死，而悟本来。所以要死，惟三玄三

要，乃偷心全死后，历历孤明所验入道之妙。张无尽不知详审，而竟领觉范之言，可笑也。问曰：“临济公立三玄三要之旨，自示寂后，人都认作截断众流句，如清凉寂灭幢涂毒鼓等句一例看。今为老人说明，真云开见日，不为众瞒。但古塔主独异众人，采集语句，表章三玄，有是处否？”曰：“古塔主采集语

句，凑泊三玄，而遣九要，不但见者为之神昏，即古塔主作此时，恐亦神倦。他分出空劫已前之自己是根蒂，今时日用之自己是枝叶，其病根就在这里。所以将三玄分别出许多说话，而曰句中玄、体中玄、玄中玄。遂以语句凑泊三玄，闹烘烘的引出若干言句，不知古来可有人在古塔主言内看清楚了

去？”问曰：“即看得清楚，转目即忘，盖他的意见多，看他的言句令人心不宁贴，且又遗却九要。”曰：“汝说得极是，彼含糊笼统玄要者不足论，视为截断众流者更不足论。但古塔主虽然乱，还肯用心，虽然能用心，却乱。而今若有一能用心者，犹可以与之分别清楚，奈诸方总无一人问及此者。年来闻

三峰著三玄三要之书，又觅不可得，真可叹也已。”

一喝通五教

客曰“请老人大发慈悲，说明玄要，为后人开迷，岂不幸甚？”曰：“说何难也，但又起诸方谤议，然时节因缘，余亦不能自已，非细故也。临济公悟得无多子后，时时是历历孤明，日久遂看出自心所历，三玄九要、权实照用、乃一现成之理。明明却有三层三

句，一句中却有三玄，一玄中却有三要，不是临济公撰出立建化之门，乃真实之理，真实之境。能历此到玄要至极安乐之地，才可以出而教人，为人天师，为佛祖师。所以为大众演唱宗乘，要人深自思维，不可鲁莽。如何以一喝便可承当，如何以苍天苍天便可承当。”客曰：“一喝能通五教，难道三玄三

要不可通么？”曰:“尽一喝可以概三世诸佛，如何不能通三玄三要？若不能亲历玄要，还他清楚明白，只以一喝概之，则一切人皆能一喝，皆可以谓之通玄通要，则玄要宗旨不求堕地而堕地久矣。所以惟善能分别法相者，乃能于第一义而不动者也。汝等谛听，为汝分别。”

识得便休

三玄九要者，乃知这听法的人，而明明只有此我后，惟历历孤明，则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习气乃消，渐臻玄奥。其始也能自救，其继也可以为人天师，其终也可以为佛祖师。即三世诸佛之成就，虽有徐疾，然所历皆由于此。问曰:“识得便休，何须如此？”

曰：“天下总是汝辈这样鲁莽，所以将济宗坠地。盖玄要乃休后保任功夫绵密，日有所进妙境。彼心粗者，即历此亦不能说出。惟济公悟无多子后至多年，然后发出此义，乃是三世诸佛之至诣，说法听法的人之究竟，空前绝后之妙旨，乃我自心中所历而他人不能知者，如何轻易看过！今人动辄曰末后一句，

始到牢关。我常追问之，进关后作么生，则皆发呆。嗟乎！玄要乃进关后事也。若据实而论，将《指月录》内诸公要推倒十之八九，何况近代诸方？”客无对。

三玄者，乃体中玄、意中玄、句中玄也。由本体之玄，发而为的的大意，则意亦玄矣。意之玄与体之玄固有分别，然而一也。玄至

于言句，则有千变万化之差别。盖因对来人之机，所以有差别。惟意则一，至于体，则无一无万，所以能一能万。然玄虽有三，其实一也，亦无所谓一也。洪觉范谓济公何尝说有体有意有句，如何列体意句，不肯此说。然济公有三玄三要之说，你为什么又肯他？既肯他即为他表明始得，又不能表明。我不

知他具何意见，真令人不解。盖由体有意，由意有句，乃天然顺达现成之理，无丝毫异见掺杂，惟临济公于寂默看出，故尔云云也。

古塔主不解体意句顺达现成之理，遗却意中玄，则矻矻不通。又于句中玄后硬加上玄中玄，可谓头上安头。但不知玄中玄上玄字，还是体中玄句中玄的玄字，还是另外又

有一玄，又有一玄中之玄。不但于一句中之三玄文理不顺于宗旨，而玄之又玄，岂不玄煞？又将句中玄说得特重，玄中玄都说在句中，不知如何是体中玄。根本不清，枝叶紊乱，令读者茫然不知头绪，其余至幻寄所辨，皆不清楚。

明得三玄九要　堪为佛祖之师

一句有三玄，一玄有三要，则三玄有九要可知矣。而今只要明白九要，则三玄不辨而知。诸君子将九要总不一顾，而乱纷纷论三玄有何益处？临济公云：“山僧今日见处，与诸佛不别。”若第一句中荐得，堪与佛祖为师，试问诸公能为佛祖之师否？若第二句荐

得，堪与人天为师，试问诸公能为人天师否？若第三句荐得，自救不了，试问诸公能自救否？人能自救，只明得一玄三要。能为人天师，则明得两玄六要。若明得三玄九要，则能为佛祖之师，乃这说法的人听法的人圆满处。然此理只有一句，因有此三等人，故一句分而为三句。若以三句论，则该有九玄，

既有九玄则该有二十七要，殊不知只有一句三玄九要，然归总来又只有这听法的人一句而已。因这听法的人只在师之一句言句上悟得此我已得句中之玄，不能再进得意中玄，所以自救不了，故谓之只得一玄三要。若能再进得意中玄，为人天师，则得六要。再进而得体中玄，则得九要，圆满究竟，为佛祖

师。然三玄九要总在我一心之中，乃人心粗不能自照，则遂有浅深大小之异，其实不过一我而已矣。

问曰:“如何是句中玄三要？”曰:“句者，言句也。学者为师家一句点破，直指此我。学者因有言之句，而悟得此无相之我，则此无相之我，丝毫不染不著，岂不玄乎？

然此玄则因句所发明也。要，乃紧要之要。盖言惟此为要，其余皆可缓也。其初悟时，脱离诸相，得知此我，是为句中玄初要。既知此我，则当保任无相之我，是为中要。然以此我保我，则有想像光影而思欲离之，犹不能忘，是为上要。故临济直指曰：但看棚头弄傀儡，抽牵全藉里头人。明明有人不能

忘却，所以自救不了。此三要已离却外边一切相，岂不玄乎？”

妙解岂容无著问　沤和争岁截流机

问曰：“如何是意中玄三要？”曰：“人将此意字看作心意识意字便错。难道的的大意、西来意、如意珠三意字皆错否？浮山远谓意中玄意字，非意识之意，甚是。而洪觉范非之，殊可笑。难道悟此我竟无意可乎？若不是意中悲悯群生，如何说出这许多法

来？盖意中有玄，玄中有要。其初要即句中之上要，而离却上要。彼句中上要，在想像光影中。而今因保任工夫绵密，遂知离却想像光影，然犹有离在意中，此意中玄初要也，岂不玄乎。再工夫更觉绵密，而忘却离字，遂入无为正位，而身心轻安，受用无比。其始也，返照之意多。今也，变返照而为寂照，

端拱无为，一无事道人而已，是为中要，岂不玄乎。再久之，则无所谓功夫，无功之功，其功甚大，即无为而浑化其无为之迹，亦无所谓无为，是为上要，岂不玄乎。到此地位，已明两玄六要，可以教化人天，为人天之师。盖谓人间天上得安乐者，皆是有为修善而得，然皆不能出生死脱轮回。若入无为遂超苦海，

自救已了，而可以救拔人天。故临济公直指曰：“妙解岂容无著问，沤和争负截流机？”盖谓斯理能解而至于不可以言解，则妙矣，此意中玄三要之妙也。既不可以言解而至于妙，则起念来问者岂不错乎？即善问者如无著菩萨，亦无能措词矣，况其下者乎？此所以见无解无为之妙也。盖无为法门，其初已

悟截流之机，入正位，则群流妄想皆断，彼有言问答，直沤和而已。沤和云者，乃水中之泡一起一灭谓之沤，和乃言一沤起，而又一沤起而和之，任你起百千万亿沤，聚而成块，怎能截此众流也。盖谓虽有百千问答，终归有解，岂能如无解之妙解一齐放下，无问无答，当下即截断众流，而端坐证无为也。

沤和又曰乃方便也，方便乃诱引之法，岂能当下荐得？意中玄乃心中自解自修自证之妙。

三要印开朱点窄　未容拟议主宾分

问曰：“如何是体中玄三要？”曰：“意中玄与句中玄虽近，然犹可思议分别，至于体中玄与意中玄更近，则难于思议分别。然既曰更近，既有近字，岂无言说？要知自句中之玄修到意中之玄，可谓妙矣。又修到意中玄之上要，可谓妙极矣。原来妙到极处，

则妙自不能久炫其妙，而返淡矣。此淡字，乃妙到尽处，返而为淡，非今人不曾历过意中之玄要而妄言淡者。淡如水，水无味，同愚人一样，无识无知，穿衣吃饭而已，此为体中玄初要。而吾人本体本是如此，盖今复至于此，并无加增，然而还是初要，岂不玄乎。斯理原非妙字能尽，惟淡字好，众人一

入淡，则飞走去，惟智者能安而乐之。淡虽无味，然无味中有一至味在焉，至味为何？原来不是色，不是空，不是一，不是万，不是凡，不是佛，不是境，不是物，不是有为，不是无为，于行住坐卧动静酬酢往来之中而历历孤明，如朗月当头，推他不去，揽他不来，总无丝毫接续断灭影响之相，此是体中

玄中要也，岂不玄乎。嗟乎！至此亦难言矣。世尊至此，见文殊迦叶白椎竟，便下座。古来诸禅师至此，更拂衣归方丈。寒山子曰：“教我如何说？”惟曹山有一句明此我上要。僧问曹山曰：“朗月当头时如何？”山曰：“犹是阶下汉。”僧曰：“请师接上阶。”曰：“月落时相见。”湛愚老人若在当时，劈面与曹山

一掌云：“月落时作么生相见？”客曰：“此时曹山便拂袖归室。”曰：“曹山拂袖归室，我便礼拜而退。”此体中玄上要也，岂不玄乎。故济公直指曰：“三要印开朱点窄，未容拟议主宾分。”此三要更不曾有人说破是何三要却不是体中玄三要，盖体中玄三要，还是返本还原至寂灭究竟。自家大事了毕者，此三要

乃印开心地，发百千万陀罗尼，自然能度生建化门之妙用。所谓朱点者，心也。虽到上要，大事了毕，而悲智双运，自不能已。然化门应来人之机，有千变万化之不同。自返自心，窄而不广，不足以当众机而投其所问。惟三要能印开此一点心地，包含大千世界，度尽群生。三要为何？乃吾人身口意最要最

要者也。身则外现威仪，口则随机对答，意则慈悲智慧双运，以此为印乃能开发心地。所谓印者，即如一官必有一印，有此印则无远不至，任我纵横开发，谁敢碍我？盖人能至体中玄上要，则自能知此三要之印本来已具。我今用此印而开我心地，广大无边，凡一切料拣、与夺、权实、照用、宾主何必拟

议？而自然历历分明，当机即用。即有志必欲为佛为祖者，皆来投诚归依，而受我三玄九要印开朱点之妙。彼未入此门者不必论，已入此门者都在此三玄九要之内。我已历过三玄九要，彼学者能到某玄某要者，我即知之。或超入即得体中玄要者，斯为上智，或超入即得意中玄要者，斯为中智，或入而得

句中玄要者，斯为下智，而引之前进，则孰有能逃我洞鉴之外？盖惟此三要能印开心地，而能为佛祖之师。则视彼得意中玄要者，岂不窄乎？再视彼得句中玄要者，岂不更窄乎？盖三玄九要法门，乃宗门至要。即《楞严经》所谓密因修证，体中玄上要，即是大佛顶，惟是密因。故玄有三，而要有九，乃

此心返本还源之路。不是执定一法进修，乃悟此心。即心即法，即法即心，惟此一真我而已矣。惟此真我，即是听法的人而已矣。所以临济公乃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须有三玄，一玄中须有三要，有权有实，有照有用。汝等诸人作么生会？难道一喝，及云苍天苍天几句无理路言句，即算会么？乃济

公与人据实商量此密因修证，不是一问答一转语便算作能会。如能细细清楚明白，说破玄要，许他一喝。若遇来问者便喝，这一喝值得什么？或曰：“闻老人所解三玄三要，与历代古来禅师自汾阳以下大不相同。然一句一字，著实清楚，令人佩服。但不知当年临济公果是此意否？”曰：“若要我之所解，必

与临济公之意相合，上下千古，岁月遥远，谁为证据？然读其言、玩其意，非细细详察，不如是会，而以无理路句一例会，恐辜负济公婆心。盖入此道者，即顿悟后，亦有渐入。岂能如龙女顿悟顿成？即赵州至四十年才打成一片。初祖谓二祖曰：‘心如墙壁，自然入道。’玩这入字，可见其有渐进也。古德云：

‘侍师多年，渐臻玄奥。’又云：‘谛当甚谛当，管保老兄未彻在。’未至彻时，还有进步。经云：贤圣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于《楞严》则直指出密因修证。又云：‘理虽顿悟，事要渐修。’文殊赞观音自闻闻法门曰：‘岂惟观世音，我亦从此入。’又赞曰：此是微尘佛，一路涅槃门。盖三玄九要，乃一路涅槃，至

大佛顶始为究竟。乃要人详察据实商量，不可于他三句之外，另生怪异奇特之想，只还他一句一字的本义，岂可笼统一句话，就算会得，岂不令人失笑？只要据实而论，能依此修行，管保成佛去，何必问济公这意相合不相合也？”

悟此玄要　成佛有期

临济公示寂时谓:“吾灭后，不得灭却吾正法眼藏。”三圣出曰:“争敢灭却和尚正法眼藏？”公曰:“以后有人问你，向他道什么？”若湛愚老人在当时,便叉手向前曰:“道这个。”临济公自然瞑目而去。谁料三圣便喝。公曰:“谁知吾正法眼藏，向这瞎驴边灭却。”

临济公一生喝人，如何示寂时赚此一喝？盖临济公所主，在这说法听法能喝的人，不在喝上。若在喝上追寻，则失却此人矣。所以三圣后，不特特提出此人以接济宗之旨。公早已知之，真可痛惜。则后来惟以喝为事者，不谓之瞎驴不可也。

学者将三玄九要细细反复详审清楚，原

来乃一现成返本还源之理，并非造作。后观察十方三世诸佛，并历代祖师禅师，及大菩萨、诸菩萨、辟支、缘觉、声闻境界，无不了然。后一有言句，或有理路，或无理路，凡五宗同异差别，便知其落处。若夫二十五圆通、二十五轮转、四十五圣位，并十地至于等觉、妙觉、十住、十信、十回向等等修

行之门，皆不能出我掌握之中，以至天魔外道，种种不能悉举。如《楞严》五十阴魔所执之病，不必用心照察，自能悉知。能入此玄要之门，则成佛有期。而人都忽略看过，真可谓鲁莽极矣。独自称济宗儿孙，亦不愧乎?

出门便是草

石霜隐居浏阳，人传洞山云：“直须向万里无寸草处去。”良久曰：“只如万里无寸草处作么生去？”霜曰：“有人下语否？”曰：“无。”霜曰：“何不道出门便是草。”后洞山闻之曰：“浏阳乃有古佛耶。”问曰：“如何便就是古佛？”曰：“他说出门便是草，可见他

总不出门。既不出门，则谁能见他？既为人不能见，岂不古耶？此得意中玄中要以上人物，安得不古？”

石霜在方丈内，僧在窗外曰：“咫尺之间，为什么不睹师颜？”霜曰：“遍界不曾藏。”问曰：“是何意旨？”曰：“石霜之朱点不窄，所以能答遍界不曾藏。”

夹山会曰:“日月未足为明，天地未足为大。空中不运斤，巧匠不遗踪。见性不留佛，悟道不存师。目睹瞿昙，犹如黄叶。一大藏教，是老僧坐具。祖师玄旨，是破草鞋，宁可赤脚不著最好。”曰:“夹山说这些大话，可谓极本分、极真实，可以喝三玄三要。俟喝后，又要他还我清楚，我才礼拜而退，否

则还要商量。”

我实无一法与人

德山路遇一卖饼婆子，遂向买饼点心，息肩，婆曰:“所肩者乃何文字？”山曰:“金刚经疏钞。”婆曰:“我有一问，你若答得，施点心，若答不得，且别处去。经云过去未来现在三心皆不可得，未审上座要点那个心？”山无语。盖经谓三心皆不可得，要人

于不可得中悟得一可得之心，才是经本意。后人皆忽略看过即休，真可怜悯。客曰：“即此现在之心，乃可得也。”曰：“既现出在此，如何可得？盖此心一现便过，不能暂留，得些什么？惟此我自无始至于而今当下，从不曾现出，才是真心。不是过去未来现在而在于此者，乃可得也，然亦不须用得。余权书

论此议甚悉。”

德山被婆难倒，遂造龙潭，一夕侍立，潭曰：“更深何不去？”山珍重便出，回曰：“外面黑。”潭点纸烛与山，山拟接烛，潭复吹灭，德山于此大悟，遂将所著文字尽烧却。龙潭对众赞曰：“可中有个汉，牙如剑树，口似血盆，他时向孤峰顶上立吾道去在。”盖德

山大悟，乃悟得体中玄中要以上本不曾现出之真心。所以执一条白棒，打尽天下无有敌者，此是吾人榜样，当体会之。

德山云：“我宗无语句，实无一法与人。”问曰：“既无语句，又无一法，何得临济公说出三玄三要这许多话说？”曰：“三玄三要不是临济公杜撰，乃人人都有此归家一条大路。

他人粗心不能说，惟临济公细心历过说与人，非另有玄要加增于我而修之也。乃我之玄我之要，现现成成，我自历之，我自见之，我自成之。即如藏一花果之种于土中，其种为水土润泽，自然生须为根。其既也生苗生叶，生花结果成实。其根其苗其叶其花其果皆自内出，非外有加。所以无一法与人，只要明

此我，即藏种其中，玄要自然相应而现，至于本来并无一物为究竟之地。盖吾人自无始以来，积累妄想，其繁重之苦，难堪极矣。今悟此我，日离妄想，日进轻安，轻安而又轻安，即是玄要之妙。彼繁重妄想中，即发出愚蠢卑陋丑恶之相。此轻安中，即发出智慧辩才神通之妙。所以谓之玄要者，此其故

也，然皆是本有之，故曰：“我实无一法与人也。”

德山云：“及尽知也，直得三世诸佛口挂壁上，犹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识此人，参学事毕。”或曰此德山密语也，密语者，盖不敢轻示人也。今已露布，而人皆忽略，真可谓无福极矣。

德山上堂云:“若也于己无事,则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得无事于心,无心于事,则虚而灵,空而妙。若毛端许言之本末者,皆为自欺。”此等言论,真可谓直截痛快。斯道只有此我,我即是道,道即是我,然我道皆是强名。德公谓之曰烜赫虚空。诸子当细细体验,此我本不是物,本无可名,

本虚本空，然而烜赫。若似乎有无穷无尽广大之光明，所谓烜者。若似乎有尊严高贵、有威可畏，所谓赫者。亏煞德公将此四字表彰此我，愈玩愈是的的此我是一烜赫虚空。既是一烜赫虚空，则何求何得，何事何心，何本何末，虚自然灵，空自然妙。所以骂尽诸方，只教人无事去，有甚佛祖可求，有甚

菩提涅槃可贵？若能识得呵呵大笑之人，则参学之事毕。

骂佛祖　度众生

问曰：“临济公骂诸方已甚，德公更甚，何也？”曰：“两公如此毒骂，而诸方若似不知。虽然假作不知，而警醒者亦有人。济公骂诸方不长进，德公骂诸方顽钝无耻，比作淫女人，以为已甚。哪知道两公之骂至于已甚者，乃其婆心更已甚也，使两公生于而今，

惟有痛哭而已矣。”

问曰;“骂诸方固是婆心，骂诸佛祖且至于要杀，何也？”曰:“两公骂佛，而济公竟至于遇佛杀佛，此是古今来人所未言，人所未闻者。总是因你只信外边他佛他祖，不肯自信这听法的人乃真佛真祖。遂起此杀念，将一切众生所归依外边他佛他祖都杀尽，而

教其都认得自家是佛，才能超出生死苦海。盖为这些佛祖名相系住吾人心念，安得不骂而且杀？正是救汝婆心到至极处，正是为佛祖吐气到至极处。只要你自家显出这巍巍堂堂之我，不要依靠佛祖，才是究竟。所以两公之骂诸方是救诸方，骂佛祖是救度吾人。而吾人若漠不相关，真可谓顽钝无耻，未可

救已。德公有疾，僧问：“还有不病者也无？”山曰：“有。”僧曰：“如何是不病者？”山曰：“阿耶阿耶。”此乃德公临示寂时直指出这阿耶之人，乃从来无病者，即听法之人也。千古相传，祖祖相授，不过明此人而已矣，他何问焉？思之思之，勿自惑也。

洞山五位君臣

洞山因无情之物，如墙壁瓦砾，皆能说法，致疑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无情说法不思议。若将耳听终难会，眼处闻声方得知。”后过水睹影大悟，又偈曰：“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疏。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应须恁

么会，方得契如如。”此是洞山入道之本。后上堂建立正偏王子功勋等五位，固是委曲救人婆心，不如将自家所悟直指与人，岂不痛快？其所建立者、悟入者固亦有人，然因此五位缚住拖泥带水者不可胜纪。或曰此则学者之过，非师家之过也。曰：不然也。若立法直截痛快，使学者不能播弄心思，如秦时

轆轳钻，岂不甚妙？余何敢谓洞山之非，因见洞山所传之人，其沾滞隔碍引人入云入雾，不能不令人罪其所从来也。大慧杲在当时见洞下皆入室密传，且发誓不敢明说，则世尊当人天拈花示众，则罪如山矣，杲深恨之。而幻寄说妙喜亲见洞下诸尊宿尝受室中密传等语，且称尊宿以妙喜为证。殊不知大慧最

恶洞下之人。盖因子孙不肖，致遗祖父之忧，所以中断。亏济宗有人续之，接其宗旨。

僧问曹山五位君臣旨诀，山云：“正位即属空界，本来无物。偏位即色界，有万象形。偏中正者，舍事入理，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兼带者，冥应众缘，不堕诸有，非染非净，非正非偏，故曰虚玄大道、无著真宗。从上

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要当详审。”人能详审曹山此言，则洞山宗旨已得之矣，有何难哉？后自汾阳以后诸君子所作五位之颂并言句，非不合式，然重复雷同，竟成套语袭句，依样葫芦，何足以明当年立教苦心？洞山宗旨，惟曹山能承其后。至于而今，如曹山者其谁人也？

洞山五位宗旨不难看，只要会得这听法的人，其正偏，君臣、功勋、内绍、外绍则一泻而下。盖洞山之意，乃借五位逼出最上一位。下语要忌触讳，当机要贵回互。盖要你不得暂刻忘却此位，下语当机时又要忌讳回互，则此最上一位不但不能忘却，而且相应矣。总是教你绵密保任此我，何尝有异济

宗？但言句差别，乃各家宗旨耳。但济宗胜于洞下者，乃直指听法之人，哪里管你忌讳回互不回互，十成死语不死语，将你絮絮叨叨的一齐扫去，直指人心，见性是佛，才是初祖西来之意。可怜斯道日浸日下，佛祖拈花直指之旨埋没久矣。后来诸公未尝不是婆心，然要各立宗旨，便是已见。而所传者又

为后人所私，佛法扫地。今于六祖后虽代有伟人，然而至我济公，直指之传始大彰于万世，而人犹忽略之，岂不伤哉?

要知位虽有五，然总是这听法之一人。若能于位位上都认得只是此一人，则位位皆是名目，与我有何干涉？然设五位者，正要你在位上看出这无位真人，不为五位所著，

则乃曹山所言虚玄大道、无著真宗。然历来修道之人，皆不能出此五位。即超出位外者，一涉于用，总在此五位之中，然而不为五位所拘。细细将正中偏、偏中正五位看明，才晓得此人非正非偏、非偏非正，能入位能出位，而纵横自在。盖设此五位之境，而明此历境之人。所谓正中偏者，乃背理就事，然

能背能就者何人也？偏中正者，乃舍事入理，然能舍能入者何人也？兼带者，冥应众缘，然能应众缘者何人也？不堕诸有者，其不堕之人又谁耶？故曰虚玄大道、无著真宗。要知惟我极虚极玄，惟我之名才是大道，非我之外另有大道也。惟我无著，惟我才是真宗，惟我即位，非我之外另有一位也。岂不最妙

最玄乎？所以洞山云：“头角才生已不堪，拟心求佛好羞惭。迢迢空劫无人识，肯向南询五十三。”盖我不守自性，才有一念攀缘，便生头角，不堪不堪。我本是佛，又拟心求佛，岂不羞惭？盖此我自无始来无人识得，今我既已识得，则安肯又向他人讨絮叨耶？此一偈，即可以为正偏王子君臣内绍外绍宗旨，

不可乱乱哄哄的将五位许多颂并后人许多颂与言句集满于心，则言语繁无头绪，安难有入处？临济公三玄三要亦难入，盖有一听法之人，则有头绪可以渐而进也。我今于曹山旨诀，并洞山功勋之偈，指出头脑。诸子于此一明，则可通诸位而无难矣。然五位之旨，非我所喜而教人者也。

认奴作郎

僧问洞山云：“和尚寻常教学人行鸟道，未审如何是鸟道？”山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山曰：“直须足下无私去。”曰：“只如行鸟道，莫便是本来面目否？”山曰：“你因甚颠倒？”曰：“什么处是学人颠倒？”山曰：“若不颠倒，因什么却认奴作郎？”曰：

“如何是本来面目？”山曰：“不行鸟道。”问曰：“不行鸟道何谓也？”曰：“诸佛常行空寂路。”乃谓诸佛即有念，亦是无念之念，离却一切相而行于空寂之路，即洞山所谓鸟道是也。此乃是保任入道之妙，修道者不易到此，所以洞山常常教人必要如此。僧认此便是本来面目，岂不颠倒？既是本来面目，

如何还行鸟道？本来面目即曹山所说虚玄大道、无著真宗，他还要行鸟道么？在众人闻行鸟道极难，在端坐本来者则以行鸟道为奴，故曰不行鸟道。洞山此则公案，胜却五位多多矣，又简易直截，视彼五位繁重艰难，不亦甚乎。后人不能悟洞山之本觉，而缠绕于诸五位之内，所以流弊难检择也。

问曰：“鸟道既是奴，犹有不必行也。”曰：“汝何以背洞山之说？即诸佛悟道后，犹有习气而念屡起。但起时不使他著相，则此念乃不著相之念。任他在空寂鸟道上游行片时，他自然归去，仍旧本来，久之则镇然常住，又何鸟道之有？所以谓之奴也。汝今到何地位，敢云不必？即未悟之人，能行鸟道，

令心空寂，忽一朝豁然悟得本来面目，皆由此鸟道之功，不可胜纪。洞山所云鸟道，有益不浅，学者当宗之。

学者恒沙无一悟　过在寻他舌头路

洞山云：“有一人在千人万人中，不背一人，不向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此语触著临济公痒处，亦触著三世诸佛痒处，亦触著湛愚痒处，亦触著三千大千世界众生痒处，但众生为嗜欲麻木不觉耳。我连呼洞山公，洞山公，何不将此语反复叮咛？如临济

公告诫吾人，而只此一见何也？今我不能不憾。

洞山云：“直须心心不触物，步步无处所，常无间断，始得相应，直须努力。”又颂云：“学者恒沙无一悟，过在寻他舌头路。欲得忘形泯踪迹，努力殷勤空里步。”此是洞山宗旨。洞山五位当透过，则悟得有一无位真人。

若能先悟得这无位真人，则五位朗然明白。

若遇在此五位中者，直引之入于虚玄大道。

洞山宗旨，若非曹山，则为后人埋没久矣。

《心燈録》卷五

凡圣两忘　情尽体露

光涌少依仰山，后谒临济，复归侍山，山曰：“汝来作什么？”光云：“礼觐和尚。”山曰：“还见和尚么？”曰：“见。”山曰：“和尚何似驴？”光曰：“某甲见和尚亦不似佛。”山曰：“不似佛似个什么？”光曰：“若有所似，与驴何别？”山大惊曰：“凡圣两忘，情

尽体露。吾以此验人二十年，无决了者，子保任之。”每指谓人曰：“此子肉身佛也。”问曰：“此则公案，请老人开示。”曰：“此我本来无相，虚寂玄妙，非言可明，若有所似，则非我矣。古德云：‘说似一物即不中。’尽天下之物并虚空皆不能似，若有所似，则著相，与驴何别？要知驴佛两忘，则情尽而真

我之体始能显露。见此我之真，无过于此。所以仰山大惊，嘱其保任，而谓之为肉身佛。学者详审无忽。”

文喜驻锡五台，先于金刚窟遇老翁，即文殊也。求一宿而文殊不许，且不能会文殊与童子之言。后参仰山，乃顿悟心契。充典座，文殊现于粥镬上，喜以搅粥篦便打，曰:

“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此真大丈夫!能识此我，虽十方如来浩浩的当我之前，只如不知。若不具此见识，安能为佛祖之师?

一裘才挂体　万法悉皆如

纸衣道者来参曹山，山曰：“如何是纸衣下事？”者曰：“一裘才挂体，万法悉皆如。”山曰：“如何是纸衣下用？”者近前应诺，便立脱去。山曰：“汝只解与么去，何不解恁么来？”者忽开眼问曰：“一灵真性不假胞胎时如何？”山曰：“未是妙。”者曰：“如何是妙？”

山曰:“不借借。”者珍重便化。问曰:“如何是不借借?”曰:“不借借三字妙到极处。吾人自无始以来，总在这借上堕落，到而今不能出头。自从借这胞胎为身，便入苦海，又向此身外借一切以养此身，此众生因借而堕,不可问矣。即有看破世情而放下者，又借一切佛法修行，障碍这一灵真性。所谓我者，

不能仍如旧时之人，总在这一借字，要有依靠，便埋没此我，便是堕落。故教他离却此身，不可起一念有借于依靠之心，则自然妙矣。”问曰：“吾人今有此身，仗他得有如此明白，若离却，岂不昏去？所以怕死者，乃此故也。”余笑曰：“惑至于汝，可谓极矣。吾人此我本来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光明，不是

因修而得。只因梦缘四大，堕在此身之中。可怜众生仅仅得此日用应酬光明乃万分中之一分，若离却此身则障碍全无，与诸佛相等。回视在此身中之光明，犹如瓦砾。怎么不乐乎身后，而反愁于生前？”问曰：“死后自然昏惑，不知所往，哪能如生前在此日月光天之下？”曰：“彼昏惑而在黄泉，乃生前所造

之恶业，盖覆本性之光明而自障自碍，不是因死而得之者。你若生前所造善业，死后便大不相同。即以生天上之人论，其自身光明已胜人间百千万倍者，投身于佛法之中，则高出于天人又百千万倍。若能还我本来人，总不借于善业佛法，即佛祖亲来摩顶受记说法，我总不借不借，不要不要，此人即可以

为佛祖之师。所以惟有此我，便是大佛顶，便是无上正等正觉菩提，无上之光明。若借丝毫便是障碍。所以曹山示颂曰：‘觉性圆明无相身，莫将知见妄疏亲。念异便于玄体昧，心差不与道为邻。情分万法沉前境，识鉴多端丧本真。如是句中全晓会，了然无事昔时人。’”问曰：“如何是打成一片？”曰：“此

问乃吾人之最要真切问也。六祖曰：‘我法门以无念为宗。’无者无一切相，念者念真如。真如者，我也。但起念不可著于一切相，惟念此我，则念念不忘此我，久之念与此我自然打成一片，所谓相应是也。诸佛一路涅槃门，即是此义，乃成佛至简至易之密因。若舍此不为，而去乱参一切公案，岂不耽搁岁

月？其他公案，即不会何妨，将来自然融会贯通，不烦用力。幻寄所选《指月录》，杂而不知其要，使学者东奔西望。我向年在此空费许多心力，至今始悔。盖念起即出而著相，能于念一起即返照真如，只此一点功夫，有无穷妙义，千里寻师，恐不能得此一句。我四十余年反复参究，才能明此要路，甚勿谓

我容易说出而忽之也。”又问曰:“诸方亦说返照，老人何以不许？”曰:“我不许诸方者，且问你，他说返照，照些什么？我亦曾屡屡问之，他说照见本来无一物，此还是生平有修行者。我遂诘之曰:‘本来无一物固已，当照而知此本来无一物者是谁？’则茫然无以应我。可见他返照有何用处？我之言返照者，

乃念念照此实有之我，非照于空也，天渊之异，岂可忽略？”又问曰：“大慧谓为默照邪禅何也？”曰：“默照邪禅者，乃不曾知有也。既不知有，岂非邪禅？今诸方所言返照者，皆此类也，当细细辨之，与六祖之言为同为异？”

真有生天地万物

问曰：“弟子所见诸方亦多矣，竟无能知有者何也？”曰：“他历来相传，皆是如此，怎怪得他？他怎晓得自无始以来，因有一个大物事，才能生天生地，生出一切形相，并吾人之身。因有此身，将身之外者名之曰太虚，乃众生因有此身，故有此太虚之见，哪

知道纯是真空本性，何尝有甚太虚？这本是真正知见。盖能悟得这个大物事，乃至真至实之有，不是有无之有。若不是这个真有，如何能生天地万物？经云：‘惟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所以古德都要人知有，若不知有，总是虚妄。千七百公案，总是明此真有，才许之入道。若不知有，就任你学尽佛法，通

彻大藏，终归虚妄。若能知有，即一字不识，诸佛不能不虚席相待。”

德山托钵公案

问曰：“适见《心灯录》，序至德山托钵公案，未见发明，何也？”曰：“我《心灯录》总贵直指，直接天上天下惟我独尊宗旨。其余略涉曲指者，我皆不喜告人，恐他涉于思路，则离道远矣。然托钵公案，亦无甚奇特。因饭迟肚饥，托钵而来，因钟未鸣、鼓未响，

托钵而回。惟岩头看出德山不会末后句。今即为汝彻底一论，恐汝亦未必能透。盖德公于吹灭纸烛时大悟，因他从前寻究经教，用心太繁太苦，一旦豁然释重担而得轻安，浑乎人法皆空，独臻堂奥，非是不知末后句也，盖忘乎其为我也，岂他人不知有者所能望其万一耶？而岩头密启其意，不与他人得闻，

想有明破不堪之意。古人还有这点障碍，不能不令人长太息也。我从‘山乃休’三字，故知其无甚奇特。明日德公上堂，果于寻常不同，然亦得岩头之力。头曰：‘且喜堂头老汉会末后句，他后天下人不奈伊何，虽然也只得三年活。’《指月录》中载德公呵佛骂祖，并骂诸方无耻之极，想即在此三年之中。其

痛骂诸方功德甚大，垂之将来无穷无尽。若诸方有真善知识出世，皆德公之作养也。后古德见德公呵骂佛祖，乃曰赞佛赞祖。毕竟是德山老汉真大人之言。”

呵骂露此我

问曰：“后于佛祖者，即能成就斯道，不过与佛祖相等，何必定要呵骂以为奇特？”曰：“不是好奇特，乃本性本分事也。要知此我至尊至贵，于当机说法之时，要提出来问者于九渊之下，即刻登之于九天之上，若有丝毫牵缠，则堕而不能自脱，哪里容得他有

佛祖两字染著于心？所以呵骂之，教他只有自己，并无他佛祖，才能彻悟此尊贵之我。岂可让他佛祖独居无上？所以曹山云：‘若也承当处分明，即转他诸圣向自己背后，方得自由。若也转不得，直饶学得十成，却须向他背后叉手，说什么大话？’曹山此言，盖谓天上天下惟我独尊。今既已悟得此我，我

因时节因缘，我自能度己，自能度人，自有无穷变化，当机而用。若有丝毫不忘古人陈迹，则当下必有隔碍，不能自由。所以呵之骂之，以见此我之尊。不是寻常诸圣的见解，才是的的佛祖大意。你作呵骂会，则失之远矣。”

饥来吃草　渴来饮水

曹山极力劝人，要如狸奴白牯，兀兀无知。不知佛，不知祖，不知菩提涅槃及善恶因果。但饥来吃草，渴来饮水。若能恁么，不愁不成办。曹山此言，真亲切有味。你若去学佛学祖，羡慕他智慧辩才神通，早错了也。不如学狸奴白牯，一切不知，速于成就。

人能窥破此义，真可谓狮子儿，为十方如来赞叹。诸菩萨以下皆罔措不知其故。今闻此法，若不珍重，可谓无福，慎之慎之。

显己则生　显照则死

云居膺云：“欲体此事，直似一息不来的人，方与那个人相应。若体得这个人意，方有少许说话分，方有少许行履分。暂时不在，如同死人，岂况如今论年论月不在？若能常在，愁什么家事不办？欲知久远事，只在如今，如今若得，久远亦得。”观云居膺所言，

暂时不在，如同死人。彼不修道者不必论，即修道者，论年论月不在，真死人也。我所以常教人观自在，因反复叮咛，竟成露布，都不留心。以道眼观之，皆是死人，真可畏也。暂时此我不能在此，犹如死人一般，彼论年论月死去不在此者，这臭皮囊为鬼神与有道者见之，皆黄肿浮烂，臭秽不堪。吾人

竟甘心日日拖这臭秽不堪之皮囊，而乐于死，而不一回心何也？思之思之，岂不泪下？

云居膺云：“显照的人即易得，显己的人即难得。”问曰：“何谓也？”曰：“后世修道者，万不及古人。古人悟得这听法的人，后来将一切经教语句尽抛向东洋大海，眼角也不屑觑他一觑，直同粪草。只时时观自家常

常在此，须臾不离，哪肯去问他是理是事，分辨是非邪正？只有此我历历孤明，显然在此。久之则如中天化日，万物受照。彼丝毫隐微，皆不能逃我洞鉴。所谓此等人能显出自己者，真难得也。若彼显照者则不然，惟求知解，不顾本源。只去辨理辨事，照邪照正，显露聪明，劳心役想，孜孜以此为事者，

比比皆是，不足算也。要知显己则生，显照则死。生死两途，请君择而行之。”

禾山解打鼓

僧问禾山云:“习学谓之闻,绝学谓之邻,过此二者谓之真过,如何是真过?”禾曰:“禾山解打鼓。”又问曰:“如何是真谛?”禾曰:“禾山解打鼓。”又问:“即心即佛则不问,如何是非心非佛?”禾曰:“禾山解打鼓。”又问:“如何是向上事?”禾曰:“禾山解打

鼓。”曰：“来问者乃四义，而禾山总以一句答之，何谓也？”曰：“任你千义万义归于一义，一义归于无义，无义发出一义，一义发为千义万义，只要会得此我乃千义万义之大总持。若解打鼓之一义，则彼千万义，总不出打鼓之一义。打鼓之一义，即同彼千义万义，而岂止此四问之义而已也。吾人能会拈

花一义，则千七百之义皆同。要于千七百变相中悟得同是一义，则禾山解打鼓之一义，可概尽《五灯会元》之所问，何以疑此四问同一答耶？古来圣哲于当悟时，只于一义中得入，则能彻底。不过于逢缘时，或境、或物、或眼见、或耳闻，触著磕著，明得这逢缘者乃谁逢此缘，则参学事毕。其后惟在保

任，则印开朱点之窄，为佛祖之师。何以疑此一义不足以该四问耶？”

主人公惺惺著

瑞岩居丹丘，坐磐石，终日如愚。每自唤主人公，自复应诺，乃曰：“惺惺著，他后莫受人瞒。”问曰：“何谓也？”曰：“此则公案，煞是直截痛快明白。只要认得我，常常自呼自应。要惺惺著，不可被他人于言句变相中瞒过，又生疑虑。其他言句变相，任有

千样万样，总不过都是明此我而已。或在我之体上说，或在我之作用上说。即一时不能会他言句亦不妨，只要自呼自应，久之无不贯通。惟此则公案能速证菩提，疾于成佛。珍重珍重。”

问曰：“只此瑞岩一则公案，便能了却否？”曰：“瑞岩当日如此修行，我今日如此

明说，汝心中还疑，不肯放下。总是你不肯在简易大路上蓦直去，要在险路上求奇特。若依老汉见识，这《指月录》中凡一切奇句险句、无理路言句，值得什么干屎橛？我眼角也不觑他一觑，还要劳精神去参他，真可谓之舍珠玉而寻瓦砾。若有血性的汉子，自作主宰，自建自立，自由自在，自成佛去。

即十方诸佛还不放在意中，何况这些馊腐残食，而能逗留于我之心中耶？汝之意还要在这些语句中求一奇特，而舍我之本来奇特，真可谓自暴自弃，不足答也。可叹可叹！云门云：汝诸人无端走来这里觅什么？老僧只管吃饭屙屎，别解作什么？观云门此言，可见只要知道吃饭屙屎，如狸奴白牯，即能速

于成办，何必劳扰于他公案言句？即云门一生所说之法，只消在一句上点明，其余皆破。不过使你一参他言句，便去不得，乃截断你的众妄，不愁你这真我不现于当前，教你一返照识得，即了当去。不是他人所说，粘粘滞滞，牵前拖后，不能即时了却。余向也极爱其语，然终不如临济公直指之为愈也。”

无眼无见才是正法眼

继彻初参风穴，穴问：“如何是正法眼？”彻曰：“泥弹子。”穴异之。问曰：“何谓也？”曰：“以泥弹子为正法眼，真佛祖心传，百千万劫难遭遇此等言句。我不惜口业，为你分明说破，谛听谛听，不可轻视。盖眼有所谓法眼，法眼要正。所谓正者，乃能见此无形

无相之我，真真实实，而历历孤明，始可谓之正法眼。若有丝毫偏向渗漏端倪，则非正矣。今日泥弹子，则默然混沌，无思无为，无瑕无缝，无可名状，无可思议。但有一色一音入其视听，则历历分明，是非立见，不须拟度。诸佛诸祖，皆争入此，而坐享其成，此泥弹子之所以为正法眼是也。珍重珍重。”

正法眼要如泥弹子，无眼无见，才是正法眼。因其无眼而无不眼，无见而无不见，乃此我本具此眼，本与泥弹子同一如如。古德云：如墙壁、如露柱、如大死人，即此义也。学者要得正法眼，只要死却此心，如露柱、墙壁、泥弹子，则正法眼宛然本具在此矣。然即我即正法眼，非我之外另有一奇特，

而得具此眼也。

麻三斤

问曰:“僧问洞山宗慧，如何是佛，慧答曰:‘麻三斤。’何谓也？”曰:“你问我，我答你。”问曰:“如何是佛？”曰:“麻三斤。何谓也？”客不悦曰:“老人何相戏也？”曰:“你问我答，何戏之有？”又问:“毕竟如何是佛？”曰:“毕竟如何是佛？”客怒而去。

余笑曰:“若不是佛，如何解笑解怒？”问曰:“僧问首山:‘如何是佛？’山曰:‘新妇骑驴阿家牵。’何谓也？”曰:“麻三斤，绵四两，送与玉楼人，绣出鸳鸯尽君看。”客曰:“不会。”余笑曰:“因你是佛，所以不会。”客曰:“即不会如何是佛？”曰:“既云不会，如何不是佛？”客曰:“不会不会。”曰:“岂

但你不会不会，即历代佛祖更不会更不会。”客曰：“原来不会便是。”余振威喝曰：“若不会，下地狱如箭射。”

仍旧去

法眼悟得一切佛法本来现成后，只教人仍旧去。吾人因不肯仍旧，时时攀缘，求有增益，遂致堕落。哪知道只要将一切世法佛法都歇却仍旧，只是这我，饥来吃饭，困来打眠，即是现在佛，谁来奈何你？万不可被他老和尚舌头瞒尽。《五灯会元》中语句，不

过教人仍旧去。果能今日仍旧去，凡佛祖所言者，皆为剩语，不必问也。

僧问叶县省曰:“维摩丈室，不以日月为明。和尚丈室，以何为明？”省曰:“眉分八字。”又问:“未审意旨如何？”省曰:“双耳垂肩。”客曰:“何谓也？”曰:“此古德和盘托出这现成之理。盖世界皆借日月之光，而

吾人本性之光明，自无始至于今日，合圣凡一切众生，并无须臾稍息，乃一现成之明，并不是因修而有。只要悟得，便与诸佛同明，还要借日月之明么？眉分自然八字，双耳自然垂肩，还要修为么？人果能悟得此两句现成之理，推而类之，一切现成，不烦丝毫心意修学，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饥食困眠，

成佛必矣，他何问焉？”

古人悟入皆有机缘。因机缘而悟，虽人各有入，然皆悟此我而已。若悟而非我，即为外道，任你八面圆熟，与此我毫无干涉，终无所用，终必堕落。

佛法本来无事

古人说法皆有机缘。因机缘而说，虽有千七百之繁，然皆说此我而已。若离我说，即是魔说，任你极力担荷，总无用处。近年来皆是此辈离我作崇，真可叹也。广慧琏示众：“佛法本来无事，从上诸圣尽是捏怪。强生节目，压良为贱，埋没儿孙。更有云门、

赵州、德山、临济，死不惺惺，一生受屈。老僧这里却不然，便是释迦老子出来，也贬向他方世界，教伊绝迹去。何以故？免得丧我儿孙。老僧与么道，你等诸人作么生会，若于这里会得去，岂不庆快？教你脱却毛衫，作个沥沥地衲僧去。若不会，来年更有新条在，恼乱春风卒未休。”客曰：“此则公案，

但他具何见识，便如此说？”曰：“他亦无奇特见识，只识得这是个现成的道理，还仍旧去便是。所以他便能呵叱佛祖饶舌多事，所以说话便直截痛快，人不能及。总是人不能信此我乃天上天下之独尊，便为佛祖压倒，真可谓自轻自贱。谁来轻你贱你？然此独尊之我，本来现成，不因修证而尊，只要识得

仍旧便是，便知呵叱佛祖为应当如是。不然，则彼为瞒惑埋没独尊之我，岂肯甘休，安得不出而扫之，致使丧我儿孙也。”

斯道贵直指为第一

大愚叙自马祖后有十五家宗旨。既云宗旨，岂可便有十五家，盖言彼十五家之入路耳，其所归宗之旨则一也。然宗旨之最要者，惟我济公一人，其余不能不消灭去。何以故？盖末世业重，初入此道，不能识言句之所由，便生退心，不复更进。不然者，便学习句语，

熟记一肚皮陈言腐语，不知羞耻，去求食养。惟有志者，得入济宗，有大福力。得闻这听法的人，则处心自不肯退去，久历岁月，自得成就。其余他宗，恐不能保有传人也。此亦建立使然，气数使然，非深于此道，深识众生之性情者，不能知其故也。

斯道贵直指为第一。自古佛祖相传，皆

是直指，至唐以后，则渐渐假物说，假境说。直指之旨，遂隐于言句之中，而为曲指矣。即铮铮然五宗中拔萃之诸君子，皆受囿于曲指而不自知，其亦气数使然欤？抑诸君子故为此奇特耶？故我临济公不能不奋起而直指之。若非然者，则斯道不知当何如矣！悲夫！

牙齿一具骨　耳朵两片皮

舜老夫常讥天衣怀说葛藤禅。一日问秀圆通：“近日你见怀和尚有何言句？”通曰：“一日有长老来参，怀举拂子云：‘会么？’老云不会。怀云：‘牙齿一具骨，耳朵两片皮。’”舜老夫叹曰：“真善知识。”问曰：“何谓也？”曰：“古人都是一片真心，见他葛藤，

便不喜他葛藤。见他牙齿一具骨，耳朵两片皮，道出佛祖心传正印，便识他是真善知识，不肯自家回返。我向日每每骂他，今日又赞他，岂不被人作笑？盖此两句直发明人人都是一现成之佛，何烦释迦下降？何烦达摩西来？何烦历代禅师撰出这些风花雪月、如诗如歌、没要紧的许多闲话以为有才？竟将此

现成公案，尘封高阁。可怜生，吾人只要此两句作无上大光明咒念一遍，则此我端坐成佛去，还要修证否？还要作为否？此是心传正印，为天衣怀指出，为舜老夫叹赏，有志者明此，则一切皆不足问矣。”

泥牛水上行

永明寿云：“若未亲到，漫疲神思。借曰玄之又玄，妙之又妙，俱是方便门中旁赞助入之语。于自己分上亲照之时，反视之，皆为魔说，总是虚妄浮心多诸巧见，不能成就圆觉。但以形迹言，文彩生时，皆是执方便门、迷真实道，要须如百尺竿头放身乃可耳。”

僧问永明曰:“愿乞最后一言。”永明曰:“化人问幻士，谷响答泉声，欲达吾宗旨，泥牛水上行。”问曰:“永明将玄妙皆视为魔说何也？”曰:“玄妙本是此我本分之事，佛与众生并无增减，同一玄妙。盖同此我，即同此玄妙也。诸佛因悟而复此玄妙，众生因迷而蔽此玄妙。然从朝至暮，日用应酬，无不在

此玄妙之中，但不曾悟，与佛有不同耳。故佛祖教人不可贪著世欲，忘却本分。遂言出本分中有若许玄妙，以开示其凡心，而要他返本还源，不可迷失，所谓方便门中旁赞助入之语。后为浅见薄识之人，于修行中略得点神通，便以为玄妙，惊骇众人。众人遂以仰慕尊之，以致扰乱正宗，岂非魔说？若世

有斯人，即是斯道不幸，当速攻之，不可遗害后进之人。所谓虚妄浮心，多诸巧见，为害不小也。若论玄妙，难道穿衣吃饭不玄妙么？屙屎溺尿不玄妙么？”又问曰：“如何是泥牛水上行，便是最后一言？”曰：“你问泥牛去。”客曰：“老人又相戏耶，泥牛如何解说话？”曰：“你不见永明言，文彩生时，皆

是执方便门，迷真实道。泥牛不解说话乃羞生文彩，即是为你说真实道。湛愚老人如何及得泥牛？若见泥牛，定吃泥牛棒在。”又问曰：“毕竟如何是最后一言？”曰：“开口便不是。”

自心悟即佛成

自古佛祖心心相授，并无一法与人，只教你执定金刚王宝剑，斩断人一切所知所见所闻所觉所悟，只剩得这听法的人，赤条条、光裸裸、一丝不挂、一尘不染，便大事了毕。谁教你学佛法，明佛理，多事劳神，枉费岁月？吾人不明此义，惟要去东张西望，求知

解，求见识，搬粪运草，填塞满肚，夸耀于人，及三十日到来，手忙脚乱，真可怜悯。

真净文云:“佛法至妙无二，但未至于妙，则互有长短。苟至于妙，则悟心之人，如实知自心究竟，本来成佛，如实自在，如实安乐，如实解脱，如实清净。而日用惟用自心，自心变化，把得便用，莫问是非，拟心思量，

已不是也。不拟心，一一天真，一一明妙，一一如莲花不著水。所以迷自心故作众生，悟自心故成佛。而众生即佛，佛即众生，因迷悟故有彼此也。如今学者多不信自心，不悟自心，不得自心明妙受用，不得自心安乐解脱。心外妄有禅道，妄立奇特，妄生取舍，纵勤修行，落于外道二乘禅寂断见境界。”客

曰:“此等言语，读之真令人明白晓然。”曰:“即明白晓然，何以朝夕东寻西问？”

教外别传

问曰：“何以谓之教外别传？”曰：“善哉问。当日世尊金口亲自叮咛金色公，此涅槃妙心，正法眼藏传之于汝，乃我教外之别传也。因不在教内，故云别，正是嫡派正传。盖教内之以黄叶为黄金，假设化城，诱人渐修渐入，非直指也。惟别传乃直指，惟直指

即是，所以不用修、不用证，不许用心，又何须参学？现现成成，端坐成佛。即你未悟前历过百千万亿劫修行，于此刻悟时，总归梦幻，都无用处。不可说原亏前世所修，今世才得如此，此是魔说。盖教者，乃开口以言教人之谓也。要知此理，一有言即非，何况又寻究于言语之中要融会贯通，岂不是大

错大错？今言此我者，乃方便中之第一无上方便，不得已之大方便也。及知此我后，到熟极相忘时，于当下能加此一我字乎？一我字尚且不能加，犹可以加教中之若许言语乎？所以要识斯理，须在言语之外。若染著一字，便是障碍，故曰教外别传也。后诸禅宗牵缠教义，都是违背世尊宗旨，非嫡派也。”

古德云：“我宗门之理，乃世尊教外别传。”已明明说出非言教所能及者。世尊四十九年所说不了义经，为中下人说。了义经，为上乘人说。拈花别传，为上上乘说。不但不了义经不能及，即了义经我宗门亦用他不著。何以故？盖宗门之旨，有甚义不义，有甚了不了。然亦乃劫数使然，该天下人普闻

有此等上上之法，非只为上上人也。别传之旨，乃吾人本有之理，不是世尊杜撰。乃不得已见众生难于骤说，故先以权巧方便说不了义经，后才说出这本分之事，要知前过去诸佛说法度生，皆是此法，并无他法，所以度人至恒河沙数。今只言度上上乘，岂不偏向，非佛本意。

问曰:“教外别传，传个什么？”曰;“传的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又问曰:“如何是正法眼藏？”曰:“正法眼藏，暹罗国象，桃李当前，春风波浪。”又问曰:“如何是涅槃妙心？”曰:“涅槃妙心，枯木解吟，泥牛一去不复返，石女怀春脚弄琴。”

只这个

禾山慧方上堂，举拂子曰：“看看只这个。在临济则照用齐行，在云门则理事俱备，在曹洞则偏正叶通，在沩仰则暗机圆合，在法眼则何止惟心。”问曰：“此则公案请老人开示。”曰：“要会‘只这个’三字。要知古德随口随手便是指出这个，这个即此我也。故

举起拂子要人看看，不可错过。若能看而会得这个，则彼五宗皆不能出此。岂止五宗，即八万四千陀罗尼总不出此。这个乃诸佛之母。若离这个，即是外道波旬。”

佛果语录

佛果云：“但只退步，愈退愈明，愈不会，愈有力量。异念才起，拟心才生，即猛自割断，令不相续，则智照洞然，步步踏实地，岂有高低、憎爱、违顺、拣择于其间哉？无明习气旋起旋消，悠然间自无力能扰人也。”又云：“欲得亲切，第一不用求，求而得之，

已落解会。”又云：“休歇到一念不生处，即是透脱，不堕情尘，不居意想，迥然超绝，则遍界不藏，物物头头，浑成大用，一一皆从自己胸襟流出。古人谓之运出自己家财，一得永得，受用岂有穷极？”又云：“似大死人，已绝气息，到本分地上，大休大歇，口鼻眼耳，初无相知；手足项背，各不相到。

然后向寒灰死火上，头头上明；枯木朽株间，物物斯照。”又云：“百不干怀时，圆融无际，脱体虚凝，一切所为曾无疑间，谓之现成本分事。及至才起一毫头见解，欲承当作主宰，便落在阴界里，被见闻觉知得失是非笼罩。”又云：“此一件事，直饶三世诸佛出兴，以无量知见方便接引，亦只有限。历代祖师，天

下老和尚，设千百问答提持，亦只有限。不如向自己脚跟下，究取威音王已前空劫那畔自己家珍，随处受用也。须是大丈夫汉意气，方有如是作略。”又云：“祖师道：‘自己分上，有如是灵光，有如是自在。一切众生流浪情尘，不能解脱。’假使将此一大事因缘种种垂示，犹是有机有境，落在情尘。要会么？直

是一念不生，方有少分相应。”又云：“诸人与山僧各各有一段大事，辉腾千古，回绝知见，净倮倮赤洒洒，各不相到。透声透色，超佛超祖。若能退步，就已脱却情尘、意想、记持分别。露布言诠、闻见觉知、是非得失，直下豁然。瞥地便与古佛同一知见，同一语言，同一作用，同一体相。”又云：“以身为

碍，迷却自心。若是明眼人，明了四大本空，五蕴本虚，知四大五蕴中，有个辉腾今古，回绝知见的一段事，若能返照，无第二人。若真实彻证到真净明妙实际理地，则四圣六凡，三世诸佛，天下祖师，有情无情，悉于是中流出显现。”又云：“须知有奇特事始得。只如文殊初生见十吉祥异相。须菩提生室现

空相。善财初生涌出万宝藏。皆在此一大宝光中净倮倮赤洒洒流出。若只在杳杳冥冥堕在空寂处，岂有如是奇特。”问曰：“老人录佛果语甚多，何也？”曰：“我爱他说得好，着实明白。”问曰：“他说到极处再不肯说出这说法听法的人来，何也？”曰：“谈何容易。能如临济公之见识胆量，临济公乃空前绝后

之一人也。其次即洞曹等辈，说一生法，只在口边头不肯说出，只要人自参自悟，乃是他建立法门如此。哪知道后起未悟者，遂藉此不说出，恐犯忌讳，为藏尾之地，欺人欺己。以至于今日之已甚耶。汝当细玩佛果之言，则知佛果之所悟，而脚踏实地矣。”

黄龙法忠禅师观水磨，发明心要，作偈

呈佛眼。眼曰:“我有末后一句，待分付汝。”忠掩耳而出。问曰:“法忠不听佛眼末后句，何也？”曰:“掩耳更末后，汝则未知也。”

含元殿里问长安

大慧云：“生从何处来，死向何处去，知得来去处，方名学佛人。知生死的是阿谁？受生死的复是阿谁？不知来去处的又是阿谁？忽然知得来去处的又是阿谁？看此话眼眨眨地理会不得，肚里七上八下，方寸中如顿却一团火相似的，又是阿谁？若要识取，

但向理会不得处识取。若便识得，方知生死决定不相干涉。”客曰：“问人阿谁者五，极其亲切。若灵利人，便可于此悟得此我。但不肯再进一步直指出，岂不痛快？”曰；“此是唐宋时禅师的习气，说到口边便走开去，所以临济公不可及也。然此亦可谓亲切，但人不能悟耳。”大慧云：“至理忘言，时人不

悉，强习他事，以为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尘境，是个微妙大解脱门，所有鉴觉，不染不碍。如是光明，未曾休废，曩劫至今，固无变易。犹如日轮，远近斯照，虽及众色，不与一切和合。灵烛妙明，非假锻炼，为不了故，取于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华，徒自疲劳，枉经劫数。若能返照，无第二人。举

措施为，无非实相。人每自言根钝，试如此返照，看能知钝者，还钝也无？”又示汪彦章云：“若自生退屈，谓根性陋劣，更求入头处，正是含元殿里，问长安在甚处耳。正提撕时是阿谁？能知根性陋劣的又是阿谁？求入头处的又是阿谁？妙喜不避口业，分明为居士说破，只是个汪彦章，更无两个。只有

一个汪彦章，更哪里得个提撕的、知根性陋劣的、求入头处的来。当知皆是汪彦章影子，并不干他汪彦章。若是真个汪彦章，根性必不陋劣，必不求入头处，但信得自家主人公及，并不消得许多劳攘。”又云：“妙喜已是老婆心切，须更下个注脚。人位即是汪彦章，信位即是知根性陋劣求入头处的。若于正提

撕话头时，返思能提撕的还是汪彦章否？到这里间不容发，若伫思停机，则被影子惑矣。”客曰：“如此等说法，谆谆然为人开示，闻者岂有不悟之理？”曰：“正是正是。自临济公后，如大慧如此说者，真指不多屈。”

大慧云：“菩萨眼见佛性，须是眼见始得。”客曰：“性如何眼见？请老人开示。”曰：

“性若只以心见，则坐在黑洞洞里，能以眼见，方是见性圆满处。此义历代祖师皆未明说，惟大慧提出。而后于大慧者，亦不提起，殊可叹也。盖此性如太虚，其天地万物皆出自太虚，性与太虚天地万物本同一体，不辨可知，所以太虚天地万物之所在，即性之所在，非有二也。因佛祖救人见性，为其著相

已久，障碍深重，故使其且离相，见此无形无相之根本。而非只要他在无形无相中，便以为是。若能见此根本，则凡眼所见者，皆吾性之所发生，何莫而非吾性也？虽日游于形相之中，而焉能障我哉？统而论之，有亦性也，无亦性也，非有非无亦性也，太虚亦性也，天地万物亦性也，眼所见、耳所闻、

鼻所嗅、口所言、一举一动皆性也，上下八方至于三千大千世界总一性也。所以古德悟彻此性圆通自在，遇人来问，而曰麻三斤、干屎橛、吃茶去、庭前柏树子，岂不是眼见性也。若只以心见，无形无相，则终日坐在阴山背后，何有用处？”

斯道只要识得此我

问曰:“大慧说郑尚明默然不是,何也?”曰:“斯道只要识得此我,而今执定默然则是,将此我埋没在默然堆里,成何道理?从朝至夕,鸡鸣犬吠,鹊噪鸦鸣,何尝默然?默然者,乃治乱言乱想之药也。要令口默,不可在言上求。心默,不可在念上求。言念皆默,

此我则自然突出而显于当前。”又曰：“佛祖贵大休歇，今只默然，即大休歇也。”曰：“汝将休歇两字看错，因你不明此我，朝夕遑遑，求悟斯道。今指明此我即道，则凡求道之功夫，皆当一齐扫去。其休歇云者，乃休歇一切求道之功夫。非是教你明此我后，将日用一切应酬事务，尽以默然处之，为放身命安

乐地也。明此我后，若执定此我不与万物同其动静，日用应酬往来，则是著于我相。何况又执定默然，成何道理？思之思之。”

大慧与郑尚明论默然为邪，至辨论极处，才提出只今这听法说法一段历历孤明的毕竟在什么处。何不早将此说追答他，直指他。只在这里，不怕他不会。前后说话虽多，引

庄子云门，引孔子曾子，终不着实，郑尚明还在云雾堆里，不知何日才得了去。我之所以奉临济公者，非有所私见而偏重也，大慧想亦谅我。

大慧云：“教人管带，此是守目前鉴觉而生解者。教人硬休去歇去，此是守忘怀空寂而生解者。歇到无觉无知如土木瓦石相似，

当恁么时，不是冥然无知，又是错认方便解缚语而生解者。教人但放旷任其自在，莫管生心动念，念起念灭，本无实体，若执为实，则生死心生矣，这个又是守自然体为究竟法而生解者。如上诸病，非于学人之事，皆由瞎眼宗师错指示耳。”问曰：“此等病皆是诸方有声名者之病，非寻常碌碌不足问者，老

人何以治之？”曰：“治何难也，只将守鉴觉者，问他谁能鉴？谁能觉？今守此者又是何人？直逼他到自己亲口说出我守、我鉴、我觉，其余生解者皆如是逼他，自然诸病皆消。若不能明此我，即任你异样作奇怪功夫，具极大神通，倒行日月，翻转天地，将妙高峰持向他国异境，又安置本处，妙高峰内人物

总不觉不知，总是在这病里滚。倘有彻此我者，眼角也不觑他上觑。自临济公后能知诸禅病者，惟有大慧，大慧后惟有三峰，其余皆不能及。”

此我本是佛祖之师

问曰：“如何得此我彻去？”曰：“彻之云者，乃能见天下之理、天下之境总是此一我所为，遂有十法界并天地万物，并不依靠一法。若有丝毫见识欲帮补凑泊者，则是不能见此我为万象之大总持也。不是而今定要你无事不晓，无理不通谓之彻，乃彻见此我

乃佛祖之父母之谓彻也。即如人已有百千万亿之金银，何怕他山珍海错天下贵重之物不集于我家。所以世尊说天上天下惟我独尊。只要彻此两句，则彼千七百公案值什么干屎橛，此之谓彻也。斯道即本性也，本性即我也，此我本来广大，本来高明，本来精微，本来玄妙，本来奇怪，本来超脱，本来圆通，

本来寂静，本来自然，本来平常，本来凝聚，本来流行，本来智慧，本来神通，本来纯善，本来无恶，本来无物能生万物，本来无相能显群相，本来不可思议，本来不可捉摸，本来现成是佛，本来不要修持，即历穷劫至未来际，亦不能说尽此我本来现成之妙。何以吾人竟置此而不一问也？哀哉！”

能悟此我，真信不移，而又有保任，不由你不成佛，不由你不离一切相，不由你不行一切善，不由你不离一切恶，不由你不能入一切佛境界，不由你不能入一切魔境界，自然通达一切法，自然通达一切差别公案，自然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若信不真，而保任之功夫又间断，则延捱岁月，安得至如如

之地?

此我本来原是佛祖之师，今悟此我不至佛祖之师之地，皆为辜负。要作佛祖之师，悟此我后，随顺觉性，遇一切境安乐他、烦恼他、闲他、忙他、任他、拘他、百般锤炼他，看他变易不变易。如此历炼过，若遇来学者于群众中，即识得，可以成就有志佛祖

之人。

疑必不放过，任你于日夜中千思万想，皆能于此我相应。此人亦能速证菩提，为诸佛赞叹，为世希有。除此两种人外，最可恨者，说他不曾悟，他勉强说悟。说他不知此我，他也略略信得。又不知道此我之尊，又去看《指月录》。逢人乱问乱答，徒然岁月，

混忽一生，真可恨也。

斯道要绝学无为

斯道之所以人不能悟者，有一大障碍故。即古来豪杰之士都不能看破，终身在功夫堆里滚来滚去，不能脱然跃出，作个洒洒落落的逍遥自在之人。惟出格大丈夫，一眼窥破，便垂手入市。或处孤峰绝顶，挥斥佛祖，不被他瞒。试问何事乃吾人之大障碍？即佛祖

所说经教，有理有义，有门户，有渐次，有修持，有功夫，有践履，有成就，絮絮叨叨不可穷诘之若干头路也。所以古德奋兴将一无理路言句劈面答来，不怕你不目瞪口呆，不怕你心头不七上八下，将你心中自有生来所积累所明白的道理，都摔到无何有之乡，不能有一句话掩塞。此际正是破你的障碍，

要显出你仍旧的面孔，一毫功夫也用不著。要知那无理路言句中，原没有什意义，然这有理路的障碍，若非此大药来医，想要悟去破此障碍，万万不能。所以古来豪杰之士受困于此者，不可胜纪。而浅见薄识者，总不知这是现成公案，动言要作功夫，要有操履，在皮肤上揣度，而不知此我为谁，只哓哓争

辨，真可哀也。

此事要绝学，要无为。学不绝，为不无，不得相应。人自有生来总被一切理路困累，若能破此障碍，自然通彻。不须急求知求解。一求知解，即是悟后迷，此乃大病。发明此我，才是初有圣胎，一求知解，即伤圣胎，古来受此病者不少。

十法界皆是此我变相

能说我，则不堕于一切。说一切，则我堕于一切矣。说十法界则堕于十法界，说理则堕于理，说智慧辩才神通，则堕于智慧辩才神通。或曰：“老人说我，则亦堕于我矣，何云无堕？”曰：“此我本来无十法界，无一切，无形无相，无空无一物，试问堕在何所？”

明此我，旷观十法界皆是此我变相。即是变相，则诸佛不足重，三途不可轻。经云：观一切佛国净土，及天上人间地狱，乱起乱灭。惟有此我不起不灭，坐观成败，真一大戏场也。

能观自在即是菩萨

能一时观自在，即是菩萨。时时观自在，即是时时住菩萨位。自若不在，即是众生。出此入彼，出彼入此，真可乐也，真可畏也。

斯道至简至易，只在刻下一转移间便是。佛与众生不同之地，只观自在，便是无所住而生其心，便是佛。自若不在，便是有所住

而生其心，便是众生。无所住是佛，有所住是众生。了然明白，还要疑否?

木人见花鸟

今人若为师家发明此我，只保任此我，如狸奴白牯，只知饮水吃草，于《指月录》中自七佛至大慧一切言句，都不通晓，如木人见花鸟。此人即能速证菩提，为诸佛赞叹，为世希有。如其不然，则将《指月录》中言句都归究到此我上，句句还他个清楚明白。

问曰：“说明此我，即止小儿啼，啼止后作么生？”曰：“啼止后不过明明此我也。若有他说，则又啼矣。”

修一切法，总属虚妄，即成亦有坏日。总不及一知此我，直超入如来之地，所谓只有一佛乘也。彼四十五圣位、十地等觉妙觉、二十五圆通、二十五轮转，皆有次第，皆化

城也。所以古德云：我宗门即心即佛，并无次第成就之佛。

问曰：“何以谓之阴魔？”曰：“《愣严》说出五十种阴魔，皆有执见者，有执见则入阴界。阴者，为物盖覆谓之阴。今执所见，则为执见所盖履，故曰阴魔。有所执则入阴魔，无所执则入圣位。”

障碍即是究竟

问曰:“今能见我，则亦见也，如之何？”曰:“见我之见，乃以我见我，是为三昧正见，不是以我见外边一切之见也。若见我之外有一法可以为我修持者，即邪见也，执见也。”

豪杰之士，会得此我后，于一切公案都会得，总无所碍，极好。若有一二会不得，

似乎有碍，然而更好。何以故？经云：障碍即是究竟，此是如来随顺觉性。今人一有障碍便去不得，因去不得便生烦恼，那知其去不得之时，即是如来究竟处，即是吾人究竟处。古来五宗善知识，建立一切无理路的言句，都是使学者心思断绝，不能拟议，露出这主人公来，教人识得，便大事了毕。所以

有碍时即是究竟，万万不可于此去不得时生烦恼自误也。珍重珍重。

端坐成佛

发明此我甚易，全要保任为重。若保任功夫绵密，其智慧明照一切。以此我直指入诸佛之门，遂渐渐忘此我之名，而见此我之实。再浑化其实，而为神妙纵横之时，亦不过惟有此我而已。

赵州始终彻底，总是此我端坐成佛。故

日里见鬼，胡言乱说，如殿里底、墙外底、常州有、苏州有等句，都成妙谛，只于直指处未见分明。问曰:“即认得此我，狂言乱说，正是直指，老人何以冤屈赵州？”曰:“乃余罪过。虽然，赵州再近近的说，足见婆心。”问曰:“如赵州一生所说，至谓近矣，还要怎么说？”曰:“乃余罪过。诸禅师将此我说到

口边，又以别说走开，我不知他是何等主意，所以都无后人。惟临济公儿孙满天下，因果不昧如此。若说犯忌讳，则是埋没后昆，此人必入阴山背后，再不能见光天化日。”

本地风光

问曰:“七百年老古锥，他于定中是如何光景？”曰:“他不知本地风光乃佛境界，只管遏住一切念，向深黑处走去，总不知有此我。余有绝句颇似此，其首两句乃本地风光，末两句即老古锥也。春雨夜过新柳润，鹧鸪朝入乱红啼。可怜寂寞深闺里，梦望辽西正

路迷。”

问曰：“罪性本来空，何以师子尊者及二祖还有此报？”曰：“即报亦空。诗云：桃花能红李能白。白者还他白，红者还他红，有何诧异？”

问曰：“赵州顶草鞋公案，毕竟是何意义？”曰：“此拈花变相也。你若当斩猫时，

不可动一切疑议，思维如何救猫救猫救猫，则任你动作和施为，皆得南泉之意。”

用心不是求道

这心意识播弄众生，被他送入地狱。诸修行人被他牢笼，再不能窥见本来。所以古德谆谆教人离却心意识为要，不然则难见天日。学与为，即心意识之窠窟也。今绝学无为，一无所用，如痴如呆，使心意识没处下手作祟，则此我即时显然超出，不必日久而

后能见也。所以古德云：汝若要求道，无你用心处。原来用心则不是求道。真求道者，惟饥来吃饭困来睡而已矣。

绝学无为，乃大丈夫事，非寻常人所能测度。彼琐屑于理数之内者，终其身在功夫堆里，真可怜悯。斯道原来用功夫便不是，有杂想时便是用功夫于杂想，思量道理时便

是用功夫于道理，保任此我时便是用功夫于此我。今都一齐推开，作一个无事闲人。要行便行，要坐便坐。能如是，则十方如来也不能奈何你。

佛国净土乃一大梦幻戏场

要知此三千大千世界并佛国净土，乃一大梦幻戏场。若认真了，便万苦交集。若在我人众生寿者之相，便有彼此是非善恶报应，投入火宅，总是看不破，自寻烦恼。修道者急须著眼，至要至要。

要知此三千大千世界并佛国净土，乃一

真实道场。若认为虚幻，任意而行，则因果不爽。修四圣者，自然高登四圣。修人天阿修罗业者，自然入人天阿修罗。造三途业者，自然堕入三途。其中报应丝毫不昧。如妄意而行，则受妄报，断断不空。修道者急须著眼，至要至要。

为善者日近于道

问曰:“即明斯道后，还要行善否？”曰:“行善乃第一要紧进修之事。此理虽是固有现成之理，若非修善，再不能得。为善者日近于道，为恶者日远于道。世尊每每呼吾人为善男子善女人，又云诸上善人，又云非前世有善根，不能得闻斯道，又云彼于前世前

世，已供养过诸佛菩萨，所以今日闻此法，乃能信解受持，又云修道者有二严，能明斯道谓之一严，再修善谓之二严，如车有两轮，方可行远。若只能明道而不行善度生，则不过成就四果并声闻小乘而已，何足贵也。然声闻小乘皆从善来，若无善之人，望声闻如登天。然惟能行善，则由声闻至于菩萨诸佛，

无不可至，为善之义大矣哉！若要出离苦海，非为善万万不能也。盖苦海乃众恶所成，佛国净土乃众善所成，善恶祸福之报，在本性中虽属幻影，然而苦乐则乃我受之也。当受之时，则非幻影可比也，实有苦而难当，实有乐而自在。我今实对诸子发明，自古来佛祖皆是求脱离苦海，欲享久长之乐，所以寻

师问道，如救头然。岂吾辈反以苦海为乐，而自暴自弃于五浊恶世之中不肯求出，而甘心以自受耶？此是先佛所训，思之思之。”

活句与死句

本来只有此我，并无丝毫形相境物，世法佛法，而今只要复我旧时之我，不要管他一切形相境物，世法佛法，便是一肉身活佛，有何难事？即于教典公案内，百不知，百不会，有何妨碍？愁我不是佛，愁我不与诸佛并肩而坐？即诸佛不与我并肩而坐，我自去

建立此我法门，度尽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于不可说不可说，无尽无尽之时，任他白眼看我，我都不管。只要知有，便是我同类之人，可以与之商议成家立业。若不知有，即你说法有千万人过堂，独如群蚁不足与也。问曰:“何以谓之死句？”曰:“一切白纸上写的黑字，并老和尚张口说的言句，皆是死句，古

人教不要参他。”又问：“何以谓之活句？”曰：“能写出来的，是谁能写？能说出来的，是谁能说？只要参这谁是哪个，便是能参活句。若能明此活句，则凡纸上之言，并口中所出，皆销落无影无响，不足问也。所以古德要人参活句，不要参死句。今人都参死句，近来都参狗子无佛性的无字，殊可笑。我不

知无字中有甚意义，何不参这参无字的是谁？直截了当，便可悟去。只念此无字中参究竟，是将活无字的活句，抱定死无字的死句，连活句都成死句，真令人放声大哭，傍观者能不泪堕耶？”客大笑，满座欣然而退。

心死性活

问曰:“古德谆谆教人死却此心，何谓也？”曰:“因要人见性，故教人死心。心死则性活，性活则心死，心死则此我历历孤明，而显出这寂然不动之性。其寂然不动之时，即此我放身命时也。自有生来全是此心劳动，集劳生尘，集尘生块，如水结冰，竟不知水

为何物？性散为心，竟不知性为何物？今只明此我，惟要离却此劳忧之心，则此我才复归寂然，得见于性。此性非寂然中又有一物，即此寂然即谓之性，即此我之本体，而非又有所另加之也。我也，性也，一也，乃我而性也，乃此我之到底，不能再有前进之步也。若我而心，则渐渐劳扰，不可问矣。所以要

见性，只要将心弃置不用。所以古人有废心用形之训，人能废却此心，如痴如呆，管保成佛无疑。”

参禅要参活句

问曰：“前云活无字的活句，抱定死无字的死句，连活句都死，岂不甚妙？”曰：“活无字即活句也，即此我也，此我即十方诸佛使尽神通，令一众生之我死去，犹如以萤火欲烧须弥山，徒自费力，何有用处？所云死者，乃暂时死此我之心也。因要见性，故且

离心，俟见性后，仍用此心，起造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佛国净土，楼室殿阁，坐金莲座，光明受用，难道竟绝却此心否？心者，乃我而心也，我即心也，非有二也。前谈参无字者，我见退而有千人万人，进而往前者并无一二。我所以说何不参这参无字的是谁？而得见此我，岂不甚快？何苦参那无字，两三

日便生退心。所以要参活句，不要参死句。汝今日之问，于前日所言相左矣。”

问曰：“近代三峰云：‘参即心即佛，念佛的是谁，及本来面目，都不得到底。’此说是否？”曰：“三峰详悉近代禅病而攻击之，自大慧后，只见此公真婆心也。因此遂起诸方之谤，可为痛哭。痛哭云者，盖痛哭诸方

之没福读三峰之遗书也。惜乎其全集遍觅皆不能得，只见其论功夫语录一册，因见其参即心即佛等公案不得到底之说，乃近代来参此不得到底之人甚多，略得其仿佛影响，便去开堂，所流之弊，不堪指摘。盖参者之自欺，非公案之浅也。古来参此得大悟者不少，即大梅马祖赞其熟而成就，岂是不能到底

耶？今人参此等公案，如学生背书，只背读得便休，其中义理，何曾知道？三峰说不能到底，乃吾人不肯究竟之故，非即心即佛等公案不足参也。”

逢缘荐得相应疾

问曰：“曹山云：‘逢缘荐得相应疾，就体消停得力迟。’若因听法的人修法，岂不是就体不如逢缘荐得者多矣。”曰：“此处汝等心粗，当细辨之。古来逢缘荐得固然有人，然其人用功夫或五年十年，甚至二三十年，忽然啐底折，爆底断，遂得大悟，与得力迟

者亦相去不远。其就体得根本智者，乃功夫保任稍有懈怠，以致迟延。若保任功夫绵密，三五年便彻底掀翻，何须要似大梅二十年之冷坐？即如山峰赞大慧竹篦子公案甚好，又云二十年举此示人，无有当其意者。以我看来，不若直指听法的人与学者，就此本体修行，一二十年内，虽然消停而得，而人岂不

多乎。教人于不背不触处参，此法固好，然因此不能入而退者，不可胜纪。如彼逢缘荐得者，岂易得哉？其得力迟者，乃自己失于消停，而非就体之故。今汝此问，乃轻此听法之人，还要参语句，逢缘触著磕著，啐底折，爆底断，才叫作大悟，此则大错。三峰又云：此法在刹那际可以发明与人，不必延

捱岁月。我设七日要人悟者，还是为中下人计，若中上人来，只刹那际我教他悟去。观此说，则参竹篦子岂不延捱岁月乎？大凡看古人说话，切不可死看。今人看曹山逢缘两句，便将就体者看轻。殊不知古来就体成佛者，有恒河沙数。如果能得此本体，岂不有成佛之理？即迟些亦何妨？即世尊于来世才

得成佛之意。曹山不过说略迟些，并不曾说就体不是。后人因此遇已经就体者，又教他参语句，搅乱他现成之根本智。自唐以后，多有此病。再者，啐底折，爆底断，乃大悟去。自古原有此等，盖他用功夫真切，久而不舍，乃有此等境界。其渐修渐悟渐彻者，自古来原有此等，久而彻悟与啐爆底一样，

都归于此体此用并无差别。后来这伙野狐，他不曾啐爆过，必要人啐爆，才叫作悟。又不晓得如何作功夫才到啐爆时节。要知有啐爆时节，惟三峰说底功夫真细密，真紧要，真切实。若依他说作功夫，三五六七日便可啐爆去。然啐爆去，亦不过悟得此我而已，较之为师发明者力量略大些，亦无甚奇也。”

不说明好

问曰：“古德云：‘我感先师恩，乃感我先师不与我说明。’可见不说明好。”曰：“我常教汝等不要死人言句下，若依此一人所说，则自七祖至今，悟道者皆相传发明而来，都是错误，惟他不错？盖他本来要自家心悟，不肯向人口角边拾唾余。师家知其如此，遂

教他去自悟，岂可以一人之行为，而教万人。后来野狐精本不能为人发明，遂因这说话，便杜口不言，教人自家参去，以为师家应当有如是作用，真可恨可笑。”

汝辈从今而后，将佛祖所留教典言句，都推向开去，只当世间没有这件东西，如羲皇以上，无知无识。默默的将自家省悟的这

我，保任他常在当前，他自然妙不可言。休只管将古人的言语播弄心胸之间，以自困苦，岂不耽误岁月？

真如不守自性

问曰：“真如不守自性，至今不得明白，请老人慈悲开示。”曰：“如是云者，乃此我固有之本体，不假修为，自然而然，现成安乐之地，到此地才谓之真，故名之曰真如。若不发明此我，而欲至真如之地，任你把定一念不起，犹如以沙为饭，徒自劳苦。惟发

明此我者，于自肯承当时，渐渐进于自然，而真如见矣。到此真如之地，才是真我，而非往昔生灭之我。当其不生不灭无念这时，则寂然不动，而真如常住矣。其寂然不动，即所谓性也，即我之寂然不动之时也，故曰自性。自即我也，真如自性皆我也。然既曰如，又曰性，换一字则有一字之精义。于此

字义清楚，才谓之善于分别。能分别清楚，方无走失堕离之病。盖要人将此真我切不可离此寂然不动之时。若有时离却，则是不守自性，而堕此我矣。今汝等说如字，说性字，皆曰总一我也，总是心粗。既曰如字，则有如字之精义，既曰性字，则有性字之精义。寂然不动固谓之性，然于寂然时不可著在境

上。若著在境上，便堕在悄然机。所以谓之曰自性，盖谓此寂然即我之本体也，不假外借也。如者，乃寂然中一点孤明，而安乐常住，了了自知，惟此乃真，所以谓之曰真如。然此一点孤明，要常守此寂然之地，则以我守我，成佛之妙义也。其余不守，则皆堕落。汝辈当细细辨明，真如、自性、此我是一是

三，是三是一，于字义分之，于玄义合之，则能守而至于成矣。”

何谓大法

问曰：“古德动云：大法未明，不可出而为人。何以谓之大法？”曰：“八万四千陀罗尼皆法也，皆不可谓之大。大法云者，乃出此八万四千之外，而生此八万四千者。古人有省会多年，再不能彻者，总于大法不明故也。世尊云：‘天上天下，惟我独尊。’试问

此非大法，而犹有大法尊于此上者乎？再试问彼八万四千从何处来？若非有此独尊之我，则不知如何谓之世界？如何谓之天地万物？如何谓之八万四千陀罗尼？此我非大法而何也？！”问曰：“此我毕竟何所从来？”曰：“若有所来，则有尊于此我者，此我不得独尊矣。”

明得此我　便为尊贵

问曰:“物物上明，头头上了，只唤作了事人，须知尊贵一路自别。如何谓之尊贵一路自别？”曰:“任你在事物上理路上认得尽明白，终不唤作尊贵。盖事物理路之主宰不明，则不能入尊贵之究竟。何以谓之尊贵？惟此我乃事物理路之主宰也，入此尊贵之门，

有一路至于究意。其始也，即三玄三要之第三句，认得抽牵全是藉里边之人。能明此人，即是入尊贵一路之初步，渐进而自了，而为人天之师，而为佛祖之师，乃尊贵极顶处，即三玄九要之妙义也。若离此而修，皆是小乘外道，尊贵一路未梦见在。

识取自家威音王

问曰：“古德云：‘在威音王那畔那畔会了，却来这边行履。’请问那畔那畔是何意义？”曰：“我最嫌这等说话，说得如此之远，令人发退心，不知从何处下手。我且问你，威音王是谁？”客曰：“威音王乃过去诸佛也。”余振威喝曰：“你自家威音王不识，而

去认他威音王作么生？你自家威音王时时端坐自家屋里，何当一刻相离？盖有音声可闻者，乃生灭之奴，其无音可闻者，乃大音而可畏者，故曰威音，或尊之为王，即此我无声无臭之时也。当此无声无臭之时，故曰威音王。威音王有甚那畔这畔，即此当下便是，汝辈不认自家，为老和尚舌头瞒，深可怜悯。

余于数年前，有老友曾参一西来和尚，和尚每云自西来，不说名字，故人遂称为西来和尚。老友叩问曰:‘弟子参父母未生时如何是本来面目，不能省会，求和尚慈悲。’西来曰:‘向父母未生时求本来面目太远了，何不向你一念未生时会取？’余闻此语，谓老友曰:‘西来说得这理最近，乃至言也，汝会得

否？’老友默然，因询西来何在，答云不知去向。今日提起，与所问甚切，汝辈当在最近处会取最易。古来有悟者，遂云：原来这样近那。若能识得此我，连近字也不须说，何必向威音王那畔那畔，受寻究无著落之苦。”

《心燈録》卷六

佛法无你用力处

佛法无你用力处，还说甚威音王那畔那畔？只要歇却一切驰求心，惟有穿衣吃饭，平常度日，即有从来习气，自然解脱。盖为歇却一切驰求之心，乃能如此。可见歇却一切驰求之心，而无用力处，乃佛的的入道得道之大义也。此我原来现成是佛，若有用心

处，便与现成相反，越用心越相反，则生死轮回无有穷尽。若能当下一歇，即是菩提，觅生死了不可得，何乐如之?

此我有昏聩时吗

问曰：“此我亦有昏聩时否？”曰：“因汝此问，挠着老汉痒处，我当为汝发明大法，发明末后句，末后句即大法也。然不可惊骇震动，当深自思维。乃我四十年来不敢对人言者，恐诸方疑谤，受三途之报也，谛听谛听。若论昏聩，据正理而言，彼十方诸佛，

十方众生，自觉明空昧以后至今，总属昏聩。彼众生昏聩，贪爱声色，至于堕落，人皆知之。哪里知道要脱离生死，要修行，要悟道，要成道，要成佛，要具智慧辨才神通，要建立佛国净土，坐金莲台，说教典，说公案言句，要度尽众生，至于不可说不可说无穷无尽。所谓搅长河为酥酪，变大地作黄金，皆

属昏聩。与此理不曾干涉丝毫，皆归梦幻，徒费心思，所谓十法界皆属昏聩之堕境也。然有一不昏聩者，只离却十法界，于此当下面目相看而即得之。末后句即在此，大法即在此，能不大快也乎？”

本地光明不昧

问曰:“如何是本地光明不昧?”曰:“本地光明不可思议，自觉明空昧至于此时此刻，未尝有刹那顷灭息。明明知有觉明空昧后生出天地万物，并有此身。其为佛为祖者，明明知在此修行，成道，证金身，坐寂照光中，受不可思议之妙用，至于此时此刻。其为众

生者，明明知为恶为善、生天生人、生阿修罗，至于三途地狱受不可思议之苦乐境界，至于此时此刻。即今你我对谈之此时此刻，即诸佛群生受苦受乐之时刻也。此时此刻，你我有不明白者否？目前有丝毫能蔽你我耳目者否？即至将来将来不可思议劫数之后，亦只是此时此刻，并无有异，并无灭息。只

要识此明明不能昧者，则惟有享寂照光明之乐而已矣，他何虑焉？”

佛与众生皆是梦幻

问曰:“原来佛祖之境界与众生之境界都是梦幻，只有此我非梦非幻，今能识此，不亦乐乎？”曰:“此乐只一半，未是全乐。”问曰:“如何是全乐？”曰:“明知是幻，何必离幻？要度众生，必须入幻，入一切幻境，度一切众生，造一切幻善，受一切幻乐，不

亦更乐乎？要知幻即真，真即幻也。非真无以生幻，非幻无以显真。分别真幻，乃为初入此道者说。混合真幻，乃为执真执幻者说。非真非幻，乃为彻悟者说。然总一此我而已矣，何真幻之可名焉？”

无情说法与有情说法

会得无情说法，则得如如不动本体之智。会得有情说法，则得纵横自在差别之智。何谓无情说法？凡目前墙壁、瓦砾、露柱、器皿是也。何谓有情说法？凡目前鸡鸣、鹊噪、犬吠、鸦声、人言是也。能会此，则教典公案言句，不足难也。客曰："有情说法，皆一

例会，则鸡鸣犬吠，同时人言，麻三斤、干屎橛、青州布衫、庐陵米价，同一鸣吠，岂不罪过？”曰：“你说有罪过则有罪过，以我见来，天上天下，同是一佛作用。佛即鸡犬，鸡犬即佛，有何分别？佛以言教说法，鸡犬以鸣吠说法。言教令人解，鸣吠令人不解。解与不解有异，而说此法则一也。说法即一，

解得固妙，不解更妙。所以有理路言教固妙，要知无理路言句更妙。则鸡之鸣、犬之吠，岂不更妙乎？”客欣然大悟曰：“原来目所见，耳所闻，口所言，即嗔恨骂詈，从朝至夕，无不是无情有情，为我说法也。我之一静一动，一语一默，又无不是众人说法也。自无始至今，本来都是佛，弥满太虚，要有一微

尘许无佛之地不能也。早知如此，本来现成是佛，则数年来枉费勤苦，乃自愚也，又何须解不解也？今日得知有情无情都能说法，则更见此我自在而纵横。由根本智而彻差别智，纵横自在。由彻差别智而居然根本智，则根本差别浑然一体，不可思议。”曰：“如是如是。”问曰：“自从发明此我之后，一经

提撕，则诸妄皆消，朗然如中天之日。见有离此心向外驰求者，则知其大错大错。见教典内有碍者，以此证之则无碍。见无理路言句，于不会处，当下即能会其不会。所谓如来禅祖师禅，不过如此。但明明此我，而明明不能忘他，此处莫非著我相否？”曰：“我本无相，著些什么？你今之病，乃著在要速

于忘我之相，在忘字上重，故有此不能忘之相也。既是我矣，何必忘他？此身亦我，汝能忘否？只要熟，不要速于求忘，俟熟时自然浑化，或忘或不忘而妙矣。”问曰：“悬崖撒手，则万法皆忘，自肯承当，还有人在，故绝后再苏。要绝却此人，才是人法双忘，不为人欺。”曰：“绝者，乃绝去此承当之心，

非绝去此自肯之自也。试问此自，汝如何绝他？盖此家业，乃汝本有，非他人所有，今与汝者。而今悟得，要汝承当。承当后又存一承当之心，岂不多事？能绝却此心，则谓之心法双忘，而无名之我显然矣。此无名之我，亦无所谓无名之我，则诞生王子之父也。所谓月落时相见也。古德说许多无理路言句，

都是逼你到去不得的时节，只一返照，则父子团圆，岂不乐哉？到此地，任你忘也罢，不忘也罢，你自家自有活路，不须他人为你著力。珍重珍重。”

孤明乃佛祖秘密要诀

临济公孤明两字，乃佛祖秘密要诀，三昧之顶。吾人发明此我后，果能孤立不与一切为侣，则光明油然而生，不可思议，何况又能历历无有间断，则此我精深坚固，淡远高悬，灵明奇特，旷杳难窥。其中之殊胜，难于言显，而不能以心意度之也。真所谓宝

藏，而同乎三千大千世界之大，观十方诸佛及群生如观斯掌。然总在此我百不知百不会一孤而已。孤则仍旧，孤则返本还原，孤则入三昧之顶，孤则入不可思议，孤则入如如之地，孤则与诸佛觌面，孤则坐宝藏之中，孤则放大光明，孤则为诸佛鬼神不能得见，孤则由小至大、由粗至精、由浅至深，凡八

万四千陀罗尼，凡诸佛不可思议秘密微妙功德，凡一切众生不可思议造业之心意识，凡天魔外道执一法以自持者，莫不如观斯掌。此孤中之妙义，虽至穷劫不能尽说。孤之为义大矣哉！妙矣哉！修斯道者，曷不一深思之耶?

斯道只要孤立无侣，乃极顶妙义。未发

明者，能孤立无侣，自然得悟。已发明者，能孤立无侣，则速于成就。问曰：“到孤时便闷便昏奈何？”曰：“孤时便闷，因闷便去寻人说闲话，或看书作诗写字等事，以解此闷。大错大错。闷因孤而生，乃极好消息，乃返本还原之路。此路一无所有，惟有闷相，闷相在前，诸妄皆退。惟有孤闷，闷久则昏，

昏因闷生，消息更好，昏则生定，名曰昏定。只要耐过此关，则忽然跃出，如朗月中天，惟有孤我，不推不揽，并无去来，名曰明定。若不明此进修之路，则因闷而生退心，何日得能成就？此义此路，乃百千万劫难遭遇者。珍重珍重。”

此我乃世间一至尊至大、无可比无可并

之活宝。从古至今，明明白白，无刹那际闷昏。只因人习于世间五欲，以为游乐之地，不能暂舍，今一日孤立，五欲皆退，而闷生矣。若能看破五欲乃害我累我堕三途之大路，则孤立之乐，不可言喻，又安得有闷来障？闷不为障，即入明定，与佛无异，何其乐也。回思五欲，犹如粪草，犹如火坑，犹如众凶

相聚。今活宝得出苦海，闷从何生？思之思之。

此我乃明明白白一上道理

此我乃极明明白白一个道理，都被古人半说不说，有头无尾，或隐或显，推入云雾之中，致使学者无寻究处。然最可恨者，乃不肯为人说破，东问西答，作隐语令人不解，以为奇物。自唐以来，劫运该这些魔王下降，欺瞒吾人。且有好事者附会云：“不可说破，

教他去自参”。既教他去自参，要你作什么？彼学人全凭师家开示，开示之法甚多。终身只守定一句话，便是开示么？守一句岂不是担板汉？一点活动也不能，便拟与佛相等，岂不罪过？《指月录》中，比比皆是。我想佛常说，过去成佛者如恒河沙数，难道都是从隐语中悟去者？唐以后，诸魔王降世，度

人成佛者，可怜生不能多屈吾指。犹云我此一句，足以度生。又云，吾此三句，足以报先师之恩。哪知道因此一句，因此三句，因无理路隐语，使人起退心者，亦有恒河沙数。我想诸公今享佛国净土无为之乐，能不一思及向日所留言句，有益于学者，得有几人否？学你这几句话，又不会自悟，而欺瞒众人者，

处处皆是。其流弊如此，诸公可能自安否？可能奋飞再来一救正否？我不能不生恨心，将诸魔王不肯说破者，我今一齐说破，不度众生如恒河沙无尽无尽，我愿不已。其无理路隐语，本无意义。既无意义，则无处下参，又要你参，参去自然不会，不会者必有一人不会，惟此不会之人便是，有何难说？然此

便是之人，断断不肯说出，我不知是何主意？遂习成这一路家风，哪知道遂为后来野狐藏身之地。我向年在吴门建立，重在师家开示之说，野狐之风稍息，而今不识何如？念及此，能不伤心？问曰：“《指月录》中亦有说破者，但不肯重说再说。惟临济公则说之不已。若马祖黄檗诸公，说即心即佛，亦可谓

亲切极矣。然说到心字，人便茫然。不知老人竟说我字，不避忌讳，任诸方大骂，终不能动摇。古德云：‘只这个心心心是佛。’今老人云：‘只这个我我我是佛。’若说我字不是，则心字亦不是。人不敢说心字不是，则何敢说我字不是。试问心与我二耶一耶？不过此理，一名曰心，一名曰我，岂可以名之

二，而遂分别以一名为是，以一名为非，而竟忘其理之一耶。”曰：“如是如是，初入斯道者要将佛祖与我看作一样之人。盖本来是一样，并无丝毫轻重贵贱。若看佛祖极重极贵看我极轻极贱，便有无穷障碍，不能解脱。若能一体同观，是此人乃天地间第一等人物。能入斯道者，于修持之事，有丝毫不及于佛

祖者，不敢妄诞自称是佛是祖，必要学诸佛所行，至于佛地，而发愿犹云未尽未尽，赞叹诸佛，我不能及，惟此人乃天地间第一等人物。”

此我非我相

狮子儿，一明此我后，挺起胸襟，竖起脊梁，到处以我为教，谁敢说他著于我相。若信他以此我为大总持，则管保你速于成佛去。有不信者，乃甘心向鬼窟里作活计者也。今不必论一切佛祖，即以世尊论，著于我相者甚多。凡一切经教开卷即云如是我闻，盖

言此经真实不妄，乃我亲闻于佛金口所宣者也。经固重，而乃我亲闻，岂可不信此我字之重，乃与经言同一重也，得非我相乎？降生时即云天上天下惟我独尊，得非我相乎？又云若以声音色相求我者，则是求于邪道，得非我相乎？又云不汝还者，非汝而谁，汝非我乎？得非我相乎？诸经言我字者甚多，

一时不能悉述。然世尊著相处，试再一举之。即如《楞严》云大佛顶，岂不是著于大佛顶相？又云常住真心涅槃妙心，岂不是著于心相？又云正法眼藏，岂不是著于眼相？又云法报化三身，岂不是著于身相？说不了义经，著于不了义。说了义经，著于了义。若说世尊著相处，以须弥山为墨，磨四大海水，写

百千万亿劫，亦不能写其万分之一。而何以因《金刚经》我相两字，便死他言下，信他不著相，来骂湛愚老人著于此我。我今为汝说明，我发明此我者，乃是发明十方如来之我，历代禅师之我，大地众生之我，汝之我，我之我。汝欲骂我之我，即是汝自骂其我。汝欲自骂其我，当于无人处指自家之我而骂

之，骂至一日二日三日，再至于七日，果然自家之我被你骂倒，著于我相，违背佛祖，到湛愚老人前来，教你吃一百二十棒，直要你自家供出骂我者是谁，才恕你。再参三十年，还未梦见在。我且问你，你识得十方如来的我么？历代禅师及大地众生的我么？汝之我，我之我么？经云我相之我么？人与众

生寿者之我么？世尊教你且离相，乃要你明此我也，不是教你生断灭见，连此我都要离却。若离却此我才是，则教何人悟道？又何得有一世尊来为我说法？为我说法者，乃世尊之我也。听世尊说法者，则我之我也。一说一听，两我相对，即是我印我也。汝今骂我，还是骂世尊，还是骂自家，还是骂湛愚

老人，我则不能辨也。诸方当深自思之。

知解门开　悟门闭塞

古德云：“不须求真，只要息见。”客曰：“息见则真能全么？”曰：“人一生只要多见多闻，便以为有学问有进益，殊不知大错了也。知解门开，则悟门闭塞。总是要有见地，要有见识，将本心埋没，不能出头，必致堕落。而今只要百不知，百不会，一无所能，

如痴如呆，能作十日工夫，息一切所见所闻。你试看那一点灵性，因见闻不能用事，他便能显然而出。所发悟解，较往昔则大不相同。若能久久息见，则纯是真性用事，又何须求也？所以人之真性，乃现成者。如中天明月，只要吹散云雾，则光明自照。可见见之为害甚重，而人反重之，以为终身之累，不谓之

愚不可也。”

静坐观心

人于静坐，从当下所坐之地，上观至于日月宫、四天王宫、须弥山王宫，再上至忉利三十三天，再上再上至非想非非想天，下至四万二千里，再下至金轮，再下至水轮、风轮，圆转环托四大部洲，都能观尽，不为难事。只返观于自家之心，其念之生灭流注，

前际中际后际，是佛念，是众生念，是魔念，是外道念，是正念，是邪念，是非邪非正无念之念，是等等杂念，都历历分明，则斯人乃为世间极难得者也。如世果有斯人焉，则可以为人天之师，可以为佛祖之师。

佛与众生同在本性真如中

十方诸佛同十方众生在本性真如之中，无微尘许相隔相离。十方众生同十方诸佛在妄想堆里，无微尘许相离相隔。如沤之于水，水而沤，沤而水者也。于此悟得，则扫除妄想，趋向真如，岂不障，岂不邪哉。于此悟得，则经云，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于诸妄心，

亦不息灭，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于无了知，不辨真实，信解受持，可以坐享太平矣。临济公云：佛不过是一无事之人，无事便是佛。无事二字，妙义不可思议。惟众生好多事，故谓之众生，此不足论。众生之中，有所谓豪杰之士，不屑与寻常为伍，乃扫除妄想趋向真如，劳心勤苦。因其工夫之浅深小大，

遂堕在三贤十圣四果声闻缘觉等等之中，不能悟本来现成无事之妙。一闻无事，则生不信之心。一闻劳心劳身勤苦而修，便以为自有所得。末世愚人，见此等人，便以为高人达士，而尊敬之。所以将宗门正脉埋没者，皆此等人之过也。悲夫！

真我无事

客曰：“我亦有不同者乎？”曰：“有真我，有凡我。凡者，众也，故有百千万亿无数之我。真者，一也，惟有一无形无相之我，是为真我也。我言此我者，乃无形无相究竟之真我也。人不能明宗门究竟之真我，堕在法上修行，便是三贤十圣四果声闻缘觉之我。

或出此堕在天魔外道，便是天魔外道之我。或堕在诸天及世间，便是人天之我。或堕入阿修罗之于三途，便是阿修罗三途之我。诸子当自家返照，而今此我，是哪一等之我？还是无形无相之佛我否？还是在法上修行三贤十圣等等之我否？还是魔外人天之我否？还是修罗三途之我否？于此一一分明清楚分

别若干之我，则悟无上宗旨，指出这无形相乃究竟之真我。原来此我本来无事，因好事多事，遂有这许多道路地位，都是堕落。若仍旧复还真我，惟省心省事，至于无事，则一现成之真我，名之曰佛。岂不甚简甚易，而欲求法修行，何为哉？求法修行者，尚不堪一顾，何况彼四生六道，认此身为我，认

一切境为我？所以反复生死轮回者，真可怜悯！”

斯道识此我后，最要分别出这无形无相究竟之真我，本体方落实，不能为他法摇动，方能使心意识应酬作用。如其不然，则为心意识所使，颠倒错乱，无所不至。盖根本已稳，而能用心意识，乃我而心，我而意，我

而识者也。若以心意识为此我，则此我值什么干屎橛？心意识有生有灭，此我无生无灭。以无生无灭之我，用有生有灭之意识。此宗门之所以超出，为三乘所不能及也。

执禅定之病

古德云：“才有所重，便成窠臼。”此言精细，非寻常语，人多忽略。即以古人论，明根本智后，多有执禅定为精修者。执禅定便重在禅定，因禅定内有前知及种种殊胜，有得之者，便以为乃独得，而非人所能及，哪知此病最深？渐渐遂至轻我，而重禅定神

通，其流弊则为害不浅。何以故？兹因末世，愚者多而智者少，见人有前知者，即不顾性命而奔归之。若告之以正道不在乎神通，皆摇手不从，而深信邪说为重。此种堕落，真不堪问。所以古德教人于此我之外，丝毫不可有所重于别事，恐渐渐便成窠臼，难于解脱。只要赤条条光裸裸，惟有这说法听法的

人，不肯依靠一切，才是宗门的的大意。既说才有所重，则丝毫不可有攀缘之念。若渐渐重去，则何以堪也。天下只有此我为重，并无有重于此者，若有丝毫法为重，便是入魔。

印空印水印泥三印

客曰：“何以谓之三印？”曰：“印空印水印泥也。古人颂此者甚多，都是含糊，未见有的的分明者。此三印乃托出吾人本性全体。无丝毫渗漏缺陷处，方为圆满。何以谓之印？此我是也。试问汝今日已明此我，此我果能同三千大千世界有相无相共一体

否？”客曰：“不能。”曰：“既云不能，虽有此印，而与空水泥不合则此印值得什么？要知此我与空水泥印合为一，才谓之有体有用，圆觉圆通，圆满完成本具之性。若有不合，则本性不全，何得谓之究竟？今将此我与空相印，能相合否？”客曰：“甚合。吾人本性本空，今与空印，不必言合。自无始来，何

尝有须臾分开之时，而今乃言合耶？”曰：“如是如是。今将此我与水相印能相合否？”客曰：“甚合。水体本无方所，因圆而圆，因方而方，因窄而窄。因宽而宽。吾人本性，本无方所，因事应事，因物应物。今被老人一问，心即解悟，但不知印泥乃何义意？”曰：“古人立言，原不难解，乃后人自为难耳。

泥者，尘也。汝试开眼见这一切天地万物色相，何莫非尘也，何莫非泥也。要知天地万物有色相可以为我见者，何莫非此我之变相而现为泥者。今以此性印之，则安有一物能逃于我性之外？所以古人要人眼能见性，又云识得万物一体，其惟圣人乎。可见天地万物即我之性，我之性即天地万物，拆不开，

不必合，总是一个物事。所以云至道无难，惟嫌拣择，所以古人能印泥。若人来问如何是佛？如何是西来意？如何是的的大意？答者即拈土为金，如随口、如儿戏，皆是真谛，岂是学语者及窥度理解者所能望其脚跟耶？此则所谓印泥也，有何难解？近代人于此三印本不知道，也去学古人颟顸一颂，便为了

悟，欺己欺人，真可恨可怜。”

六祖不重禅定

客曰：“禅定一法，乃大菩萨六度法中之一法也，为何六祖不重禅定？今老人因才有所重，便成窠臼，亦不重禅定，何也？”曰：“禅定度乱想，乃大菩萨修行之法，在功勋位上为外绍。今悟此我，乃六祖嫡派诞生王子，要行便行，要坐便坐，要眠便眠，不除

妄想，不趋真如，只要保任，如大火聚，无一物能泊于上，则证无上正等正觉，又何必假借功勋？彼执禅定以为修者，乃是信我不真，故投入定中保任，盖信我之力弱。即在定中还当以我为主，不可以定为主。倘其中或有殊胜现前，切不可惊异，自负为高，当秘密不为世知，才是大器。盖此我本来本定，

今又因修定而入定者，皆属虚妄。汝辈若必要历过此定，必当以此我为主，而居寂静之境，则不为定境所累。所以《华严经》诸菩萨，赞佛已经超过禅定海。大菩萨见诸二乘在定中者，如在地狱。则可见诞生王子，不赖功勋之贵之尊。而自然之尊贵者，何可比也？”

客曰::“何以谓之信位人位？”曰:“能信得此我即佛，并无他焉，丝毫不为自家心意识所变动，即是具足信位。能令此我常住，并无他焉，丝毫不为自家心意识所牵诱，即是具足人位。”

凡情圣解一切皆空

吾人常住真心，于本来时，并无凡情，亦无圣解。后来攀缘凡情者为凡众，攀缘圣解者为圣贤，遂将这常住真心所谓真我者，埋没于圣凡之中。所以历代善知识出世，建立言句，荡涤圣凡之情。或有理路，或无理路，或彼或此，或是或非，令人不能拟议，

不能测度。其不能拟议测度之时，正是圣凡两路不能著脚之地。其圣凡两路不能著脚之地，正吾人常住真心显然之时。于此瞥见，则安稳自在。其圣凡情解一切皆空。原来此事甚近，彼堕凡入圣者，则远之又远矣。

客曰：“古德谆谆要人能在异类中行才是，何谓也？”曰：“且问你，你将异类看作

何物？异类所处之境看作何境？其类之异，境之异，皆是此性之变相，同是此性之作用，何以便视彼为异类，而吾人为正类乎？以彼观吾人，又安知其不以吾人为异类耶？要以道眼观之，总是此性造成，三界十方，纵横自在，并无同异。如有不能入者，即是见性不全，智慧不全，作用不全。能见此我后，

能入一切佛，入一切菩萨，一切二乘，一切天魔，一切外道，一切人天，一切异类，才可谓之圆觉圆通，至于圆寂。总之人不能悟此性之本源，则不能知此性之变相。若能知三界十方皆此性之充满，则能知相有变而性则一，又何异类之嫌哉。”

凡情易遣　圣解难移

大道只贵仍旧。凡情固非，圣解亦非，世人莫不重圣解而轻凡情。然凡情易遣，圣解难移。所以仍旧之理，为世人埋没久矣。仍旧者，乃还我本性之本分也。人人皆有本性本分，不论圣凡。今落在情解而分别凡情者，有恒河沙数。落在圣解者，举世止一人，

或二三人，或五百年而间气始生，则是斯道只厚于一二人而薄于众人，安有是理？其故盖为世有一圣人，作出百千万亿圣解，将众人压倒，甘心退让，遂致终身堕落，岂非圣解之过耶？哪知仍旧之理一明，则人人皆佛，总用不著那些圣解。盖障碍斯道者，凡情之障碍，人人知之。圣解之障碍，则受困于内

而不能脱，今古皆然，孰能辨之？要知圣解在我本分中，直一微尘之末耳。乃人自作惊骇之状，真可哀悯。

斯道于过去成就者，有恒河沙数，皆古佛也，并无有奇特。纷纷理义之解，不过只是不多事，不生事，惟一味省事无事而已矣。若于此外别有丝毫理事教人修持，而有事者，

即是堕落，哪里还有什么知解作议论诳惑众人？这等一个道理，乃百千万劫难遭遇者。今痛哭为人言之，只要无事便是，而不肯信。奈何奈何。

吾人能脱一切凡情，则可谓之豪杰之士。若投入圣解，则无期可以出头。何以故？盖为日寻圣解，日添知见，所识者多，而轻视

众人，哪知道乃运粪入，非运粪出也。若教以无事之旨，则反以为无担荷之力，笑其疏陋，竟将此至简至易无上至理，为此辈埋没，真可哀也。

此我非阿陀那识

客曰：“经颂云：‘阿陀那识甚微细，一切种子如瀑流，我于凡愚不开演，恐彼分别执为我。’今闻老人言我，毋乃阿陀那识耶？”曰：“我之所言我，乃本来现成，无智无识，无净无秽，无为无执之真我，非阿陀那识也。阿陀那乃执持二字，所谓净识也，故列在第

九净识，遂执持此识认以为我，岂不惑耶？我之所以是我者，不过我而已，非又有所以为之者。既无有所以为之者，何况又有所执持之识著于净相而为我者。今言我固是虚名，然有实义，由此而入，疾证菩提，非执持净识为我之邪解也。要知此我本来无识无智，亦不必用转，本来无所执无所为，才谓之曰

我。今于分别八识中而执一九识为我，岂不愚哉？得子一问，释后人之疑。凡于古人之言，当细玩之，不可差误，有累此我也。”

斯道被东西两方圣人说佛、说仙、说儒，说得惊天震地，原来在吾人至近至近心念未起处，总用不著。于此悟得，方不为言教埋没，方是个人，不叉手在圣人背后立。如其

不然，已被言教压倒，自轻自贱，埋没自家一灵真性在粪草堆里。犹堂堂然自命渊博，夸有学问，真可诧异，真可悲悯。

有心便是凡　无心便是佛

客曰：“尝闻老人说，从解上会得古人言句不得力，从悟上会得古人言句得力，何谓也？”曰：“从解上会者，乃因想得明，自心意识中来，故日久又忘。即不忘，于生死时抵当不住，常在于心而不能告人者，今诸方都是此病。无奈他不肯下气问人，雄纠纠地

误却此生，深可怜悯。从悟上会者，乃真心要出生死。凡疑度追思有会者，必不肯以为究竟，只要触著磕著，一时了然，与诸佛同一本觉，同一大觉，同一圆觉，方肯自休去，所谓自肯承当。岂肯在心意识中讨点滋味，便傲然而不识羞耻。若能悟此我者，只要保任绵密，随时随境，或于言句中，自然有渐

悟之妙，不是彼用思想者可比，切不可为曹山就体消停得力迟之句所误。然不过得力略迟些，自然必有成就之日，其迟者乃自家懈怠消停故耳。若绵密保任此我，其疾如飞，你敢斜目看他？总之，心意识乃吾人堕落之坑。若能此刻放舍心意识，便能大悟去。凡一切知解，皆从心意识生，知解门开，则悟

门闭矣。知解出于有心，悟出于无心。无心纯是悟，有心纯是解。有心便是凡，无心便是佛。妙矣哉！佛与众生之异，只在此一刻耳。珍重珍重。”

修行之要：绝学无为

绝学无为，乃吾人起生死、脱轮回、离苦海、通身放下、一超直入如来之地也。未发明者，绝学无为即可以见性。已发明者，绝学无为即入人位，得究竟地。有所学，有所为，皆心意识用事。心意识用事，则离性远，安能见性？离心意识则性自现，何必用

求，自然能见。所以要绝学、要无为，则至近至近，于念头起处，一点透露。原来诸佛出身，皆由于此，总不在言教语句上。真可谓本来自性天真佛，不用修不用证，惟有一我而已。发明此我后，切不可急于要通五家言句。若急于要通，则轻本而重末，乃为大病。只要绝学无为保任他，则渐渐自臻玄奥。

古德或三年五年乃大彻者，此其验也。若急急要通一切言句，将保任工夫一疏，唤作悟后迷。人多有此病，反将初悟因缘失却，极为可惜。

不埋没此我乃为佛祖

要知千七百公案，有理路言句，无理路言句，总是托出这个来与人看，并无别样奇特。只要知得此我乃天地万物十法界之大总持，而安坐成佛，无不通达。斯道只要得临济正宗，正宗即说法听法的人。能得此，则其余皆可不必。若能信湛愚老人此言者，真

可谓狮子儿。

余最恨古德有一言句，说得极其真切，学者可由此而入，则当奉为宗旨。无奈又出一善知识，必将古德此真切言句排斥一番，又立一言句，不过反一反，亦无甚奇特，哪知道使后来学者无所适从。即如天上天下、惟我独尊此两句，要度尽大地众生，一闻便

可即悟，乃四十九年所说第一大陀罗尼也。无端而有一云门无状，又有和之者，谓此方可以报佛恩。遂使后人再不参此两句，将世尊直指婆心抛向大海。又如《坛经》说法，真似光天化日。凡后起诸善知识，皆六祖儿孙。其有理路并无理路言句，皆《坛经》绪余，万万不能高出《坛经》之上。而好异者，

遂将后来无理路言句以为奇特高妙，轻视《坛经》，殊为可恨。要知睦州云门等无理路言句，值什么干屎橛，不过使人没处下想。当此去不得之时，反观自悟是哪一个去不得而已。然后来藉此藏身。这些野狐精，也造出许多没头脑无理路言句，欺己欺人。若教他将理路清楚开示众人，则支离割裂，不成说话。

可见无理路中藏身者甚多，在有理路中便露尾不能逃矣。吾人读佛祖书，当以正宗正脉信解受持，切不可为唐以后老和尚舌头瞒，惑乱此我，遮蔽这现现成成巍巍堂堂一尊活佛，才是大丈夫俯视一切，能自家独立于继往开来之位，不愧出世一番。珍重珍重。

古来不肯埋没此我者，惟佛祖与唐后诸

大善知识。其余即世间所谓英雄豪杰矫矫有名者，以为可以自负不枉为人矣。哪知道不明此我，皆为外境埋没，真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世人埋没于富贵之中，习成骄傲丑俗之态。埋没于贫贱之中，习成卑陋寒酸之形。此皆不足论者也。推而上之，有生来聪明过人者，即特然自立，能诗至于李杜，

能文至于韩柳欧苏，乃埋没于文章者。再推而上之，不以温饱为心，而以天下为己任，必欲反古而究心于礼乐兵农刑政及一切事理，乃埋没于功业中者。再扩而推之，忘世而谢人事，欲思跳出阴阳五行之外，观天之道，执天之行，而归于天元人元地元三道，乃埋没于神仙中者，其余执一善，修一行，

精一技者，更不足论矣。总之不明此我，而埋没于外境外相外法，皆属虚幻，惟上智之士乃能明之。即古来有能知此我而具智慧辩才神通者，还被智慧辩才神通埋没，不能入祖师之室。何况世间之聪明，竟自负而不一回思耶?

心外有法是外道

客曰：“神仙所修，皆是心外有法，观天之道，执天之行，炼成金丹，依而成仙，明明乃修成者，固已闻命矣。但所云：若知行气主，便是得仙人。此说甚好，不可说他不知我？”曰：“仙家岂不知有我，但他知我，又说此我靠不得，必要得了金丹，具了神通，

谓之神我才是。如其不然，则万劫阴灵难入圣，将此我谓之阴灵。盖阴阳属气，气乃此我所生，此我乃阴阳之祖，如何将此我谓之阴灵？如此说理，可谓颠倒极矣。仙家认意为我，所言行气之主，乃意也。故曰金丹成就，皆凭黄婆。识得黄婆，使心肾之气结于中宫而成丹。总是意之所为，乃得仙道，非

真能知此我者。余权书辨仙佛之理甚悉。彼李卓吾林三教合论三教之理同源，致使后人纷纷立说，皆宗同源之论，埋没斯道，都是俗说，真可怜悯。”

修有为皆是埋没此我

客曰:“自古以来，善人君子，生为明人，死为明神。或居天上，或居人间名山大川，蓬莱海岛。尊之为神圣，尊之为天仙，难道都是埋没？”曰:“凡天上天下，都是因有修有为而成就其地位者，皆是埋没此我者也。既是此我本在先天之先，无地无位纵横自在，

他能入一切地、一切位、一切世界，而不赖丝毫法、丝毫修、丝毫取舍以为去就。因他都有作为故，都有地位，都在三界之内，都各守其所得，都不敢彼此掺越。惟明此我而纵横者，游于三界之外，入乎三界之中，洞观三界中之一切境相。三界中之神圣天仙，总不能测佛祖之所在。盖不为一切埋没，而

惟有此我。所以极尊极贵，极奇极妙，极高极大，极精极微，而不知其所由来也。然而至近，一悟而足，而诸子犹恍惚生疑，有慕于外，此老人每谈及必挥涕者，诚不能自已也。悲夫!”

三教不同源

客曰：“三教同源，此人人所信者。观老人之意，似以为不然，何也？”曰：“一草一木，并微细之物，皆同此一源而生，何况三教，岂不同源？但三家有三家之造履，迥然不同，故三家之成就亦迥然不同。论气数还不该明辨，以俟将来，遇时节因缘，再明辨

可也。”

先佛遗训

客曰：“老人立此法门，教人只识此我，直超出一切法门，当下便悟，真可谓佛祖的的大意。年来细细明辨如来禅祖师禅，愈辨愈的确愈稳当，而窥见老人的的秉先佛遗训，真百千万劫难遭遇者。虽为诸方起疑起谤，乃诸方无福，不足论也。但会中犹有略涉于

疑者，恐不足与佛相当。求老人有权巧方便，使人彻悟，则此法门永垂不朽，斯道幸甚，万世幸甚。”曰：“此问在汝，足见婆心。若果能闻此法门而犹有疑者，乃其福德浅薄也。只要发一切善心，如华严五十三善知识所发愿行，至普贤愿行，愿度不可说不可说无穷无尽众生同归大觉。而今与骨肉亲戚朋友应

酬往来，无念不善，无事不善，汲汲遑遑以为不足。即有人伤我害我到至极不可忍处，要发念思此人如何为恶至于如此，真可怜悯，我成道后必度此人。若如此　发心，则此刻立地与诸大菩萨相等，此时即不要他彻悟此我，而已信之则无疑矣。”满座欣善而起曰：“今日得闻此说，则今未发明者，先有如此

善心善行，一闻此我便信而无疑。已发明者，有如此善心善行，决定成佛。盖此我本具足一切善心善行，因有未信者，因有已信而涉于疑者，故有此方便之说。老人何以知之如此之详也？”曰：“此是先佛遗训，诸经在在言之。盖此我有体有用，体用兼全，方是此我具足本分之理。因学者各赋其性之所近，

有明体而后达于用者，有明用而后进于体者。诸大菩萨由功勋满足，而一悟大彻，坐享佛地。诸祖及后诸善知识乃一悟大彻，而体用皆足，坐享佛地，不须修证也。末世因根器薄，虽已发明而犹涉于疑者，又使其发诸愿行以补助之，盖广大其用，以满其本体也。乃先佛之权巧方便，度人之陀罗尼也。非浅

学薄识者能识佛祖之法之不可思议也。珍重珍重。”

担板汉

客曰：“老人所说此我，后学固已深信不疑。但仰窥诸佛诸祖，不过以此我而全其体用。何以无理不彻，无事不通，较之吾人则万分不能及其一分，何也？”曰：“此问更好，当为汝细细言之。不可得少为足，堕在一橛头，名之曰担板汉，以自轻自小也。即如有

人为饥寒所苦，只求饱暖。饱暖已得，再不他求。视彼大富之家，即吐舌不敢仰攀。犹之得此我者，只思脱离生死之苦，不肯发念与佛祖争胜，所以堕在小乘。一闻佛祖之名，便甘心奉让。总是识浅见卑，不能知本地风光，有广大作用之故。古来因一悟而足，便与佛祖并肩者，此乃根器深厚之人，不必论

他。且论吾人虽不能及彼，当发大志。今既已发明此我，则根本已得。犹之已免饥寒之人，可以无忧，而谋集四方之财，必至大富，才畅满所愿。所以善财参文殊得根本后，即去访五十三善知识，乃吾人之榜样也。即如公案一千七百宗，其中有有理路言句，有无理路言句，我于其言句，都要参过，不可渗

漏其一句半句。若不曾发明此我者，参公案甚难。今既发明此我者，参公案甚易，其势犹如破竹，到手即明。何以故？盖其言句或隐说，或显说，或直说，或曲说，或在物上说、境上说、声音色相上说，或善上说、恶上说，总不能出此我之外。所以古人随口随手拈出，不费纤毫力者，乃会得这三千大千

世界即是此我，此我即是三千大千世界。则何言何事何物何境不是我之隐显也，有理路无理路一参即破。能历参过这些老和尚言句，则回视向日初明此我之时，其贫其富不啻天渊矣。再者此世界中有圣凡两途，凡者，乃一切众生趋向之地，谓之凡途。我入其中，经历其趋向之地，试其趋向可能累我伤我。

即至异类所为，可能累我伤我。如此经历锤炼，而此我仍旧如故。则回视向之初发明此我时，又不啻天渊矣。圣者乃古来豪杰之士修入圣贤之位者，内而身心意知则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外而家国天下则纯乎仁义孝悌之为，谓之圣途。我入其中，经历其趋向之地，试其趋向可能增我大我。如此经

历锤炼，而此我仍旧如故。则回视向之初发明此我时，又不啻天渊矣。再广而推之，有所谓天仙地仙人仙者，悉其内丹外丹之理，阴阳鼎器之说，白日飞升之验，皆是以法修成，皆是外道，数尽复入轮转。再推而上之，有所谓声闻缘觉辟支十地妙觉等觉等诸修道者之所修历，如观指掌。再推而远之，即以

此时此刻，至将来将来，此三千大千世界逢劫数尽，化为微尘。又为大风吹出，复成世界，以至无数轮转，如观今日之昼夜。乃回视向日初发明此我之时，又不啻天渊矣。此我本地风光有如此之宽而大者，所以临济公要人印开朱点之窄，可以为将来佛祖之师。能至此，又何患乎诸佛诸祖不能与之并肩

耶？又何以疑此我不与佛祖相等耶？佛祖之高胜于吾人者，非本体之高胜，乃一切趋向差别中，能深悉其故而度脱之，所以高胜于吾人也。然惟其差别都知，而本体若似乎有大不同者，即谓之高胜于吾人亦可也。而切不可轻视此我，谓而今不能及佛，便不思前进也。我初悟时，亦似汝等。后化窄为宽，

故尔如此。非有甚奇特，不过还我之本分而已。”

拟心求佛好羞惭

曹山云：“拟心求佛好羞惭，何必南询五十三。”此语直指此我本来圆满，本无欠少，能识此，则万理万事俱足。若有丝毫念向外寻求，便是渗漏，便是信心不能具足圆满，不得入祖师室中握手共语。真可谓直接天上天下惟我独尊，与听法的人说法的人正脉。

吾人若不能透此，则心中时有恍惚之见，不得自在。若谓其于根本智，他又全知，既能全知，或遇差别智，又生疑义，古来修行者多落此病。客曰:“落此病将奈何？”曰:“此际当要商量。难道善财不及曹山，然善财过文殊后，又遇五十三善知识，始得大彻，乃古来成佛榜样。盖此事要自家深自思维，果

然信得根本，及不为差别所碍。则与曹山同智。若不然，则不妨南询去。若执定曹山之言，又不及曹山，则定辜负曹山，枉历岁月，岂不为曹山之言所瞒也。要知古人立言，乃他自吐其所至之地。我自有我所至之地，不可不奉其言，又不可执其所言，才是此我独往独来，自修自成之把柄。如其不然，则随

人脚跟，因其起倒，叉手立其背后，岂不增羞愧耶？善财曹山两路，当深悉而自行之。如果智同曹山，则此两句即如我说，何快如之。不然则请师善财。曹山亦不能侧视善财，皆是世尊口吐儿孙，然曹山又不能不令人叹羡也。”

变相即是真如

斯道只有此我名曰真如等等尊称。自拈花至千七百公案，皆是真如变相。虽是变相，皆是真如，所以佛祖即以此变相指示真如。人能悟此真如，则一切变相皆是我屋里寻常之事，有何障碍？何必参求？岂止千七百公案乃真如变相，吾人从朝至墓，入夜至于平

且，凡眼之所见、耳之所闻、口之所言、身之所触，梦里日里，何时何境不是变相耶？要知变相即是真如，真如即是变相。乃真如之变相，变相之真如。真如为真，变相为幻。幻即真，真即幻。非一非二，非二非一。非真非幻，非幻非真。真幻难名，假名真幻。所以古德随耳所闻、目所见，或声音、或境

物指以示人，上智之士，一闻便彻，故谓之随缘会得相应疾。盖因变相上会得者，故相应甚疾也。若从本体上发明者，保任之功稍懈，则消停而得力迟也。要知普天普地皆是斯道，不须拣择。会此则行住坐卧无不自在，总是真如，总是变相，任运腾腾，腾腾任运，岂不乐哉？

古德答西来意，答如何是佛，随口指示，竟同儿戏。试问果是儿戏，还是至理。若不是至理，岂得称祖称善知识。要知他有甚本领便乃如此，盖他于变相中悟得只此一真如变出不可思议之相，所谓百草枝头祖师意是也。故穿衣吃饭处，屙屎溺尿处，何者不是究竟?

此我本安本立

学者定要寻求一安身命处便大错。身命本幻，为此幻求安求立，可谓惑之甚也。或曰生命不安不立，是心性无所寄托。曰：“此外道之论也，身心性命四字，本是假名，要知皆一我之名目也。我于寂然不动之时谓之性，我于光明普照之时谓之心，我今凝结在

此者谓之身，我之行住坐卧血脉周流呼吸及大化同默同运者谓之命，乃我而性，我而心，我而身，我而命也。我之本体，本无一物，妙不容言，非寂然，非光明，非凝结，非周流，而又无不在焉。若有一字而执定以名之，则非也。然而我也不能离，不能忘，不能灭，不落空，不著相。他自能安，自能立，无往

而不能寄托。今去求安求立，则惑之甚矣，惑之甚矣！”

自无始来此我本安本立，至今不曾移动丝毫，都是自家发一念想，造出一变幻之相。彼变幻之相自然不能久安久立。遂因变相又起得失把持安立之心。总是一团妄想凝结，而求安求立，深可怜悯。

要知此我，自无始至今，本安本立。即至将来风火水三劫、劫尽万物之时，一切皆坏，众生惊惧张皇，不堪听闻。然众生之我，究无丝毫伤损。徒自惊慌，徒自苦恼。若于此时悟得此我，即在风火水中游戏自在，彼风火水值得什么干屎橛？他有甚法奈何得我？其十方诸佛祖不过明得此理，遂端坐莲

台，观见三劫如见微尘，但悲悯众生受此苦恼，亦无可如何，听斯劫之成坏。然此三劫皆众生妄想自造自受，岂无故而加之者哉?

引经据典　失却黄金

斯道乃教外别传。观外字，则教内一切了义不了义经典，皆世尊权巧方便，不得已之黄叶，为小儿假说是金。观别字，则另为一传，非诸经之所说，明明可见。然历来善知识每每引经据典者，乃不得已引进后人。若狮子儿一超直入，当下便是，哪里有这许

多絮叨，入佛入魔，由我自在。所以金色公一微笑，即得世尊之心，所以世尊即付之为祖位之第一。其余皆通达诸经典者，无不梦梦。今人学教外别传，开口即引经据典，失却当下真金，去寻黄叶，深可怜悯，而犹自傲为得，真可哀也。

佛言祖语是冤家

古德云：吾人学道，要将祖佛言句看作生冤家，此人始有参学分。若不透过，被他言句所瞒，即在功勋上有所成就，也在他背后叉手立，不得自由。客曰：“佛祖岂有瞒人处？”曰：“你被他瞒了一生，还替他护过，可谓将生冤家作骨肉看待。且问你，这是个

什么？名之曰性，又名之曰佛，又名之曰道，种种名目，不可胜纪。人遂都去求性求佛求道，乱烘烘地求了一生，总归乌有。所以古德又云：你就去学佛学祖，万劫也无出头日子，不如自信自心，不受一切名目之瞒，发出自家胸襟，盖天盖地去，何苦在人屋檐下低头出入，岂不惶愧？”

斯道乃教外别传。如何谈及斯道，便引教内言句以为考证。彼不了义经不必论，即了义经，论到极处，都属影响一边，不如当下只认此我，即可休去。我四十余年反覆参究，的的惟我独尊也。此我寂静凝定，似墙壁露柱土石，却不是墙壁露柱土石。此我高明深厚似天地日月，却不是天地日月。此我

摇动峙流似山川风云，却不是山川风云。此我杂乱纷纭似万物错综变化，却不是万物错综变化。此我空洞犹如太虚，却不是太虚。此我之粗蠢障碍似一切兽，却不是兽。此我之飞舞掉扬似一切禽，却不是禽。此我灵巧动用异于禽兽似人，却不是人。此我存心有理有义似善，却不是善。此我刁顽毒狠似恶，

却不是恶。此我聪明睿智似圣，却不是圣。此我具大慈大悲智慧辩才神通似菩萨似佛，却不是菩萨与佛。所以为独尊也。客曰:“端的是个什么？”曰:“即曰我矣，如何又问个什么？今而后不可将教典并千七百言句明他，及一切万物比况他，才知他独尊之无上也。”

此我乃十方诸佛诸祖之父母，而况其下有不为其子孙者乎？今人一入教典，已障碍不堪，而犹引之以为明辨，真可悲也。世尊已明明说是黄叶，而犹持守鉴玩以为神妙，可谓弃黄金而贵瓦砾。斯亦佛之弃类矣，堂堂称为佛弟子，　不亦羞乎。

我与佛祖不别

斯道只要知有。知有者，乃惟要知有此我也。曹山自比为六祖，只是得此把柄。仰山曰：“只有慧寂。”临济公曰：“我与佛祖不别，只识得这说法听法的人。”今只要知有，便可入佛、入魔、入一切异类。一切烦恼无明，无不自在，凡入一切境都不障碍。只要

知有，便是步步道场。

会得祖师禅，去说如来禅，随众人分量，历尽化城，都可度脱。若不会祖师禅，去说如来禅，众人虽有进益，都落在因果量数法尘堆里。望拈花一脉，如隔天渊。世界未成时，空洞并无一物，有什么众生与佛？只此我而已。然亦并无有此我之名，亦不混杂湖

涂恍惚，亦并不你我错认。明明白白，无闻无见，无知无觉。佛祖极力指出示人，假名曰真如、本源、菩提，等等名目。历代善知识千七百公案语句变相，总是指出这个。

只要知有便是

诸子今日皆知此我，而不能即如佛者。盖佛于我上无见，故成佛去。今诸子于我上有见，故与佛天渊。第一大病，只见人之不是，不能见己之不是，此为见刺。譬如好肉上有刺刺入，这日子如何过得？其次只要多知多解，此为见林。譬如入深林中，不见光

天化日，如何过得？经教只要人离却我之见识，还他净裸裸地，何况宗门单提正印之大法乎？其邪魔外道之见不足论，即通彻教典尽大藏无一字之余，不如如露柱去，乃佛祖嫡派儿孙。

见有三昧正见。三昧正见者，乃见其见之非也。能见凡一切见之非，而无所见焉，

则惟有此我而已，岂非正见乎？总之此我上不可增丝毫之物即是，不必他求。曹山云：“只要知有便是。”无论当烦恼无明之时，此乃百千万劫难遭遇之言也。

客曰：“知道此我后还有层次否？”曰：“有。”“如何是层次？”曰：“今日知此我，便是到家。熟之又熟，并无丝毫染污牵缠，

便是登堂。至浑化相忘，便是入室。依然旧时之人，哪有我之名相也。”客曰：“老人今开此法门，直认此我。不落有理路言句法门，不落无理路言句法门。跳出凡窟，不堕圣坑。凡一切佛祖并历来善知识所立公案言句，对此如红炉点雪。真可谓万世慈航，直接天上天下惟我独尊一脉、教外别传之旨。然还有

要言否？”曰：“有。”客曰：“如何是要言？”曰：“最要最要者，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满座欣然曰：“老人之教，诚然无疑矣。”

《心燈録》跋

跋一

上《心灯录》六卷，上元湛愚老人所作也。案经云：“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良以真如实际只是一心。以心之本体言之，上而十方诸佛，下而六道众生，同此本源，不惟无可分亦并无可合。以心之妙用言之，十种法界莫非如来身相，随类现形，遍一切

处，虽变化不测，其实皆心之神通妙用也。如真如不守自性，幻起一念无明，结成妄心，我见遂牢不可破，是谓我执。世尊既以无我荡其执心，又虑小乘以无我为实法，而堕于法执也。于是指示真常之我，以为究竟，所谓还其本来也。湛愚老人著《心灯录》一书，本世尊天上天下惟吾独尊之旨，特提“此

我”二字，为逗机之方便，殆欲人体妄即真，彻悟于未动念之先耳。老人之言曰：“发明此我，即发明十方诸佛及六道众生之我也。”其论保任之功则曰：“或十年或二三十年，随顺觉性，念念相应，而后此我方能圆满。”然则老人所示之我充塞虚空，盖统心佛众生而冥合无间者也。学者究其玄旨有所悟入，

而复加以绵密功夫，以求其熟熟而至于能化。则分一我为百千万亿我，合百千万亿我为一我。理事融通，无障无碍，斯为善读是书者矣。若夫见地未彻，误入岐途，认妄我为真我，甚且堕豁达空，拨无因果，惟所欲为而无得顾忌，则岂老人垂训之意也哉？唯老人名氏无可考，尚当求之乡先生之谙掌故者，

乡后学蒋国榜。

跋二

《心灯录》为上元湛愚才人所著，阐明性理，独揭真诠，即性即心，即身即佛，一灵独耀，万法皆空。诚渡世之金针、迷津之宝筏也。湛愚老人，逸其姓氏、为清雍正时人，曾著权书。圆明居士以其泄尽天机，阻止流通，故《心灯录》亦因而未传于世。民

国后，虽经金陵蒋氏将《心灯录》刊入金陵丛书，终以卷帙太繁购阅不易。去冬于江宁龚了因居士处，阅是书钞本，爱不忍释。余因与王悟因居士共商排印单本，俾广流传，书成，爰志数语于后。

一九三〇年春月资阳刘体乾敬跋